

FAGUOERSHISHIJI WENXUECONGSHU

夜航·人类的大地

圣爱克苏贝里著 刘君强译





柳鸣九 主编

ISBN 7-5396-1537-0



第七批书目

保尔·尼赞 **阴谋**
凯菲莱克 **黑色诱惑**
波伏瓦 **美丽的形象**
雷内·克莱尔 **巧合的游戏**
芒迪亚格 **摩托车·闲暇**
帕尼奥尔 **我父亲的光荣**
圣爱克苏贝里 **夜航·人类的大地**

ISBN 7—5396—1537—0/I·
定价:12.60元

◎柳鸣九 主编



FAGUO
ERSHISHIJI
WENXUE
CONGSHU

夜航·人类的大地

圣爱克苏贝里著 刘君强译

F·20
丛 书

安徽文艺出版社

法国 20 世纪文学丛书
夜航·人类的大地 〔法〕圣爱克苏贝里 著 刘君强 译

责任编辑:江奇勇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　　刷:安徽新华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6
印　　张:10.25
字　　数:150,000
版　　次: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537-0/I·1429
定　　价:12.60 元

译本序：

一种“凌绝顶”的意境

柳鸣九

有开拓进取精神的人，应该读这本书，它能给人补充新的勇气与奋斗的力量；仅仅以闲暇心情追求读书之乐的人，也应该读这本书，它能使人从高超的文笔所引起的愉悦中，开拓精神视野，获得一般书籍所难以提供的人生感受；经常在空中飞来飞去旅行的人，也不妨读读这本书，不论你是因商务洽谈，还是因政务出差，或者是为探亲访友，当你对机舱中的一切都习以为常，向舱窗外的天空与飞云漠然而视，甚至感到无聊的时候，你不妨打开这本书读读，肯定会比读一本旅行用的通俗小说或消遣性的小报强得多，虽然它几乎没有多少故事情节可言，更没有任何其他刺激性的文学佐料，但它可以使你得知同是在机舱里，有人曾经有过多么刻骨铭心的体验，有过多么惊心动魄而又智勇超群的经历，这肯定能使你在机舱中的精神状态上升到一个高高的意境。

此书出自圣爱克苏贝里之手，由他的《夜航》与《人类的大地》组成，我们把它们合为一集，是因为它们在题材、生活内容、精神格调与风格意境上，都是融通一体的，亦同为圣爱克苏贝里这位超凡脱俗的大师的代表作。

在法国以至世界的作家之中，圣爱克苏贝里是一个很有特殊性的人物，他的特殊性来自他那不平凡的特殊生活经历与他独特的文学创作的结合。

圣爱克苏贝里有“蓝天白云的耕耘者”之称，他的存在意味着他首先是一个飞行员、航空家。早在他四岁的时候，他就梦想将来飞上天空，而在十二岁，当时一位著名的飞行员就带他第一次实现了他的愿望，这在航空飞行尚属罕见的本世纪初期，对一个少年儿童来说确是一次非凡的经历。1921年，二十一岁的他终于自费学会了驾驶飞机，不久，就成为了一名空军飞行员。从二十年代直到1940年，他一直在航空领域任职：当过飞行教练；驾机开辟过从法国南部到摩洛哥与塞内加尔的邮政航线；担任过航空站的站长，多次出色完成空难救险任务；在南美洲与非洲当过飞行员；亲自开通过从卡萨布兰卡到马里进而到达喀尔的航线；在二战中担任过空军的技术教官，并争取当上一个战斗飞行员，执行空中战略侦察任务。他的生活中充满了传奇性的经历：体验过航空事业开拓者艰苦的生活，在不止一次飞行事

故中负过重伤;以其飞行业绩荣获过法国荣誉团骑士称号;试飞水上新机种时险而丧生;曾迫降在荒漠之中五天五夜之后才被救出;在二战中以其成绩受到过法国空军的嘉奖,荣获过十字军功章,等等。他在生活中不断进取,不断进行新的挑战:曾试图发明一种喷气式飞机;曾试图打破飞越大西洋的纪录……他自强不息,战斗不止。1940 年退役以后,他于 1943 年又长途跋涉到北非恳求在盟国部队中服役并参加实战,1944 年 7 月 31 日,他驾机执行他的第九次空中侦察任务,一去不复返,正如一篇悼念文章所写的,“魂返天国,星宿归位”。

圣爱克苏贝里作为一个大写的人而存在过,他的生存活动达到同时代一般人所远远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的高度与范围。比起他的航空事业,他的文学创作在他的生活里似乎倒是一种派生物。他在从事飞行四、五年之后,才从事文学创作,并且一开始就是以他的飞行生活经验为题材,这就是他 1926 年初次发表的短篇小说《飞行员》;1927 年,他又在飞行生活的空隙,利用两只汽油桶架起一块木板,伏在上面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杰作《南线邮航》;此后,他的几部代表作,1931 年出版的《夜航》,1939 年出版的《人类的大地》与 1942 年出版的《战区飞行员》,都是在工作与战斗生活的暂歇时期写出来的,而且无一不是以航空飞行生活为题材,统观他全部

的文学创作，其中只有哲理童话《小王子》等一两种是例外。

这里，不是说职业决定了人格、题材决定了文格。最重要的是，在这个不平凡的职业领域里，圣爱克苏贝里是一个理想宏博、胸襟宽广，开拓进取，不屈不挠、坚毅卓绝、大智大勇、视死如归的人，具有硬汉的人格。而在文章之事上，他的笔致洁雅，趣味纯正，意境高远，格调悲怆深沉，其感受的敏感、热情的蕴藉、英雄主义的力度与现代精神水乳交融、化为一体。在他这里，人格是文格的依托与基础，没有他这种特定生活中的人格，他也可能像其他没有这种特定生活中人格的作家那样，另具感受、思辨、博认方面的优势，但绝不可能具有像他这样雄浑、刚毅、悲怆、深沉的风格，这种风格使他在法国二十世纪文学中成为了超凡入圣的大师级人物，另一方面，他的文格又是他的人格的依托与基础，“我思故我在”，“我写作故我在”，如果他没有进行过写作，特别是没有在写作中凝练出他那优美高超的文笔，而又用以这种文笔来物化他那种生活与精神，那末，他也只会像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无数硬汉那样被淹没在时序无情的波涛里，而不可能进入了永恒庙堂作为一种精神人格的文化体现与存在而长存不朽。《夜航》与《人类的大地》就是他这种人格价值与文学价值的主要体现，在他全部文学创作中占有了重要的地位。

《夜航》于1930年出版后，第二年即获费米纳文学奖。《人类的大地》于1939年出版后，当年亦获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前者的销售额曾达到250万册，后者很快就被译成英文并成为了“畅销书”。然而这两部作品却恰巧与畅销小说一般所具有的特点完全绝缘，既没有情节动人的悲欢离合故事，也没有任何提味的文学佐料，它们的魅力显然是甚为独特的。

圣爱克苏贝里的两部代表作所描绘的，与其说是生活故事，不如说是生活类别。从事航空事业的这种特定的人群，即使在航空航天事业已很发达的今天，仍然是现实社会中的“稀有族”，何况是在本世纪的上半期。圣爱克苏贝里深知这种职业性的不平凡性与令人神往性，他决不致力于在这种生活上涂上玫瑰色或在其中安排浪漫的插曲，他满怀信心以平实的描述去呈现飞行员的生活内容、生活方式与生活情景：他们如何驾着远非先进精良的飞机，冒着生命的危险，开辟一条条航线，每一次出航就存在“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危险；他们如何在死亡的阴影下像铁人一样，泰然自若地生活，尽职尽守去进行每一班飞行；他们如何以无比的勇气，了不起的沉着、高度的智慧与精良的技术在空中与乌云、雷电、狂风以及高耸的险峰周旋，不断地摆脱、不断地突破、不断地飞越；他们是如何充满了人情人性，然而

工作却使他们很难能享受到爱情的欢乐与家庭的温暖，他们只能以硬汉的刚毅承受着这种柔情的失落；他们的工作纪律是如何像铁一样严格，不容许丝毫差错，即使出自客观原因，也要面对严酷无情的惩处；他们的日常飞行是如何维系着世界各地的交往与联系，他们是如何再接再历地致力于把这种交往与联系扩大到更大的范围，提高到更高的层次，永不停歇，直到某一次最后归隐于天空之中。这是一种默默奉献的生活，一种只能靠崇高的道义责任感支撑着的生活，这种生活结构单调，而又始终危机四伏，但无疑是一种壮丽的崇高的生活。圣爱克苏贝里深知这种生活的价值，自信以纪实的笔法将它写出来就足以动人感人，就足以使书达到一种高层次境界。圣爱克苏贝里这样做了，他的这两部小说成为了平实无奇，但在二十世纪文学中堪称严肃崇高、并体现了一种自我牺牲、自我奉献的责任感与悲怆性的杰作。

圣爱克苏贝里不像很多小说家那样，或追求小说人物命运故事的动人性，或以主人公外在的价值与世俗的胜利成功来吸引读者，来安慰读者；他推出给读者的是没有任何水分的、没有任何软性的、以青铜铸成的硬汉形象，他只满足于表现出他们形象的高大、刚毅与尊严，甚至都不去注意表现他们的肖像面貌的特点。这些硬汉完全不同于二十世纪文学中

成堆成堆的那些实有才情、容貌出众的、但却害有世纪病的“芸芸众生”。种种世纪病，或者是因为“上帝已经死去”、精神没有寄托与归宿而悬空飘浮；或者是因为认知了生存的荒诞与现实的荒诞而沦于虚无；或者是因为眼见了世界经历着可怕的纷争、屠杀与毁灭性战争而萌生出世界末日的悲观绝望；或者是因为有现代物质生活的极度享乐而反陷于颓废；或者是在谋求社会与人群的出路之中误入空想与偏激，等等。所有这些世纪病都与圣爱克苏贝里的人物无缘。

他们身处于高空无边无际的寥寂中，并不感到空虚孤独，而是情系大地上的人类；充实地感受到自己与千家万户的关系，他们充满了“对某种伟大事业负责”的道义感，深信自己的工作是在“让生活延续不断”、保持着世界上一些事情的正常运转，深信自己胳膊“维系着飞往欧洲的邮政班机的命运”；他们面对着离别、病痛、死亡从不流露出任何软弱、恐慌与虚无主义，总是“居高临下”，毫不在意，表现了刚毅、无畏与藐视；他们外表有时不免粗暴，显得高不可攀，但却有“天使的面目”；他们眼见着一个又一个伙伴一去不复返，甚至不知葬身何处，既没有感伤与眼泪，也没有对同类的巴斯喀式的悲天悯人之哲理思考，甚至似乎有点无动于衷，然而，他们最重伙伴的义气，把友谊珍藏在内心深处，在他们那个世界

里，从没有意气相争、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他们充满了职业的骄傲感，走在城市的人群中深感自己肩负着他们的重托，飞在天空中，“尝到了勇敢献身的自豪与陶醉”；他们自信自己是“面临威胁”、专与危机与惊险对抗的战士，满怀着一种与暴风骤雨、崇山峻岭、惊涛恶浪不断较量的勇气与制伏它们的豪迈之情；他们的精神状态进入了自由的王国，飞越到了常人所没有的高度，自称“我们需要这种俯视感与超脱感”；他们的精神境界超尘脱俗，摆脱一切物质功利，彻底地认识到了“如果我们只是为了物质利益而工作，我们就给自己建造了一座监狱。钱财本是身外之物，根本不能给你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生活”“夜航和成千上万的星星，那种宁静，那几十小时的神圣的至高无上的权力，金钱是买不到的”……总之，圣爱克苏贝里笔下的人物，都是有崇高价值标准，有人生理想的人，他们心里很充实，目标很明确，其奉献是可歌可泣的，堪称为高大的、坚毅的人，除了他们身上那种坚硬性具有某种清教徒式的严酷色彩外，他们要算是近代文艺复兴以来那种对人的理想的具体体现。

这就是圣爱克苏贝里在自己的作品里倾其大力所表现的人文内容，这种积极向上的内容，使他成为了一个“道德家”，严肃但合情合理的“道德家”；成为了一个“理想家”，热情而不流于空幻的理想家；成为

了一个杰出的人道主义者。尽管他作品中的这些人文内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传统的，但却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中吹拂着一股清新的气息，保持着一种“会当凌绝顶”的意境。

圣爱克苏贝里不仅以人文内容的思想力量取胜，而且以高超的文笔使他的作品对读者具有艺术吸引力。他的这两部代表作，要算是二十世纪文学中相当典型的散文化的小说，在小说所能依仗的种种艺术手段里，圣爱克苏贝里只给自己留下了文笔这一种，要把夜班值勤、气象观察、机械检查、察看地图、接受电讯、识别航标、审视仪表、驾驶操纵等等这些枯燥的技术内容以及单调的马达声、电波声等等写得居然不令人乏味，简直就是一个“文笔奇迹”。圣爱克苏贝里令人极为惊叹的，是他真正写出了航空中飞行中才能见识到的大自然奇观：黑夜的神秘、星空的灿烂、云海的壮丽、晴空的辉煌、雷电交加的惊心动魄、乌云阵阵足以令人丧魂的漆黑……是他提供了航空生活中才能领略到的种种新奇而锐利的感受：超越感、升华感、俯视感以及身陷于范围达数千里的大风暴之中时、或迫降中的以闪电为发的崇山峻岭迎面扑来时的恐怖感……他把这一切带进了文学，开辟了文学表现的一个新的领域。时至今日，航空飞行对很多人来说都已经是一种日常生活，文字艺术中有关航空飞行的描述与表现已经司空见

惯，然而圣爱克苏贝里在这个领域仍保持着他至高、至尊的地位。

1995 年 6 月 1 日

目　　次

夜　航

Saint　Exupéry:

Vol de nuit

根据 Callimard 出版社 1991 年版译出

Terre des hommes

根据 Callimard 出版社 1986 年版译出

本书出版承法国外交部资助，谨致谢意

献给狄迪尔·杜拉先生

一

飞机下面的山峦在金色的黄昏中已经划出了一道道阴影。平原变得明亮起来，它的光辉经久不熄。在这个国度里，平原不断地反射着金光，而在冬季，它又不断地反射着雪光。

飞行员法比安正在把巴塔戈尼亚的邮件，从最南端运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航途之中，他从那种和港湾水面一样宁静的天空中，从安祥的云海泛起的轻柔的涟漪上，发现了夜晚的临近。他似乎驶进了一个浩瀚无边的令人神往的船只停泊港。

在这种宁静的气氛中，他感到自己几乎像个牧羊人似的在怡然漫游。巴塔戈尼亚的牧羊人不慌不忙地从一个羊群走向另一个羊群，他则是从一个城市驶向另一个城市，他就是这些小城市的牧人。每隔两小时，他就和这些或是在河流边上喝水或是在平原上吃草的小城市见一次面。

有时，在飞过一片比海洋更加荒无人迹的百里

大草原之后，他碰上了一个远离尘世的农庄，这农庄在草原的浪潮间，带着它承载的居民似乎在急速的后退，这时，他便摆动机翅向这艘航船致敬。

“圣胡利安在望，我们十分钟后降落。”

飞机上的无线电报务员向航线上的所有指挥台发出上述消息。

在2500公里的航线上，从麦哲伦海峡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相似的中途站一个接一个，但现在的圣胡利安却是处在夜幕边缘上的一个中途站，就好似在非洲那样，过了最后一个归顺的城镇，往下就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世界了。

报务员递给驾驶员一张纸条：

“雷雨正狂，我耳机里满是雷鸣电击的声音，你们是否就在圣胡利安歇宿？”

法比安微微一笑，天空平静得犹如一个养鱼池，他们前方的所有中途站都向他们报告说：“晴天，无风。”

于是他回答说：

“我们继续飞行。”

但报务员认为雷雨已经埋伏在某一个角落里，就好像蛀虫藏在水果里一样，晚上可能会是好天气，但也可能变坏，他可不乐意飞进这个即将变坏的黑暗中去。

当法比安放慢速度向圣胡利安降落的时候，他

感到累了。所有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温馨的东西都在他眼前大了起来，他们的房屋，他们的小咖啡店，他们散步的地方的树木。他好像一个征服者，当他凯旋的夜晚，俯瞰帝国的大地，发现了人们的平凡的幸福。法比安很想放下武器，体验一下自己笨重的身体和疼痛的四肢的滋味，他在这方面的困苦也是很多的，他很想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普通人，通过窗户来张望不再是活动的景物。即使是这个很小的村庄，他也会接受的，经过排选之后，他满足于随遇而安，他会喜欢这个小村庄的。它像情人一样把你圈住。法比安真想在这里长住下去，在这儿成为永恒的一分子。他觉得那些他曾在其中呆过一小时的小村镇和那些他曾穿越的围着古墙的花园是永恒的存在于他身外的。村庄朝着机组人员迎上来，向他们伸开双臂。法比安想起了友谊，想起了温柔的姑娘，想起使人感到亲切的白桌布，想起了所有一切慢慢变成了永恒的东西。村庄并着机翼向后流去，展现出它那门户紧闭的花园中的奥秘，它们的围墙再也保守不住这些奥秘了。但是已经着陆的法比安知道，除了石砌围墙里几个人缓慢的动作外他什么也没有看见。这个村庄仅凭它的巍然不动便保住了自己情感的秘密，这个村庄不肯给他温存，只有放弃行动才能获得这份温存。

十分钟停靠时间过去了，法比安又该重新起飞了。

他朝圣胡利安转头望望，开始还望见一小撮灯光，然后成了一小片星光，末了连最后一次引诱过他的那颗微尘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再也看不见仪表盘了，我开灯了。”

他按动开关，座舱的红灯照在指针上，发出淡蓝色的光辉，连指针都没染上颜色。他把手指伸到一只灯泡前面，指头也几乎没有变红。

“太早了。”

可是夜幕正在上升，宛如一团乌云已经填满了山谷。人们再也分辨不出山谷和平原了。不过村庄却已灯火通明，它们那灿若群星的亮光互相辉映。他也用手指使他的航行灯眨着眼睛，与村落的灯火相呼应。大地倾听着灯光的召唤，家家户户都面对无边的黑夜点燃了自家的星星，就像人们把灯塔指向海洋那样。所有那些遮盖着人类活动的东西都闪亮起来。法比安非常欣赏他这次这样进入了黑夜，像驶进海轮停泊场一样，既从容又漂亮。

他把头伸进座舱。指针上的镭开始闪光了。驾驶员逐一地检查着数据，感到十分满意。他发觉自己稳稳当当地坐在天空的飞机上。他用手指轻轻碰了碰钢铁的翼梁，感到生命在金属中流动，金属不是

在颤动,而是在生活。发动机的五百匹马力使飞机产生轻微的震颤,使冰冷的钢铁变成了天鹅绒般的有血有肉的躯体。驾驶员在飞行中既没有头晕目眩,也没有飘然陶醉,而是再一次地体验到了一个活生生的血肉之躯的神秘工作。

现在他面前出现了一片新的天地,他抖擞精神,从容应付,以便自己能舒坦地安顿下来。

他轻轻敲了敲配电盘,逐个地摸了摸那些开关,挪动了一下身躯,更舒服地靠着椅背,他在寻找一个最好的姿势,以便更好地体味由荡漾的夜幕承托着的五吨重的金属所产生的摇曳。而后,他摸索着把他的应急灯推到固定的位置,放开它,再抓住它,证实它是不滑动的,然后丢下应急灯去摸每根操纵杆,准确地抓住它们,训练自己的手指在瞎眼人的情况下工作。然后,等他的手指熟练了漆黑的世界以后,他才打开一盏灯,满饰着精确仪表的座舱呈现在他眼前,他照看着飞机像跳水一样潜入夜空,凭借的就只是这些仪表盘。然后,由于任何指针都不摇摆,既不震颤,也不抖动,由于陀螺仪,高程计和发动机的转速全都保持不变,他便伸展了一下身体,让脖颈靠在座位的皮垫上,开始了飞行的沉思默想,从中体味着一种不可名状的希望。

现在,他如同一个守夜人,在夜半发现黑夜也能揭示人类的秘密:这些召唤,这些灯火,这种不安。

黑暗里这颗普通的星星：这是一座孤零零的屋子。一颗星星熄灭了：这是一座把它的爱情关闭起来的屋子。或者这是一座把它的烦恼关闭起来的房子。总之这是一座向世界的其他部分停止发射信号的房子。这些呆在灯前手肘支在桌子上的农民，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希望的是什么；他们不知道，在这个包围着他们的漆黑的夜晚，他们的希望竟能传得那么远。但是法比安却发现了这一点，当他从千里之外飞来并且感到海底的涌浪正在把呼吸着的飞机举起来又摔下去的时候，当他穿过十个风暴，就像穿过战火连天的国家那样的时候；当他穿过这些风暴之间月光皎洁的夜空的时候；当他怀着必胜的信念，一个接一个地飞越这些灯火的时候。这些人以为他们的灯光就是照亮了他们自己简陋的桌子，殊不知在离他们八十公里远的地方，有人已被这灯光的召唤所感动，就好像他们是从一座荒岛上对着大海绝望地摇晃着这盏灯一样。

二

就这样，巴塔戈尼亚。智利和巴拉圭的三架邮政班机正在从南方，西方和北方飞返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们正在那里等着它们的邮件好让去欧洲的飞机半夜出发。

三位驾驶员，每人都在跟驳船一样沉重的发动机罩后面，在茫茫的黑夜里，谋算着他们的航行，他们将要从风雨交加或者月明风清的天空，向这座巨大无边的城市缓缓降落，有如一些奇怪的农民从他们深山老林里走出来一样。

李维埃是整个航线的负责人，他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停机坪上来回踱步。他保持沉默，因为在三架飞机没返回之前，这日子对他而言是可怕而难受的。过了一分钟，又过了一分钟，随着到达他手上的封封电报，李维埃才感觉从命运手中夺到了一些东西，减少了一些未知数，把他的机组从茫茫黑夜拉到了岸边。

一个工人走近李维埃，通报他一条无线电台的消息：

"智利的邮政班机报告说：他们望见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灯光。"

"好。"

不久李维埃就会听到这架飞机的声音了：黑夜终于将放回他的第一架飞机了。就好像浪潮汹涌，奥秘万千的大海把它颠簸了那么久的宝藏送返海岸那样。再过一会儿，他就能从黑夜手中接回其他两架飞机了。

到那时，这一天就将完满了结。于是疲惫不堪的机组人员将去睡觉，由精力充沛的机组人员来接替他们。不过李维埃却丝毫得不到休息，因为这回又轮到飞往欧洲的班机使他担惊受怕了。事情永远都是这个样子，永远总是这个样子。这位老战士惊奇地发觉他第一次感到了疲倦。飞机的到达从来都不等于那种结束一场战争、开辟一代和平的辉煌胜利。对他来说，永远也只有已经跨出的第一步和接踵而至的类似的千百步。李维埃感到他似乎长久以来都是挺直双臂举着一个非常沉重的事物，这是一种得不到休息也毫无希望的努力。"我老了……"如果他再也不能从单纯的行动中获得滋养，他就老了。他感到奇怪的是自己竟然思索起一些从未向自己提出过的问题来。然而那么多过去一直被他摈弃的生

之乐趣，忧郁地低吟着，又朝他冲过来：这是一个失去了的海洋。“这一切难道都近在咫尺？……”他发现自己把那些使人生变得温馨起来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推向了晚年，推向他将来有空的时日。人们就好像有朝一日真能有空闲时间，就好像人们到了生命的尽头真能得到想象中的平安幸福那样。但是平安并不存在。或许，也不存在什么胜利。不存在所有的邮政班机都有的肯定的到达时刻。

李维埃停在勒福跟前，他是一位老工长，正在干活，勒福也是一样，干活干了四十年，干得可来劲了。当他晚上十点或深更半夜回家的时候，呈现在他面前的却并不是另一个天地，也不是一种逃避。李维埃对着他微笑，老工长抬起他古板的面孔，指着一根发青的钢轴说：“这东西卡得太紧，不过我还是把它拾掇好了。”李维埃俯身察看钢轴。他又被这活计吸引住了。“告诉车间里的人，要他们把这些配件装得更合适一些。”他用手指摸了摸摩擦的痕迹，又再次看了看勒福。站在这个满脸都是皱纹的纯朴老头面前，一个奇怪的问题来到了他的嘴边，他因此微笑起来：

“勒福，您一生中为爱情操过很多心吗？”

“哦，爱情！您是知道的，经理先生……”

“您和我都一样，从来都没那个时间。”

“操心不是很多……”

李维埃谛听着他说话的音调，想听出回答是否有苦涩的味道：结果没有听出来。这位工长对他过去的生活感到心满意足，就像刚刚刨完了一块漂亮木板的细木匠那样："瞧，活计干好了。"

"瞧，"李维埃想道："我的生活就这样了。"

他抛开了所有那些因疲倦而产生的忧伤的思绪，朝机库走过去，因为智利来的飞机在轰鸣吼叫了。

三

这个遥远的发动机的声音越来越响了。它像水果瓜熟蒂落那样就要在机场上降落了。人们点燃了灯火。红色的航标灯勾划出一座飞机库、几根无线电天线杆和一块正方形的场地来。人们正在张罗着过节。

“瞧，它就在那儿。”

飞机已经在探照灯光柱的照耀下飞行。它是那样的光辉明亮像崭新的飞机一样。但是当它最终停在机库前面，机械师和工人们忙着卸邮件的时候，驾驶员贝勒罕却呆着不动了。

“喂！ 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下来？”

驾驶员一心忙着某种神秘的工作，不肯作出回答。也许他还在倾听渗透他全身的飞行的声音，他慢慢地点点头，俯身向前，摆弄着不知什么样的玩艺儿。最后他转身向着领导和同事，严肃地注视着他们，俨然是在端详自己的财物。他仿佛在数计、度

量、掂量着他们，他认为他的确征服了他们，征服了这欢乐的机库，这坚固的水泥地，还有那更远一点的骚动着的城市，城市里的女人和热气腾腾的场面。他把这芸芸众生像自己的臣民一样掌握在他的巨掌之中，因为他能够触到他们，听见他们，辱骂他们。他开始想骂他们一顿，因为他们安全地呆在地上，过着安稳保险的生活，吟风弄月，但是他到底是个厚道人：

"……你们该请我喝几杯！"

这时他下了飞机。

他想讲一讲他的旅行：

"倘若你们知道……"

他可能认为说得已经够多的了，便走过去脱他的皮茄克去了。

当车子把他和一位没精打采的督察员及闷声不响的李维埃送往布宜诺斯艾利斯时，他变得忧郁起来。摆脱了困境，平安无恙地着陆后痛痛快快地骂它几句都是挺不错的事情，多么巨大的快乐呀！但是，过了一会儿，当人们开始回味的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怀疑起来。

与飓风搏斗，这件事，至少总是真实的，明白无误的。可是事物的面貌，当它们自以为是单独存在时的面貌，那就不是这样了。他想道：

"简直就像一场暴动，面孔虽然不怎么苍白，但

变化得非常厉害!”

他尽力去进行回忆。

他当时平安地飞过了安第斯山脉。皑皑的白雪静悄悄地覆压在山岭上,冬天的积雪使这片土地显得安宁沉静,就像时光使废弃的城堡变得安静沉寂一样。在纵深200公里的范围之内,没有一个人,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没有任何人为的努力。只有陡峭的山峰,他在6000公尺的高空掠过这些山岭。还有垂直的石壁。总之是一片可怕的寂静。

这是在图彭加托火山的附近……

他思索了一下。对! 他就是在那地方亲眼看到了一场奇迹。

因为他开始什么也看不见,仅仅感到不自如,就好像一个人自以为是孤单一人,但并非孤单一人,而是有人盯着他那样。过了很久,他才根本不明所以地感到自己被一股怒气所包围。就是这样。但是怒气来自何处呢?

他凭什么猜想这怒气是从崖石和积雪里渗出来的呢? 因为,似乎并没有任何东西朝他靠近过,也没有刮起过任何天昏地暗的风暴。但是从原来的世界里就地产生了另一个略为不同的世界。贝勒罕怀着难以解说的不安心情,看着这些纯静的崇山峻岭,看着这些戴着白雪礼帽,有点灰蒙蒙的山峦,它们开始像一群人那样活动起来了。

虽然无需进行搏斗，他还是紧紧握住了操纵杆。某种他不能理解的东西正在酝酿之中。他绷紧肌肉，像一头就要跳跃的野兽，但是他并未看见任何不安静的东西。是的，一切都很安静，但却充满了一种奇特的能力。

接着，一切都激化尖锐起来。这些山岭，这些峰峦，一切都变成尖利的了。他感到，它们像船艏一样，扎进猛烈的狂风之中。然后他觉得它们似乎在围着他打转，漂流，有如一支进入战斗状态的舰队。后来，有一股微尘混进了空气之中，尘埃沿着积雪上升，像轻纱一般缓缓飘浮。于是为了在必要后撤时寻找一条出路，他转过身去并且害怕得发起抖来，他身后整个山脉似乎都沸腾起来了。

“我完蛋了。”

积雪从前方的一座山峰喷发而出，简直成了一座雪花火山。接着又是稍微靠右一点的第二座山峰。于是所有的山峰，就这样一座接一座地活跃起来，好像被一名看不见的赛跑运动员连续不断地触动了一样。于是，随着气流的第一阵涡旋，飞行员周围的群山振荡起来了。激烈的战斗留下的痕迹是很少的，他自己再也记不起那些折腾过他的涡流来了。他只记得自己曾经在那些灰色的火焰中疯狂地挣扎过。

他想了一想。

“飓风倒没有什么了不起。我总算躲过了一劫。但是在这之前！我碰到的这种遭遇哟！”

他以为在那千百张面孔里认出了某张面孔，可是他已经把它给忘了。

四

李维埃看着贝勒罕。当后者过二十分钟下车后，他将疲倦而迟钝地混入人群里去。他也许会想："我累坏了……这倒霉的差事!"他可能会对妻子承认某些东西，比如："这里比安的斯山上空可强多了。"然而，所有人们那么珍惜的一切，差一点就已经跟他无缘了，他刚才就尝到了这种困苦的滋味。他刚刚在摆好了布景的舞台的背面度过了几小时，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再见到这座光明的城市，甚至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否还能恢复男人们的所有那些小毛病，能不能再见到他童年时代的那些既讨厌又可爱的女朋友。"在任何一群人当中。"李维埃想道："都有一些不为人们所注意的人，这些人其实是一些超凡的信使。"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除非……"李维埃害怕某些赞美者。他们并不理解冒险的神圣性质，因此他们的赞叹歪曲了冒险的意义，把人给贬低了。然而贝勒罕却完全保持了他的伟大和崇高，只

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好地了解在某种时候见到的世界的价值，因为他以笨拙的轻蔑回绝了庸俗的赞赏。因此李维埃祝贺他说："您是怎么取得成功的？"他喜欢这个飞行员，因为他朴实地谈论自己的职业，因为他谈起自己的飞行时就像铁匠师傅谈及自己的铁砧一般。

贝勒罕首先解释说他的退路被截断了。他差不多像是在道歉说："因此我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到后来，他什么也看不见了，大雪使他眼花缭乱。但是猛烈的气流救了他，把他举到了7000米的高空。"在整个航行过程中，我大概一直是紧贴着山脊飞行的。"他也谈到了陀螺仪，必须把它的进气口换个位置，因为飞雪堵塞了它的进气口。"你知道，这是会结冰的。"后来，另外几股气流又把贝勒罕摔了下来，一直掉到3000米的高度，但他当时并不明白怎么他还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撞上。这是因为他已经飞到了平原上空的缘故。"我飞入纯静的天空后才突然发现了这一点。"他最后解释说，当时他感到自己好像是从一个山洞里钻了出来似的。

"门多萨也有暴风雪吗？"

"没有，我降落的时候晴空无风，不过暴风雪曾经紧紧追赶着我。"

他说他描述这场暴风雪，那是因为这毕竟是十

分奇怪的。“风暴的头顶高高耸进雪花飞舞的云层，而它的底部则像一股黑色的熔岩在平原上翻滚。城市一座接一座地都被吞没了。我从来都没有看见过这种景象……”接着他沉默下来，进入了某种回忆。

李维埃转身向着督察员说：

“这是太平洋的飓风，给我们的通知来得太晚了。这些飓风从来都没有超出安的斯山的范围。”

“人们没能料到它会向东推进。”

督察员对此一无所知，只好表示赞同。

督察员似乎犹豫起来，他转身朝着贝勒罕，喉结动了一动。但是他并没有吱声。经过思考之后。他又恢复了他那忧郁的严肃神态，眼睛直瞪着前方。

他随身都携带着这种忧郁，就像随身携带着一件行李一样。他头天到达阿根廷，应李维埃的召唤前来处理某些事务，他常因自己的一双大手和督察员的尊严而感到尴尬。他既没有权利对异想天开的念头表示欣赏，也没有权利对兴奋狂热的激情表示赞叹。他只能根据个人的职责欣赏准时。他没有权利和别人一道喝上一杯，和别人称兄道弟或者大胆地说上一句双关语为逗乐。除非是在非常难得的偶然情况下，他在同一个中途站上碰上了另一位督察员。

“做一个法官可真难。”他想道。

说真的，他并不审判，而只是点头。由于他一无

所知,因此在所有他碰到的问题上,他总是慢条斯理地点着头。这举动使心怀鬼胎的人惶惑并且有助于设备的保养。他不怎么受人爱戴,因为督察员这个职务并不是为了爱的乐趣而是为了起草报告才创设的。自从李维埃写了:"请督察员罗比洛向我们提供报告,而不要做诗。督察员罗比洛在鼓舞员工的士气时应恰当地使用其权限。"之后,他就在他的报告中放弃了新的工作方法和解决技术问题的建议。从此他就像关心自己的一日三餐那样关心着人们的疏忽和懈怠:如饮酒的机械师,熬夜的机场场长,着陆时机身蹦跳的驾驶员等。

李维埃对他们评价是:"他不太聪明,因此他能恪尽职守。"李维埃所定的一条规则,对他自己而言,就是要了解人,而对于罗比洛来说他了解的就只有规章制度。

"罗比洛,对所有推迟了出发时间的人,"李维埃有一天对他说:"你应该取消他的准时奖。"

"即使是出于不可抗力?即使是由于大雾?"

"即使是由于大雾。"

罗比洛为自己有一位这样强有力的领导而感到某种自豪,以致连他也不担心处事不公了。而且罗比洛自己也从这种如此咄咄逼人的权力中吸取了几分威严。

"你们曾经下令六点一刻出发,"他自此以后经

常向机场场长们说:"我们不能给你们发奖。"

"'但是,罗比洛先生,五点半钟的时候,十米之外我们是什么都看不见呀!"

"这是制度。"

"但是罗比洛先生,我们可不能扫除大雾呀!"

但是罗比洛保持神秘莫测的样子。他是领导部门的成员之一。在这些忙得团团转的人们之中,只有他懂得如何通过惩罚来提高飞行准点率。

"他什么也不考虑,"李维埃评价他说:"这倒可以使他避免胡思乱想。"

如果一个驾驶员弄坏了一架飞机,那他就失去了无损坏奖。

"但是,当故障发生在树林上空呢?"罗比洛自问道。

"在树林上空也一样。"

于是罗比洛从此就坚持说一不二。

"我很遗憾,"此后,他固执地对飞行员们说:"我甚至万分遗憾,不过这故障原本就不该在这儿发生的。"

"可是,罗比洛先生,这可不是任由我们选择的呀!"

"可这是制度。"

"制度,"李维埃想,"就和宗教仪式一样,它们看来似乎荒谬,但却可以造就人。"对李维埃来说,公不公正都无所谓。这些字眼对他来说可能没有什么意

义。那些小城镇的小市民们晚上围着他们的音乐亭打转转，于是李维埃就想："对他们公不公正，这没什么意义，他们并不存在。"对他来说，人就是一团需要加以揉捏的生蜡。必须赋予这种物质一个灵魂，给它创造一种意志。他并不想以这种粗暴的态度来役使他们，而是想让他们超越自身。如果他这样惩罚任何晚点显得不公平的话，那么他却强化了每一个中途站准点出发的意志；他创造了这种意志。由于他不允许人们因天气不好而心存侥幸，就像是活该应邀休息那样，他便使大家保持紧张状态，因而等待甚至会使地位最为低下的普通工人也暗自感到羞耻。于是，他们利用浓雾里出现的第一个空档："北边有一个缺口，出发吧！"多亏了李维埃，在 15000 公里的航线上，对邮政班机的崇拜胜过一切。

"这些人是幸福的。因为他们热爱他们所干的行当，而他们之所以热爱他们的工作，则因为我是严厉的。"

他也许使人痛苦，但也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欢乐。

"必须把他们推向紧张艰险的生活，"他心想，"这种生活既会带来痛苦也会带来欢乐，但是只有这种生活才是有价值的。"

因为车子进了城区，李维埃让司机把它开到了公司的办公楼。罗比洛单独和贝勒罕呆在一起，他看着贝勒罕，张嘴想要说话。

五

然而今天晚上罗比洛觉得心烦体乏。面对着胜利返航的贝勒罕,他才刚刚发现他自己的生活是灰溜溜的。他刚才特别是发现了,他,罗比洛,虽然有个督察员的头衔和他所拥有的权力,但他却比不上这个累得要死的人,比不上这个蜷缩在汽车的角落里,闭着双眼,两手乌黑、满是油污的人。罗比洛生平第一回对别人表示欣赏,他需要说说他的这些想法,尤其需要赢得友谊。他对于白天的旅行和所受的挫折感到厌倦,也许,他甚至还感到自己有点可笑。他在当晚核实汽油库存的时候,把帐算得一塌糊涂。甚至连那个他本想从其工作中找出一点岔子的保管员都可怜起他来,替他把帐算完了。特别糟糕的是,他批评了 B6 型油泵的安装工作,却把 B6 型和 B4 型油泵弄混了。而那些狡猾的机械师却听任他声斥这“绝对不可原谅的无知”达二十分钟之久,可这个绝对无知的人恰恰就是他自己。

他也害怕旅馆里面自己住的那个房间。从图卢兹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下班以后，他总是一成不变地回到这个房间。他把自己关在里面，满怀心事使他如负重压，他从手提箱里取出一令纸，慢慢吞吞地写着“报告”，试着写了几行，又把它们全都撕掉。他很想有个机会把航空公司从危难中拯救出来，可公司却并没有遇上任何风险。迄至今日他仅仅挽救出一个长了锈的螺旋桨毂。他当着机场场长的面，神色忧郁，手指头缓慢地在锈斑上摸来摸去。可机场场长却回答他说：“您去查问一下前一个中途站吧。这飞机是刚从那边飞来的。”罗比洛竟有点怀疑起自己的作用来了。

为了接近贝勒罕，他试探着问：

“您愿意跟我一道吃晚饭吗？我想聊聊天，我这份差事有时候真够苦的……。”

为了不至显得过于降尊屈优，他接着修正说：“我的责任太重呀！”

罗比洛的下属都不大喜欢让他介入他们的私生活。人人都想：“如果为了写他的报告，他至今还什么材料都没有着落的话，当他饿急无奈时，就可能拿我下饭了。”

但是，今晚的罗比洛却只想到了他自己的苦衷：他身上长满了烦人的湿疹，这是他唯一的真正的难言之隐。他真想跟人说说这个毛病，博得别人的同

情，因为他在高傲中找不到任何安慰，便只好到卑微中来降格以求了。在法国，他也有一个情妇，当他回国后的夜晚，他便向她叙述自己巡视督察的情况，为的是引起她的赞叹，让她喜爱上他。殊不知她的情妇恰恰讨厌他这一套，于是他很想谈谈他的情妇。

“那么，您跟我一道吃晚饭吗？”

宽厚的贝勒罕答应了他。

六

当李维埃走进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办公室的时候，秘书们正在那儿打瞌睡。他仍然穿着大衣，戴着帽子，老是像一个永远来去匆匆的旅客。他走过的时候，几乎没有被人发现，因为他矮小的身材掀不起多大的气息，还有他灰白的头发和不显眼的服装和所有的室内陈设也都很协调。但是却有一股热情使人们激动起来。秘书们都振作精神，办公室主任迅疾地查阅最新的文件，打字机发出哒哒的响声。

电话员把插头插进交换机，并且把电报记录在一本厚厚的本子上。

李维埃坐下来阅读。

在智利来的飞机遭受考验之后，他重读了这幸运的一天的故事。在这一天当中，事事都安排得妥妥贴贴。在这一天里，飞机飞过的机场一个接一个地传递出来的消息都是简明的捷报。巴塔戈尼亚的邮政班机也在迅速地前进：他们提前实现了预定的

时间表,因为从南向北的风所推动的巨大气浪有利于飞机的飞行。

"把气象报告递给我。"

每个机场都夸说它那里天气晴和,天空清朗,微风宜人。金色的黄昏已经笼罩了美洲。李维埃因各种工作都在热火朝天地进行而感到高兴。现在这架邮政班机正在某个地方的上空,在黑夜中奋斗,不过它的运气非常好。

李维埃推开了那个本子。

"不错。"

李维埃走出来,朝那些照看着半个世界的各个科室的值夜班的人扫了一眼。

在一扇敞开的窗户前面,他停了下来,他理解了这黑夜。它包罗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像一个广大的穹隆那样,它也笼罩着整个美洲。这种广大无边之感并没有使他惊讶。智利圣地亚哥的天空,是一片陌生的天空,不过,邮政班机一旦朝智利圣地亚哥飞行时,从航线的起点到它的终点,人们都是生活在同一个深邃的穹隆之下。如今当人们正在无线电耳机中倾听着这另一架邮政班机的音讯时,巴塔戈尼亚的渔民们可能正望见它机上的航行灯在闪光。当航行中的飞机使李维埃感到焦虑不安的时候,它也以它那隆隆的马达声使那些首都和省区感到不安。

这夜晚是如此的晴和，他感到高兴。他回忆起一些混乱不安的黑夜。在那些夜晚，他觉得飞机已经陷入险境，实在难于救援。人们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无线电站里，谛听着混和着暴风雨的呜咽声的飞机的呻吟。乐谱中最最动听的曲调消失在这一片沉闷的嘈杂声中。一架邮政班机，像一支盲目的箭那样射向黑夜的障碍，它所哼出的小调是多么的悲伤啊！

李维埃认为在守候班机的夜晚，督察员应该待在办公室里。

"替我把罗比洛找来。"

罗比洛就要和飞行员交上朋友了。他已经在旅馆里当着飞行员的面打开了自己的手提箱，箱子里放着一些平常琐碎的物品。督察员就凭着这些东西去接近其他的人：几件俗气的衬衫，一套梳妆用具，还有一张瘦削女人的照片。督察员把照片钉在墙壁上。他就这样放下了架子向贝勒罕倾诉了自己的各种欲望，情感和遗憾。当他把他的那些宝贝颠三倒四地排列起来的时候，他也就在驾驶员面前表露了自己的困苦。他得了精神上的湿疹病。他展现了自己的牢狱。

不过对罗比洛来说，正好像对每个人那样，也存在一线光明。当他从箱底抽出一个精心包扎的小口

袋时，他感到非常欣慰。他一声不响地长久抚摸着那只小口袋。最后终于松开双手。

“这东西是我从撒哈拉沙漠带回来的……”

督察员因居然能如此跟人推心置腹，所以有点脸红。他受过种种挫折，婚姻上又遭不幸，还加上这个简直就是一片灰暗的现实。他从这些灰黑色的小石子那里得到了安慰，它们给他开启了一张通往神秘世界的大门。

他的脸更红了。

“人们在巴西也可找到同样的石子……”

贝勒罕轻轻拍了拍心往神驰在理想王国的督察员。

贝勒罕腼腆地问道：

“你喜欢地质吗？”

“这可是我的嗜好。”

在现实生活中，也只有这些石头对他是温馨的。

当人们来叫罗比洛的时候，他感到懊丧，但马上又变得严肃起来。

“我只好和您分手了，李维埃先生需要我去和他商谈一些重大的决定。”

当罗比洛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李维埃却早把他给忘了。他正在一张挂在墙壁上的地图前面沉思。公司的航空网是用红线标记在地图上的。督察员等待着他的命令。

过了好几分钟之后，李维埃才头也不回地问他道：

“罗比洛，您对这张地图有何想法？”

当他从沉思中返回现实世界时，他有时就爱提些令人琢磨不透的问题。

“这张地图，经理先生……。”

实在说来，督察员对此什么想法也没有，但他却一本正经地注视着地图，扫视了欧洲和美洲。况且李维埃并未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罗比洛又在继续沉思：“这张航空网的面貌美丽而又严酷，它让我们付出了许多人的生命，许多年轻人的生命。它现在是一个既成的事实，人们已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可它却给我们提出了多少难题呀！”不过，对李维埃而言，目的是高于一切的。

罗比洛站在他身边，眼睛老是直盯着面前的地图。慢慢地他挺直了身子。他根本不指望能从李维埃那儿得到任何怜悯。

他有一回曾想碰碰运气，坦白地向他承认自己的生活被可笑的湿疹这个毛病搅得十分狼狈，可李维埃竟回答他一句俏皮话说：“如果说这玩意儿妨碍您睡眠的话，它却能使您振作起来。”

这只不过是句半真半假的俏皮话。李维埃有句口头禅：“如果音乐家的失眠使他创造出美妙的乐章，这失眠就是美妙的失眠了。”他有一天曾指着勒

福对罗比洛说："请您看看他，这副使爱情却步的丑相，他多美啊……"勒福可能得把他身上所有了不起的东西都归功于这种丑陋，这种使他的生活仅仅局限于职业生涯的丑陋。

"您和贝勒罕交往甚密吗？"

"唔！"

"我并不因这事而责怪您。"

李维埃转过身去，低着头，小步地走着，他拖着罗比洛一道走。嘴唇上露出一丝苦笑，罗比洛却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只不过……只不过您是上级。"

"是这样。"罗比洛说道。

李维埃认为每天晚上都要这样在空中发生一起像悲剧似的事件。意志薄弱就可能导致失误。从现在到天亮，他们可能还得大大地拼搏一番哩！

"您应当保持您的身份。"李维埃字斟句酌地说。"明天晚上，您也许就要命令这位飞行员出发去执行一次危险的飞行任务，他必须服从命令。"

"是的……"

"您几乎是在支配着这些人的生命，支配着一些比您更有价值的人……"

他似乎犹豫了一下。

"这种事情，可不是儿戏。"

李维埃一直踱着碎步。他沉默了几秒钟。

“如果他们是出于友情而服从您，您就是欺骗他们。您个人无权要别人作出任何牺牲。”

“是的……那是当然的。”

“还有，如果他们以为您的友谊将使他们免除某些苦涩，那您也是欺骗他们：无论如何他们都必须服从。您请坐在那儿。”

李维埃用手轻轻地把罗比洛推向他的办公桌。

“我要您在您的岗位上负起责任来，罗比洛。如果您感到厌倦，您可不能靠这些人来支持您。您是上级。您的这种毛病是很可笑的。请您写吧！”

“我……”

“请您这样写：督察员罗比洛由于什么，什么原因给飞行员贝勒罕什么什么处罚……任您随便找个什么原因都行。”

“经理先生！”

“照您所理解的那样写吧，罗比洛。您可以爱那些您所指挥的人，但不要把这一点告诉他们。”

罗比洛又将兴致勃勃地叫人家去擦拭那些螺旋桨毂了。

应急机场用无线电通知说：“飞机在望。飞机发出信号说：‘降低转速，即将着陆。’”

可能还要耽误半个小时。李维埃理解这种烦躁心情，当特快列车半道临时停车时，当时间一分钟一分钟的流逝，人们眼前却看不见平原的田地块块向

后流逝的时候，人们就会感到烦躁。时钟的大针现在正画出一片死寂的空间；在这个圆规的跨度里本来是可以容纳好多事情的。李维埃走出办公室想缓解一下焦急等待的心情。黑夜呈现在他面前，空荡荡时，仿佛一个没有演员的剧院。“一个如此了结的夜晚。”他愤懑地望着窗外无云的夜空，满天的繁星构成了一个神奇的灯标系统，还有月亮。这个夜晚被白白浪费了的黄金。

但是，等飞机一起飞，对李维埃说来，这夜晚又成了动人的和美丽的了。它怀着生命。李维埃关注着它。

“你们碰到了什么样的天气？”他叫人询问机组人员。

十秒钟过去了。

“天气很好。”

然后又传来了几个飞机飞越的城市的名字，而这对于李维埃来说就等于是在这场战斗中攻下来的城市。

七

一个钟头之后，巴塔戈尼亚邮政班机上的报务员感到好像是被一只肩膀慢慢地托了起来似的。他环顾四周，浓云密布，星星暗淡无光。他俯视地面，寻觅像隐藏在草丛中的萤火虫那样闪闪发光的村镇灯火，但是现在漆黑的草地上，什么亮光也没有闪现。

他心情沉重，模糊地预感到碰上了一个难过的夜晚。飞机往前飞行，又往后撤退，征服了的天地，又必须予以放弃。他不了解驾驶员的战术。他似乎觉得他们将要撞上黑夜的壁垒，就好像撞上一堵高墙那样。

现在他望见他们对面的地平线上有一道微弱的闪光，像是打铁炉的火光。报务员碰了一下法比安的肩膀，但是后者却一动也没动。

远方暴风雨的最初几股涡流向飞机袭击过来。飞机的金属机体被缓缓地举托起来，它们贴着报务

员的肉体，接着又好像消失了，融化了，几秒钟之内，他竟独自在黑夜中飘荡。于是他便用两只手紧紧地抓住钢铁的翼梁。

由于他除了座舱的那盏红灯之外，便再也看不见任何别的什么东西，他觉得自己堕入黑夜的深渊，孤立无援，仅有一盏小矿灯庇荫着自己，因此他感到不寒而慄。可他又不敢打搅驾驶员问问他将作出什么决定。他双手攥拳紧贴着钢铁机身，身子倾向前面的驾驶员，注视着他那阴暗的颈背。

在微弱的灯光下浮现出来的驾驶员的脑袋和肩膀都一动不动。他的身体只不过是一团阴影，稍稍偏向左侧，面孔对着暴风雨，每次闪电无疑都要掠过这个面孔。但是报务员都看不到他脸上的任何表情。为了迎战一场风暴，所有在他脸上表现出来的感情：赌气、决心、愤怒，所有在苍白的面孔和短促的闪电之间交流着的本质的东西，对报务员来说，始终是不可捉摸的。

但是他猜得出那股凝聚在这不动的身影中的力量，他爱这股力量。这力量无疑正带着他迎击暴风雨，而且也庇护着他。那双紧握着操纵杆的手，无疑已经压在暴风雨之上，就好像压在一头野兽的颈背上那样。而那副充满力量的肩膀巍然不动，使人感到其中蕴藏着深厚的实力。

报务员认为驾驶员毕竟是负责人。现在他骑在他的马背上，被他带着奔向大火。他品味着他眼前这个幽暗的身影所表现出来的实在的力量，品味着它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

左边，有一处新火炉发光了，微弱的火光，好像眨巴着眼睛的灯塔。

报务员作了一个动作，碰了碰法比安的肩膀，把那处火光告诉他。但是报务员却看见法比安慢慢回过头来，面对着这个新的敌人，直视了好几秒钟。然后才慢慢地恢复了他原来的姿势。那副肩膀总是巍然不动，那脖颈则靠在皮椅上。

八

李维埃走出来想活动一下，消除那重新袭上心头的不安情绪。他这个活着就是为了行动、为了一种戏剧性的行动的人，竟奇怪地感到戏剧正在转化，变成了他个人的了。他认为，小城镇里的小市民，在他们的音乐亭的周围，过着一种表面上似乎安静地生活，但是有时候这种生活也充满了戏剧性：疾病啦，爱情啦，丧葬啦。他还以为，很可能……他个人的苦恼教会了他许多事情。“它打开了好几扇窗户”，他想。

后来，将近晚上十一点了，他呼吸自如了一些，便朝办公室走过去。他用肩膀慢慢地分开聚集在电影院门前的人群。他抬头仰望着在那狭窄的道路上空闪光的星星，星光几乎被通明透亮的广告映照得暗淡无光了。他想：“今天晚上有我的两架邮政班机在航行，所以我要对整个天空负起责任来。这颗星星就是一个信号，它在人群中寻找并且找到了我。

因此，我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有点孤独之感。”

这时，他的耳畔又回响着一首乐曲：是一首奏鸣曲的几个音符。他昨天和几个朋友一起听过这支曲子。他的朋友们没有听懂这曲子。“这种艺术使我们厌烦，也使您厌烦，只不过您不肯承认罢了。”

“可能……”他曾经回答说。

他那时就像今天晚上这样感到孤独。但是他很快就发觉了这种孤独的丰富魅力。那支曲子满含温馨的秘密在他耳边回响，在芸芸众生之中，却只在他一个人耳边回响。那星星的信号也一样，它在那么多人的头顶上跟他讲着一种只有他才听得见的语言。

在人行道上，人们推挤着他。他又想：“我是不会生气的。我像一个生了病的孩子的父亲，他在人群中小步行走，心里却一直记挂着他那个寂静无声的家。”他抬头看看人群，努力想在他们当中认出几个带着他们的发明或爱情悠然漫步的人，他还想到了灯塔看守者的孤独。

他喜欢办公室的肃静。他慢慢地一个接一个地穿过这些办公室，室内只响着他的脚步声。打字机在布罩下面沉睡。橱门紧闭的大柜子里面放着整齐的卷宗。这可是十年的经验和劳动的成果呵！他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他这是在参观一家银行的地下

室,那地方财富满窖。他想,这办公室的每一本文簿里所积累的东西的价值都胜过黄金的价值:这是一股生机蓬勃的力量。它是活生生的,但又像银行里的黄金那样沉睡着的一股力量。

在某个地方他可能会碰见唯一的一个值夜班的秘书,他一个人在那儿工作为的是让生活延续不断,让意志连续不断。这样,一个中途站接一个中途站,从图卢兹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链条就永远也不会中断。

“这个人不知道自己的伟大。”

邮政班机在某个地方搏斗。夜航像一种疾病似的在延续,因为必须守夜。必须帮助那些用双手和双膝,用胸膛顶着胸膛去迎战黑暗的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有些活动的东西,看不见的东西。他们必须依靠两条盲目的胳膊的力量摆脱这些东西,就像摆脱浪涛汹涌的海洋一样。有时候,人们的坦白是多么可怕啊!“我照亮了我自己的手是为了看看它们……”天鹅绒般的手孤单地出现在摄影师的红色灯光下,这就是世界上残存下来必须予以拯救的东西。

李维埃推开了经营部的门。只有一盏亮着的灯在一个角落里创造了一片光明。唯一的一部打字机发出的哒哒声并没能破坏这种寂静的气氛,反而给它增加了某种意义。有时电话铃发出颤抖的声音,

这时值班秘书便站起来，走向那一再发出固执而又凄凉的叫唤声的电话机。他取下听筒，于是那无形的焦虑也就平息下来了，这是在幽暗的角落里的一场非常愉快的谈话。然后值班秘书沉着地回到他的办公桌旁，面孔上蒙着一片孤独和睡意，头脑里藏着一个捉摸不透的秘密。当两架邮政班机正在航行的时候，这种来自外界黑夜的呼唤会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呢？

李维埃想到那些与晚间聚会在灯光下的家庭密切相关的电报，然后又想到那种灾难，就在那几乎是永恒的几秒钟时间之内，这灾难在父亲的脸上仍然是一个秘密。首先传来的是无力的如此平和的电波，离发出喊叫的地方是那么遥远。但是李维埃每次都在这机敏的电话铃声中听见了这电波的微弱的回声。而且，每当那位因孤独而变得像个潜泳的人那样动作迟缓的秘书从阴影中走向明亮的灯光，就像潜水者冒出水面一样时，李维埃就觉得他是充满了神秘的人物。

"您呆着别动，我去接。"

李维埃拿起听筒，听到了外界的喧嚣。

"我是李维埃。"

传来一阵轻微的嘈杂声，然后有一个声音说："我给您接上无线电站。"

又传来一阵轻微的嘈杂声，是插头插进电话交

换机的响声，接着又有另外一个声音说：

“这里是无线电站。我们向你们发电报。”

李维埃记录这些电报并点头说：

“好……好……”

没有什么要紧的事。都是一些例行公事的电文。里约热内卢打听一个消息，蒙得维的亚说到天气，门多萨谈的是物资。都是一些家庭琐事。

“两架邮政班机呢？”

“有暴风雨。我们听不见飞机。”

“好吧。”

李维埃想，这里的夜晚宁静，星光灿烂，而无线电报务员竟从这夜色中发现了遥远风暴的气息。

“待会儿再见。”

李维埃站了起来，秘书走近他说：

“值班记录，先生，请您签名……”

“好。”

李维埃觉得自己对这个人深有好感，因为他也承担着黑夜的重负。“一个战友，”李维埃想：“他大概永远也不会知道这次夜班是多么紧密地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呀！”

九

当李维埃手里捧着一叠文件回到他自己办公室的时候，他感到左边胸部又是一阵剧痛。几个星期以来，这毛病一直折磨着他。

“不妙……”

他在墙上靠了一秒钟。

“真可笑。”

然后他坐到自己的扶手椅上。

他再一次感到自己像一只被捆住了的衰老的狮子，不禁悲从中来。

“劳累太多竟落个如此下场！我五十岁了，五十年的岁月，我把我的生活填得满满的。我把自己培养成材，我奋斗过，我曾经改变过事态的进展方向。然而，您瞧瞧现在这个征服我占有我并在重要性上超过世界的东西……这太可笑了。”

他等了一下，擦了擦汗，一俟疼痛缓解，他便工作起来。

他从容地查阅着文件。

“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拆卸301型马达时，发现……我们拟给该负责人以严重处分。”

他签了字。

“佛罗里亚诺包利斯中途站由于没有遵照命令……”

他签了字。

“我们将以纪律手段，调动机场场长理查德的工作，此人……”

他签了字。

后来，胸部的疼痛似乎不那么剧烈了，不过仍然存在，而且是一种新鲜的感觉，就像生命的一种新的意义那样，这疼痛迫使他想到自身，他感到忧愁。

“我到底公正还是不公正？我不知道。如果我处罚别人，事故就减少。负责人不是一个人，而像一股无形的力量，这力量是人们永远也捉摸不透的。如果那负责人不去碰碰每个人的话。如果我十分公正的话，那每次夜航都可能死人。”

他开创这条道路时曾经是那么艰苦，因而现在产生了某种厌倦之感。他想怜悯是件好事。他总是翻阅着公文，沉浸在梦幻之中。

“……至于罗布奈，自今日开始，他就不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了。”

他又看见了那个老好人并且想起了那晚的谈

话：

“这是一个榜样，您要什么，这可是罚一儆百呀！”

“但是先生……但是先生。一次，就这一次，请您想想吧！我可是干了整整一辈子呀！”

“必需罚一儆百。”

“可是先生？您瞧，先生。”

这时，他眼前又出现了那个破旧的皮夹子和那张旧报纸。报纸上有罗布奈年轻时站在一架飞机旁边的照片。

李维埃看见那双衰老的手在这份朴素的荣誉上发颤。

“那事发生在1910年，先生……是我，就在这个地方装配了阿根廷的第一架飞机，自1910年起我就搞航空工作……先生，已经有二十年了！那么，您怎么能说……先生，而那些年轻人，他们在车间里会笑得多么厉害呀！啊！他们会笑个不停的呀！”

“这个，跟我无关。”

“还有我的孩子，先生，我是有孩子的人呀！”

“我跟您说过，我给您一份普通工的差事。”

“我的脸面，先生，我的面子呀！您瞧，先生，我搞了二十年的航空工作，像我这样一个老工人……”

“当普通工。”

“我拒绝，先生，我不干！”

他那双衰老的手在发抖。李维埃把目光从那起了皱纹的，厚实优美的皮肤上移开来。

“当普通工。”

“不，先生，不……我还想跟您说……”

“您可以走了。”

李维埃想：“我这样粗暴地撵走的并不是他，而是那也许不该由他负责但却被他撞上的祸害。”

“因为事件都是由人来指挥的，”李维埃想：“事件服从人，人创造事件。其实人也是可怜虫，因为他们也是由别人创造的。或者当祸害撞上他们的时候，那他们就得被别人甩开。”

“我还想跟您说……”这个可怜的老头子还想说什么呢？说人们夺走了他老年的欢乐吗？说他喜爱工具在钢铁的机身上敲打的声音吗？说人们剥夺了他生活中的盎然诗意，然而……还必须活下去吗？

“我太累了，”李维埃想。他发烧了，体温缓缓上升。他轻轻拍打着那张纸，想道：“我曾喜爱过这位老同事的面孔……”李维埃又看见了那双手。他想到了那双手在合拢的时候所表露的细微动作。只要他说声：“行！行！您留下吧！”就行了。李维埃想象着那股涌进他那双衰老手掌中的欢欣的暖流。李维埃觉得这双工人的衰老的手所表现出的或即将表现出的欢欣，而不是那幅面孔的表情，才是世界上最优美的东西。“我要不要撕掉这份材料？”他想起老头

子的家庭，想起他晚上回到家里时的情景，想起那种朴实的骄傲：

“那末，他们把你留下来了？”

“怎么？你们要晓得，阿根廷的第一架飞机可是我装配的呀！”

于是年轻人就再也不会笑话他了，昔日的威信也就得到了恢复……。

“我撕不撕呢？”

电话铃响了，李维埃摘下话筒。

过了好长一会，才听见了那种回响，那种风和空间给人类声音所带来的深邃回响。最后有人说话了：

“这里是机场。您是谁？”

“李维埃。”

“经理先生，659号已进入跑道。”

“好。”

“现在一切都准备就绪，但在最后时刻，我们不得不把电路重新弄一下，因为联接上出了点岔子。”

“好，安装电路的是谁？”

“我们将会查清的。如果您允许的话，我们将采取惩罚手段。一盏航灯出了故障，这事可严重了！”

“当然。”

李维埃想：“如果不根除祸因，那就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碰上了它，就会产生一桩又一桩的航灯事

故，当它碰巧找到某个对象为其作伥的时候，放过这个祸患就等于犯罪，因此罗布奈还是得走。”

秘书什么都没见着，一直在打字。

“这是什么?”

“半个月的帐目。”

“为什么没早搞好?”

“我……。”

“再说吧。”

“真奇怪，事件竟然占了优势，竟然显示出了一股巨大的无形的力量。它就是那股掀动原始森林，不断成长壮大，在伟大的事业周围到处都涌现出的力量。”李维埃想到了那些被小爬藤攀爬得倒塌下来的庙宇。

“一桩伟大的事业……”

李维埃为了宽慰自己，他又想道：“所有这些人，我都喜欢，我反对的并不是他们，而是那通过他们作祟的祸患。”

他的心脏快速跳动了几下，使他难受起来。

“我不知道我所做的事好不好。我不了解人生的真正价值，也不了解公正和悲伤的准确意义。我不明白一个人的欢乐有何价值，也不理解一只颤抖的手。也不懂得怜悯和温情……”

他沉思起来。

“生活充满了矛盾。做人可得好自为之……但

是要让生命永远延续，要不断创造，要用自己容易腐朽的躯体去交换……”

李维埃思索着，接着他按响了电铃。

“打电话给飞往欧洲的邮航飞行员，叫他出发前来见我。”

他想：

“可不能让这架邮政班机徒然地返回来。我要是不去督促一下我的手下人，那黑夜就会老是使他们惶惶不安。”

十

飞行员的妻子被电话铃声吵醒了，她望着自己的丈夫想道：

“我让他还睡一会儿。”

她欣赏着他那流线型的坦露的胸膛，这使她想起了一条漂亮的船舶。

他躺在这张安静的床上，就好像停歇在一个港湾里那样。她用手指抹平那道褶皱，抹掉那片阴影和那排波浪，为的是不让任何东西来扰乱他的睡眠。她把这张床收拾得安稳宁静，就好像用神奇的指头使海洋变得风平浪静那样。

她站起来，打开窗户，让夜风吹拂着自己的面颊。这卧室俯瞰着布宜诺斯艾利斯。邻居家里，人们正在跳舞，舞池播放的悦耳的乐曲，随风飘扬，因为这正是欢乐和休息的时刻。这个城市把人们紧挤在它的十万个堡垒里，一切都是肃静的和平安的，但是这个女人却以为有人就要发出“拿起武器”的叫

喊，而且似乎只有一个男人，也就是她的男人会挺身而出。他现在还在休息，但他的这种休息乃是即将投入战斗的预备队员们的那种可怕的休息。这座已经入睡的城市不会庇护他，当他，这位年轻的神，从城市灯火的尘埃中腾空而起的时候，灯光对他似乎是毫无意义的。她注视着他那结实的双臂。再过一个小时，这双胳膊就将维系着飞往欧洲的邮政班机的命运，它们将要对某种伟大的事业负责，就像要对一个城市的命运负责那样。她心绪不宁。在几百万人当中，这个人竟是唯一被挑选去进行那种奇怪的牺牲的人。她因此感到悲伤。他也将失去她的温存。她曾经为他准备吃喝，照顾他和爱抚过他，不是为了她自己，却是为了那即将夺走他的黑夜，为了那些她丝毫也不了解的搏斗、焦虑和胜利。他那双热情的手对她一味驯顺温存，可它们所作的真正工作她却一无所知。她了解这个人的微笑，他的情人般的委婉谨慎，但是她却不了解他在暴风雨中的那种神圣的愤怒。她以各种温柔的手段来笼络他，音乐，爱情，鲜花，然而每到出发的时刻，所有这些手段便都失灵了，而他却并不因此而显得痛苦。

他睁开了眼睛。

"几点钟了？"

"半夜十二点。"

"天气怎么样？"

"我不知道……"

他起床。一边伸着懒腰，一边朝窗户慢慢走过去。

"我不会太冷的。风向如何呢？"

"你叫我怎么知道……"

他探首窗前说：

"南风，太好了。这样子至少可以一直保持到巴西。"

他发现了月亮并且感到幸运。然后，他的眼睛俯视着城市。

他感到这座城市既不亲密，又不明亮，也不热烈。他已经看见它的灯火像无用的尘沙在逐一崩灭。

"你在想什么？"

他想到阿雷格里港那边可能有雾。

"我有我的策略，我知道从什么地方绕过去。"

他总是俯身向前，深深地呼吸，就好像赤身露体，纵身投入大海之前进行深呼吸那样。

"你甚至不难过……你要走多少天？"

八天，十天，他也不知道。难过嘛，不，为什么要难过呢？那些平原，那些城市，那些山岭，他似乎都可以自由地去征服它们。他还想一点钟之前，他就将占有布宜诺斯艾利斯，然后又把它抛在后头。

他微笑起来：

“这座城市……我那么快就将远离它。夜间起飞真美。你把油门杆一拉，面朝南方，十秒钟之后，你就把景色倒了个个儿，面朝北方了。这座城市也就只不过成了海底。”

她想到他为了去征服而必须扔下的一切。

“你不喜欢你的家吗？”

“我喜欢我的家。”

但是他的妻子已经感觉到他踏上了征程。那副宽阔的肩膀已经顶住了天空。

她把天空指给他看。

“你碰上了好天气，你的征途上铺满了星星。”

他笑了。

“是的。”

她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感觉到了他肩膀的温暖，因而激动起来。这个肉体难道受到了危险的威胁吗？……

“你身体很棒，但是你要格外小心！”

“要小心，那当然……”

他又笑了。

他穿衣，为了这个节日，他挑选了最粗硬的布和最结实的皮。他穿戴得像个农民。他变得愈是笨拙，她反而愈欣赏他。她亲自给他扣上皮带，穿好靴子。

“这双靴子碍脚。”

"那就换上另一双。"

"帮我找根绳子系我的应急灯。"

她打量着他。她亲自把他的全副披挂上的最后一个毛病进行了修整。一切都准备停当。

"你真是非常英俊。"

她看见他精心地梳着头。

"这是为了星星吗?"

"这是为了不让自己有衰老之感。"

"我嫉妒……"

他又笑了,拥抱了她,把她紧紧地搂住,压在他那笨重的衣服上。然后,双臂伸直地把她举起来,好像举起一个小姑娘那样,总是笑呵呵的,把她放到了床上。

"睡吧!"

他随后带关了门,在那神秘莫测的夜间众生之中,迈开了他征服世界的第一步。

她待在那儿。凄凉地看着那些花,那些书,那一片温馨。可这一切对他来说都只不过是一片海底而已。

十一

李维埃接待了他：

“您在最近那次邮政班机的航行中跟我开了一个玩笑。当时气象明明很好而您却打了回转，您本来能够飞过去的。您那时害怕了吗？”

感到震惊的飞行员沉默着。他慢慢地来回搓动着自己的两手。然后重新抬起头来，正面注视着李维埃：

“是的。”

李维埃内心深处实在很怜惜这个那么勇敢却也害怕了的小伙子。飞行员试图为自己辩解：

“我当时什么都看不见。当然，更远的地方……或许……无线电报告……但我的机内照明灯变弱了，我再也看不见自己的手了。我曾想打开我的航行灯，为的是至少看得见机翼：我什么也看不见。我感到自己掉进了一个大洞的洞底，很难爬上去了。这时我的马达开始振动起来。”

“不是这样。”

“不是吗?”

“不是这样。后来我们检查过马达,马达是很好的。不过,当人们害怕的时候,总以为马达在振动。”

“谁不会害怕呀! 群山向我迎面扑来。当我想爬高的时候,又遇上了强大的涡流。您是知道的,当人们什么也看不见的时候……那股股涡流……我升不上去反而下降了100米。我甚至连陀螺仪和气压表都再也看不见了。我好像觉得,我的马达转速降低了,它发烫了,油压也下降了……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黑暗之中,好像得了急症似的。我那时的确很高兴重新见到了一座光明的城市。”

“您的想象力太丰富了。去吧。”

于是飞行员出来了。

李维埃缩在扶手椅中,用手摸了摸灰白的头发。

“他是我下属中最勇敢的人。他那天晚上所取得的成功是很了不起的,但是我把他从恐惧中救了出来……”

过后,他又感到心慈手软起来:

“为了讨人欢喜,只需要同情别人就够了。而我却不太同情人,或者把这感情隐藏起来。我非常高兴我周围充满了人类的友爱和温情。一个医生可以在他所干的职业中遇到友爱和温情。而我所办理的

都是事件,我必须锻炼人好让他们为这些事件服务。当我晚上待在办公室里面对那些飞行航线图时,我是多么深刻地体会到了这条无形的规律呵。我要是任其自流,我要是任那些安排好了的事情自行发展,那么,事故就出现了。真是神乎其神,就好像只有我的意志才能阻止飞机在航行中毁灭,或者只有我的意志才能阻止风暴耽误邮政班机的飞行。有时,我对自己的权威也感到惊奇。”

他又想:

“这或许是很明显的。园丁在他草坪上的持续不断的斗争就是这样。他以那只普普通通的手的重量,把大地始终在培育的原始森林推回到土地里去。”

他想起了那位飞行员:

“我把他从恐惧中挽救出来。我打击的并非他这个人,而是通过他这个人而发作的阻力,它使人们在未知物的面前瘫痪下来。如果我听他的话,如果我同情他,认真对待他的冒险,他将以为他自己是从神秘的国家来的,而人们害怕的就只是这种神秘。必须让这些人都下到黑暗的井底,然后再让他们上来,并让他们说他们什么也没有碰到。必须让这个人进入黑夜的最隐秘的内心深处,陷进一团漆黑之中,甚至连一盏只能照见自己双手或翅膀的小矿灯都没有,必须让他用宽阔的肩膀来排除那未知物。”

然而，在这场搏斗中，一种默默无声的友谊使李维埃和他的飞行员之间心心相印。他们同舟共济，怀着共同的克敌制胜的欲望。不过李维埃还回想起了另外几次他为了征服黑夜而进行的战斗。

在官场上，人们都害怕那个阴暗的领域，好像这是一片没人敢问津的荆棘林似的。他们认为，派遣一个机组以每小时200公里的速度冲向被黑夜所笼罩因而不露形迹的雷雨、浓雾和种种物质障碍，作为军事飞行还属情有可原：飞机利用晴朗的夜晚起飞，去进行轰炸，然后再返回原地。至于正常的航行业务那晚上是搞不成的。李维埃曾经反驳说："但这对于我们来说却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每天晚上我们都把飞机在白天对火车和轮船所赢得的优势丧失殆尽。"

李维埃曾不胜其烦地听着人们谈论资产负债表，保险，尤其是舆论。他驳斥说："舆论……那是任人操纵的呀！"他想："浪费了多少时间呵！有些事情可比这一切重要得多了。凡是有活力的东西，为了活下去，就敢和一切发生顶撞；为了活下去便敢创造它自己的规律。这是不可抗拒的。"李维埃并不知道商业性的夜航什么时候可以开辟，也不知道它如何开辟，但是必须着手准备这件势在必行的事情。

他回忆起那些绿色的会议桌。他曾在这些桌子

跟前，拳头托着下巴，怀着一种奇特的自信感，倾听了那么多的反对意见。他认为这些意见都是毫无意义的，是早就被生活摈弃了的。他感到凝聚在他身上的自己的力量是分外有力的："我的道理是有份量的，我会胜利的。"李维埃想："这是大势所趋嘛。"当别人要他拿出可以排除一切危险的完善的解决办法时，他回答说："经验会产生规律的，而我们对规律的认识是永远不会先于经验的。"

经过漫长的一年的奋斗，李维埃终于胜利了。有些人说："那是由于他的信念。"另一些人则说："那是由于他不屈不挠，由于他那种一往无前的公熊似的冲劲。"可对他自己来说，解释就更简单了，就因为他是审时度势，方向正确罢了。

但是，开始的时候是多么谨慎呵！飞机只在天亮前一个小时才起飞，在日落后一个小时就着陆。只有当李维埃对自己的经验更有把握的时候，那时他才敢把邮政班机推入沉沉的黑夜之中。现在他仍在进行单枪匹马的战斗，几乎是既没有人追随，而且甚至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哩！

李维埃按动电铃，想了解正在航行中的飞机的最新消息。

十二

这时，从巴塔戈尼亚起飞的邮政班机正碰上暴风雨。法比安放弃了绕道飞行的念头。他把这场暴风雨的范围估计得太广阔了。因为一道道闪电直窜向这个国家的内地，显露出团团黑云所形成的重重堡垒。他试图从乌云下面飞过去，万一情况不妙，就决定返回原地。

他念了念高度：1700米。他把掌心压在操纵杆上想开始降低高度。马达振动得很厉害并且连飞机也抖动起来。法比安稍微调整了一下下降的角度，接着，在地图上核实了一下山丘的高度：500米。为了留有余地，他按700米的高度飞行。

他牺牲他的高度，就像人们拿财产来赌博一样。

一股气流使飞机往下沉落，机身抖得更剧烈了。法比安似乎受到了一种看不见的崩塌的威胁。他幻想着他好像正在返回原地，又重新看见了成千上万颗星星，但是他却连一度弯也没有拐过来。

法比安考虑到各种可能性：也许，这只是局部地区的暴风雨，因为下一个中途站特雷利乌发出信号说四分之三的天空布满了乌云。那就得在这片黑暗的混凝土当中熬上差不多二十分钟之久。但飞行员仍然惶惶不安。他俯身向左，面对劲吹的疾风，极力想辨明那些在漆黑的夜晚仍在穿梭盘旋的浮光掠影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但是它们甚至再也说不上是什么浮光掠影了，而只不过是深沉夜色中黑暗浓厚的变化，或者是由于眼睛疲乏引起的幻觉罢了。

他摊开了报务员递过来的一张纸条：

"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要是能知道他们现在是在何处，法比安是真会不惜任何代价的。他回答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们正在靠指南针穿过暴风雨。"

他又俯下身去。他感到排气管喷出的火焰使他很不自在。火焰挂在马达上，有如一束白色的花，那么苍白，要是有月色的话，真会使它黯然失色的，但是如今在这片虚无的太空之中，这束暗淡的白光却吞没了整个有形的世界。他瞧着这火焰，浓密的焰火在风中摇曳，好像一支火炬的火苗。

每隔三十秒钟，法比安就把头伸进座舱去检验陀螺仪和罗盘。他再也不敢开亮那几盏光线微弱的红灯，它们使他长时间地眼花缭乱。但是所有带镭光数字的仪表都放射出一股惨白的星光。在那儿，

待在那些指针和数字中间，飞行员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就像待在浪潮冲击下的船舱里所产生的那种虚假的安全感一样。黑夜以及它从悬崖边，从沉船上，从山丘间所裹挟的一切，全都汹涌澎湃地扑向飞机，都是同样的令人惊心动魄的厄运。

"我们在什么地方?"报务员又问他。

法比安再次飞出来，他靠向左边，特别地警觉。他再也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费多大气力才能使他摆脱那些阴森森的羁绊。他几乎怀疑起自己还能不能脱身，因为他正把自己的生命押在那张又脏又皱的小纸片上。为了鼓起自己的希望，他已经把这些小纸片展开来读了上千遍了："特雷利乌：四分之三的天空布满乌云，有微弱的西风。"如果特雷利乌的天空只有四分之三被覆盖，那我就应该在云隙间望见它的灯光。除非……

远方可能见到的那道苍白的光亮促使他继续飞行；但是他有些怀疑，便给报务员涂了几个字："我不知能否闯过去。请告诉我后方的天气是否一直晴好。"

报务员的回答使他惊慌起来：

"科摩多罗发来信号说：不可能飞返此间。有风暴。"

他开始猜出了一场异常的袭击正从安第斯山脉朝大海猛扑过来。在他飞抵安第斯山脉之前，飓风

将席卷那些城市。

“请打听圣·安东尼奥的天气。”

“圣安东尼奥回答：‘刮西风并且在西方有风暴。天空全是阴云。’由于噪声干扰，圣安东尼奥听不清楚，我也听不清楚。由于放电，我想只好马上抽回天线了。您将返回原地吗？您的计划如何？”

“别打搅我了。请打听布兰卡港的天气……”

“布兰卡港回答说：‘我们预料在二十分钟之内布兰卡港上空会有一场从西边来的猛烈暴风雨。’”

“请打听特雷利乌的天气。”

“特雷利乌回答说：‘从西来的飓风每秒 30 米，并且有暴雨。’”

“请通知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四面八方受困，风暴扩展到了 1000 公里的区域，我们什么都再也看不见了。我们该怎么办？’”

对于飞行员来说，这里夜是无边无际的，它既不能通向一个港口（所有的港口都进不去）也不能通向黎明。再过一小时零四十分汽油也就用完了，他迟早会被迫盲目地坠入这茫茫黑夜。

要是他能熬到天亮……

法比安想到了黎明，就像想到在艰苦的黑夜过后人们可以停靠下来的金色沙滩一样。在那危机四

伏的飞机下面，可能会出现平原的口岸。宁静的大地怀抱着它那沉睡的农庄，还有它的那些成群结队的牛羊以及蜿蜒的山丘。所有曾在黑暗中滚动的沉船上的漂流物将再也不会伤人了。要是他能够这样做，他是多么愿意游向天明呀！

他想到他已陷入重围。在这沉沉的漆黑的夜晚，一切好歹都会了结的。

的确，有时候，当白天来临时，他就以为平安脱险了。

然而，两只眼睛盯着太阳出没的东方又有什么用处呢？在他和太阳之间横亘着的黑夜是如此的深邃，他是根本不可能逾越的。

十三

“亚松森的邮政班机正在顺利飞行。它将于二点左右到达我们这里。与此相反的是，我们预料到巴塔戈尼亚的邮政班机似乎陷入了困境，恐怕会要大大晚点。”

“很好，李维埃先生。”

“我们很可能不等巴塔戈尼亚的飞机到达就让欧洲的班机起飞，只等亚松森的飞机一到，你们就来听我的命令，作好整装待发的准备吧。”

李维埃现在在重念从北方各中途站发来的护航电报。它们给欧洲的班机开辟了一条月色皎洁的航行路线：“天空晴朗、满月、无风。”巴西的群山轮廓分明地展现在明亮的夜空之中，它那像人的头发那么浓密的黑压压的森林直映入大海的银色波浪里。月亮的清辉无休无止地撒在森林上头，但是并没有给森林染上什么颜色。岛屿也是黑黝黝的就好像是漂浮在海上的沉船的残骸。那月亮就像一座永不枯竭

的光明的喷泉，把它那无穷无尽的光辉倾撒在整个航道上。

如果李维埃下令起飞，欧洲邮政班机的机组人员便会进入一个平稳的世界，整个晚上，这世界都将柔光似水。没有任何东西会来威胁那黑暗与光明之间的平衡，就连和煦的清风也不会渗透进来。可如果风力增强的话，那它就会在几个小时之内把整个天空搅得一塌糊涂。

但是，李维埃却犹豫不决起来，他面对着这一片光明，就好像一位勘探队员面对着一片金矿禁区一样。南方发生的事件说明作为夜间航行的唯一捍卫者的李维埃犯了错误。他的对手们会从巴塔戈尼亚的灾难中获得一种道义上的那么强有力的优势，使得李维埃的信念可能会从此一蹶不振，因为李维埃的信念是没有动摇过的。他的事业中的一次裂痕酿成了这个悲剧，但是这个悲剧除了显示出这道裂痕之外却不能证明任何其他的东西。“也许，在西部需要设一些观察站……以后再说吧。”他又想：“我有跟过去同样充分的理由坚持下去，还可以减少一个可能导致事故的原因，这是一个已经暴露了出来的原因。”失败使强者变得更强。不幸的是，人们进行的赌博竟是反对人类的，在这种赌博中，事物的真正意义是微不足道的。人们只就表面现象论输赢，记下一些没有什么价值的分数。于是人们被表面上的失

败捆住了手脚。

李维埃按动电铃。

“布兰卡港一直没通过无线电向我们报告什么吗?”

“没有。”

“给我打电话叫这个中途站。”

五分钟之后,他问道:

“你们为何什么都不告诉我们?”

“我们没有听见那架邮政班机的声音。”

“它沉默无言吗?”

“我们不知道。暴风雨太猛。即使它在发报,我们也听不到。”

“特雷利乌能听见吗?”

“我们听不见特雷利乌。”

“给它打电话。”

“我们试过了,电话线断了。”

“你们那里天气如何?”

“暴风雨即将来临。西方和南方在闪电。天气十分沉闷。”

“有风吗?”

“现在还不大,但是再过十分钟恐怕就要变了。闪电正在快速地逼近。”

一阵沉默。

“布兰卡港吗?你们在听吗?那好。十分钟后

再给我们打电话。”

于是李维埃翻阅南方各中途站的电报。所有中途站的报告都是一样的，飞机已经销声匿迹。有几个中途站再也不回答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电话了。地图上沉默省区的范围越来越大。这些外省的小城市已经遭到了飓风的袭击。所有的门都已经关闭。在这些城市的昏暗无光的街道上，每所房子都像一条船一样，与世隔绝，迷失在茫茫黑夜之中。只有黎明才会解放它们。

然而，李维埃俯在地图上，内心仍然保留着发现一片纯净空间让飞机避难的希望，因为他曾经打电报给外省三十个城市的警察局了解天气情况，回话已经开始到达他手中。在两千公里的范围内，无线电站都接到了命令，只要其中的一个无线电站收听到了飞机上的呼唤，就要在三十秒钟之内通知布宜诺斯艾利斯，再由布宜诺斯艾利斯把避难位置通知该无线电站，好由它转告法比安。

秘书们在凌晨一点被召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在那里，他们神秘地得知，人们可能会中止夜航，飞往欧洲的邮政班机要到天亮才会起飞。他们低声地谈起法比安，谈起飓风，特别是谈起李维埃。他们猜测他就在那儿，近在咫尺，他已经逐渐被大自然的倒行逆施压垮了。

但是所有的声音都平息下来了，李维埃刚刚出

现在他的房门口，紧裹着他的大衣，帽子总是遮住了双眼，活像一个永远的旅行者。他跨着镇定的步子走向办公室主任：

"现在是一点十分，欧洲邮政班机的材料都就绪了吗？"

"我……我原以为……"

"您不必以为，而是去执行。"

他转过身去，缓慢地走向打开的窗户，两手交叉放在背后。

一个秘书走到他跟前：

"经理先生，我们将得不到多少答复了。人们通知我们说：'在内地，许多电话线都被破坏了。'"

"好吧。"

李维埃一动不动地注视着黑夜。

就这样，每一个讯息都在威胁着这架邮政班机。每一个城市，在它的电话线路还没有被损坏之前，只要它还能回话的时候，都报告说飓风就像侵略者那样在推进。"这飓风来自内陆，来自安第斯山脉，它一路横扫过来，奔向大海……"

李维埃觉得星星太明亮了，空气太潮湿了。多么奇怪的夜晚呵！它突然之间一块块地变坏，就好像一个油光的水果的果肉那样。满天的星斗仍然在高高地照耀着布宜诺斯艾利斯城，但这地方也只不

过是一个暂时的绿洲。而且是处在邮政机组的活动范围之外的一个港口。暴风雨即将来临的黑夜，一股恶风正在向它袭击，正在破坏它。难以战胜的黑夜。

一架飞机正在某个地方的黑夜的深渊之中遇险，机组人员正在飞机上无能为力地挣扎。

十四

法比安的妻子打来了电话。

每逢她丈夫返航的那天晚上，她都在计算从巴塔戈尼亚起飞的邮政班机的航程："他现在从特雷利乌起飞了……"然后她又入睡了。过了一会儿："他大概快到圣安东尼奥了，他应该看到它的灯光了……"于是她从床上爬起来，拉开窗帘察看天色："所有这些云都对他不利……"有时，月亮像一个牧人那样在夜空遨游。于是这个少妇又躺了下去，她因为看见了月亮，星星和万千出现在他丈夫周围的东西而感到放心了。快到一点钟了。她感到他靠近了："他大概再也不会很远了，他该看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了……"于是，她又爬起来，给他准备饭菜，还有一杯热乎乎的咖啡："飞机上那么冷……"她总是这样迎接他，就好像他是从雪峰上下来的那样："你不冷吧?"——"不冷"——"还是暖和暖和吧……"。快到一点一刻的时候，一切便都准备好了。于是她就去

打电话。

今天晚上和过去别的晚上一样，她询问道：

“法比安已经着陆了吗？”

听她讲话的秘书有点慌张：

“谁在说话？”

“我是西蒙娜·法比安。”

“哦，请等一等……”

秘书什么话都不敢说，把听筒递给了办公室主任。

“您是谁？”

“ 我是西蒙娜·法比安”。

“哦！ 夫人，您有什么事？”

“我的丈夫已经着陆了吗？”

一阵沉默，这沉默可能显得令人费解，接着他简单地回答说：

“没有。”

“他晚点了吗？”

“是的……”

又是一阵沉默。

“是的……晚点了”。

“啊！ ……”

这是一个受伤的肉体所发出的“啊！”。晚点倒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是不要紧的……不过，要是一直晚下去……

“呵！……那么他什么时候会回来？”

“他什么时候会回来？我们……我们也不知道。”

现在她可是碰了壁了。她得到的只不过是她自己问题的回声罢了。

“我请求您，请您回答我吧！他现在在哪儿？”

“他现在在哪儿？请等一下……”

这种吞吞吐吐的态度使她难受。他们那边，在那堵墙壁后面，出了事了。

人们决心说实话了：

“他 19 点 30 分从科摩多罗起飞。”

“后来呢？”

“后来吗？……晚点得很厉害……由于天气不好而晚点得很厉害……”

“呵！天气不好……”

这真是太不公正，欺人太甚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上空，那月亮不仍然悠闲地高悬在那儿么！那少妇突然记起来，从科摩多罗到特雷利乌几乎还要不了两小时。

“他朝特雷利乌已经飞了六个小时了！但是他给你们发了电报呀！他说了些什么呢？”

“他给我们说了什么吗？碰上这样的天气，显然……您也很清楚……他发的电报我们是听不见的。”

“这样的天气！”

“那么，就这么办吧，夫人，等我们一得到什么消息，我们就会给您打电话的。”

“呵！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

“再见，夫人……”

“不！ 不！ 我要同经理说话！”

“经理先生很忙，夫人，他正在开会。”

“呵！ 我不管！ 我不管开会不开会！ 我要同他谈话！”办公室主任擦了擦汗：

“请等一下……”

他推开了李维埃办公室的门：

“法比安夫人要跟您说话。”

“糟了！”李维埃想：“我怕的就是这个。”悲剧的感情因素开始出现了。首先他曾想避开这些因素：母亲和妻子是不进手术室的。在遇险的船只上也是容不得感情说话的。感情无助于救人性命。然而他到底还是同意了：

“把电话接到我办公室来。”

他听见了那个细微、遥远而颤抖的声音，立刻他就明白了，他将不能答复她。对他们俩个人来说，针锋相对是永远也没有结果的。

“夫人，我请您镇静些！ 干我们这一行，长久地等待消息的事可是屡见不鲜的。”

他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也就是说：现在提出来的问题已经不是个人的小小的不幸的问题，而是行

动本身的问题。站在李维埃对面的不是法比安的妻子，而是生命的另一种意义。李维埃只能倾听着这个微细的声音，只能对这种满腔哀怨的悲歌表示同情而已。因为不管是行动还是个人幸福，两者都是不能兼得的：它们是互相对立的。这个女人也是以一个绝对世界的名义在谈论她的义务和权利。这是一个夜晚台灯明亮的世界，一个肌肤相亲的世界、一个希望的、爱情的、回忆的王国。她要求她的幸福，并且有她的道理。而他，李维埃，也有他的道理，但是他却提不出什么理由来反对这个女人的真理。他发现他自己的真理，在那卑微的家庭灯光的照耀下，竟然是难于启齿的和不近人情的。

“夫人……”

她不再听下去了。他似乎感觉得到，她在用她微弱的拳头使劲捶打墙壁之后，几乎就跌倒在他自己的脚下。

有一天，在一座正在施工的桥梁工地上，当李维埃和一位工程师弯腰察看一位因公负伤者的时候，工程师曾对他说过：“建造这座桥梁，值不值得以一个压碎的人头作代价呢？”这条路是给农民开辟的，但是没有一个农民会因避免绕远路走另一座桥而同意毁掉这可怕的面孔的。然而，人们还是建造了好些桥梁。工程师还说过：“总体利益是由好些个体利

益所组成的，再没有其他的道理可说了。”然而，李维埃后来回答他说：“人的生命诚然是无价之宝，但我们却总是在行动，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价值上超过了人的生命似的……但是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于是李维埃想起了那个机组，他感到心情沉重。行动，即使是建造桥梁的行动，都要毁掉好些人的幸福；因此李维埃不能不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样做凭的是什么名义呢？”

“这些人，”他想：“这些可能就要消逝的人，本来是可以生活得很幸福的。”他在夜晚的灯光下那藏娇的金屋中看到了好些低垂的面孔：“我凭什么把他们从那些神圣的地方拉出来呢？”他以什么名义剥夺了他们的个人幸福呢？第一条法律不就是保护这些幸福的吗？而他却在毁灭这些幸福。不过，那些藏娇的金屋命里注定有一天也会像海市蜃楼般消逝的。衰老和死亡会比他更无情地把它们加以摧毁。也许还存在别的需要拯救的东西，而且是更加持久的东西；也许李维埃所致力的事业恰恰是为了拯救人类的这一部分吧？否则，他的行动也就毫无道理了。

“爱，仅仅只是爱，那怎么行得通！”李维埃模模糊糊的感觉到有一种比爱的责任更伟大的责任。或者说这也是一种爱，但完全不同于另外那些爱。他想起了一句话：“问题就在于要使他们成为永恒

……"他曾在什么地方读到这句话的呢？"你内心所追求的东西正在死亡。"他又看见了秘鲁古代印加人的一座太阳神庙，那些笔直的屹立在山头的石块。那强盛的古代文明，就是以它的这些石块，像悔恨那样，压在今日人类的心上。要是没有这些石头，那盛极一时的古代文明还会留下什么呢？"古代人民的领导者是以什么样的铁石心肠或者是以何等奇怪的爱，强迫他的人民群众把这座庙堂搬到高山之巅，因而迫使他们竖立起这永恒的丰碑呢？"李维埃在冥思默想中还看见了那些小城镇里晚上围着音乐亭打转的人群："这种类型的幸福，这种包袱……"他想："古人的领导者，可能并不怜惜人民的痛苦，但他却无限怜惜他们的死亡。他不是怜惜他们单个的死亡，而是怜惜将被莽莽黄沙吞没的整个人类。于是他便率领他的人民至少堆砌了那些沙漠埋葬不了的石头。"

十五

这张折成四格的纸条也许能解救他，于是法比安咬着牙把它打开来：

“无法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联络。我甚至连机器也操纵不了啦；我的手指触了好几回电。”

法比安生气了，他正想回答，但是当他的手松开操纵杆准备写字的时候，一股强大的气浪穿透了他的身体，涡流将他，连同他那五吨重的金属机体，一齐高高掀起，并且摇晃着他。他只好放弃回答。

他双手再次紧握操纵杆以驾驭气浪并将它制服。

法比安喘着粗气。如果报务员因为害怕暴风雨而抽回了天线的话，法比安在着陆之后将狠狠地揍他一顿。必须不惜任何代价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取得联系，就好像人们能从一千五百公里之外朝他们陷进的深渊扔来一根救命索似的。既然没有一星半点颤动着的亮光，也没有虽然几乎完全无济于事但却

能像灯塔一样证实下面就是陆地的小旅舍的一盏灯火，那末，他至少也该听到一点声音，即使是单独的一个声音，一个来自对他来说已经不再存在的世界的声音。飞行员举起自己的拳头在红色灯光下晃了晃，为的是让后面的报务员懂得这个悲剧般的真理。但是那位正对着横遭洗劫的空间，深藏不露的城市和不再发光的灯火出神的报务员却并不理解它。

只要有人给法比安喊话出主意，他是什么主意都会听从的。他想："如果有人叫我兜圈子，我就兜圈子。如果要我朝正南飞……天底下总该有些和平安静的地方，总该有些月白风清的温馨的土地。那边的那些同志了解这些地方，他们像学者们那样博学，在那美如鲜花的灯光照耀下，他们正在低头察看地图，他们是无所不能的。而他呢？他除了那些涡流和那以天崩地裂的速度，催动它黑色的激流向他冲击的黑夜之外，他还知道什么呢？他们总不能把两个人抛弃在这些狂呼怒号的龙卷风和乌云滚滚的雷霆烈焰之中吧。人们不能这样。人们该命令法比安："航向 240……"于是他就对准 240。可现在他只是一个孤家寡人。

他感觉连机器也造起反来了。每当飞机下降的时候，马达震动得那么厉害，以至整个飞机都好像气得发起抖来了。法比安竭力驾驭着飞机，他把头伸进座舱，面对着陀螺仪的地平线，因为，在外面，他再

也分辨不出哪是天哪是地了，他已经陷进了洪荒年代的一片混沌的黑暗之中。但是位置指示器的指针摆动得越来越快，变得很难跟上了。遭指针愚弄的飞行员已经在困难地挣扎，失去了飞机的高度，慢慢地坠进了那片黑暗之中。他读了一下他飞机的高度"500 公尺"。这也正是那些山峦的高度。他感到群山正驱动它们那令人眩晕的浪潮向他滚滚袭来。他也明白，地面上的所有那些山丘，哪怕是其中最小的一个也可能把他压得粉碎，而现在它们好像被连根拔起，失去了控制，开始像醉鬼似的围着他转动，开始在他周围跳起了一种深不可测的舞蹈，舞圈把它裹得越来越紧了。

他于是打定主意。他将冒着撞击的危险，把飞机降落在任何一个地方。为了至少能躲开山丘，他打出了他唯一的一颗照明弹。照明弹燃烧着，绕着圈子，照亮了一片平原并在那儿熄灭了；这可是大海。

他迅速地想道："完了。我虽然矫正了四十度，但还是漂移了，这是飓风在作祟。陆地在什么地方?"他朝正西转过去。他想："现在再没有照明弹了，我没命了。"这结局是总有一天会发生的。而他的同志，在他身后的那位……"他抽回了天线，肯定是这样。"但飞行员不再记恨他了。要是他本人随便一松手，他们的生命就会像一颗毫无价值的尘埃那

样，立刻消失。他手中握着他的同志的跳动的心和他自己的心。突然，他的手使他害怕起来。

在那些涡流好像攻城撞锤般的打击下，他尽全力抓住方向盘以减轻它的震动，否则这些震动就会把操纵索锯断。他总是紧紧抓住它，以至他再也感觉不到自己那双因用力过度而失去知觉的手了。他想动弹一下手指好从指头上获得一个信息：他不知道他的手指是否服从了他的意志跟他的手臂连在一起的是某种与他无干的东西。是一些没有感觉的软绵绵的肠衣薄膜。他想："我必须极力想象自己在牢牢抓紧……"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个想法是否能传达到手上。他只能从肩膀的疼痛感到方向盘在剧烈的震动："我抓它不住了……我要松手了……"但是，他因为容忍自己产生了松手的想法而害怕起来，他仿佛感到，这一回他的手却服从了想象的无形的力量，在黑暗中慢慢地张开来，把方向盘扔弃了。

他本来还可以拼搏一下，碰碰运气的。外在的必然性是没有的，但是内在的必然性却是存在的。当人们一旦发现自己危难当头之时，失误就会像眩晕一般来引诱你。

正是在这种时刻，在暴风雨的裂缝之中，就好像陷阱深处那一块致命的诱饵一样，他的头顶上闪现出几颗星星。

他明明知道这是一个陷阱：人们在一个洞穴里

看见了三颗星星，便朝它们飞上去，然后人们便再也下不来了，他们留在那儿啃星星……

但是，他对于光明的渴望是那样的强烈，以致他终于还是飞上去了。

十六

他根据星星所提供的标志，努力减轻和排除涡流的干扰，往上飞去。那苍白的磁石吸引着他。他为了追求光明而艰苦奋斗了那么长的时间，他是再也不会放弃哪怕是最模糊的一点亮光的。要是有幸能发现小旅店的灯光，那他可能会围着他所渴望的这一信号转圈直到死亡。现在他正飞向光明的田野。

在这个曾经张开如今又在他头顶上合拢的井里，他盘旋着慢慢升高。他越是往上飞，云层就越发失去了它们那乌黑的烂泥色，仿佛一些越来越纯清洁白的波浪，向他滚滚逼来。法比安浮现了出来。

他感到特别惊奇，因为光线是那么明亮，使他眼花缭乱。他只好把眼睛闭上几秒钟。他从来也没想到，云层在夜晚能这样耀眼。然而满月和群星却使这些云朵变成了闪光的波涛。

就在他浮出来的同一瞬间，飞机安稳下来了，安

稳得似乎很不寻常。没有一个气浪使它倾斜。宛如一只越过了堤坝的小船，他进入了平静的水库。他碰上了一片陌生的隐匿的天空，就好像船只碰上了那些幸运岛屿的港湾一样。在他的脚下，暴风雨组成了另一个厚达3000公尺的风狂雨骤、雷电交加的世界，不过它却把一副水晶和白雪般的面孔朝着天上的星辰。

法比安以为自己到达了一个奇异的太虚幻境，因为一切都变得通明透亮，他的双手，他的衣服，还有飞机的翅膀。因为光明并非来自群星，而是从他脚下，从他四周，从这些白色的云堆中散发出来的。

他脚下的那些云层把它们吸收的雪亮的月光全部发射出来。他左右两边那些高塔般的云朵也都一样放光。天空中流动着一种乳白色的亮光，机组人员都沐浴在亮光之中。法比安回过头来，看见报务员在微笑。

“这样好多了！”他叫道。

但是，他的声音消失在飞机飞行时发出的轰鸣声中，只有微笑是相通的。“我完全疯了。”法比安想道：“还微笑什么，我们完了。”

然而，那千百只无形的手臂已经把他松开。他像一个囚犯那样被人松了绑，让他在花丛中单独呆上一会儿。

“太美了，”法比安想道。他在像财宝一样堆砌

得密密麻麻的群星之间漫游，在一个除了他法比安和他的同事之外就绝无其他生物的世界中漫游。他们就像那些传说中的城市里的小偷一般，被关在堆满了财宝的屋子里再也不能跑出来了。他们在那些冰冷的宝石堆中漫游，虽然无限富有但却注定要死亡了。

十七

巴塔戈尼亚的中途站中，有一个名叫科摩多罗·里瓦达维亚的中途站。站上的一个无线电报务员突然作了一个手势，于是，所有在这个无线电站里无可奈何地守候着邮政班机消息的人都聚拢到这个人周围，俯下了身子。

他们俯视着那张被强光照亮的白纸。报务员的手仍在犹疑，铅笔在晃动。电文并没有书写出来，但是他的手指却已经在发抖了。

“有暴风雨吗？”

报务员点了点头。暴风雨的噪声妨碍他听懂对方的声音。

接着，他记下几个难于辨认的符号。然后记下了一些字。终于人们可以读出整个电文了：

“我们被困在3800米的风暴上空。我们现在向正西朝内地飞行，因为我们曾漂移到了海上。在我们下面，一切都堵塞不通了。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

仍在海面上飞行。请告风暴是否延伸到了内地。”

由于暴风雨的缘故，人们只好将这份电报一站一站地挨次传往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消息在黑夜中向前传送，宛如从一个塔楼到另一个塔楼点燃起来的火光。

布宜诺斯艾利斯叫人回答说：

“风暴遍及内陆。你们还剩下多少汽油？”

“半小时。”

于是这句话又通过一个值班员到另一个值班员之手依次传回了布宜诺斯艾利斯。

这个机组注定要在三十分钟之内卷进飓风之中，被它一直摔到地上。

十八

于是李维埃沉思起来。他不再抱任何希望了，这个机组将在某个地方坠入黑夜之中。

李维埃回忆起他童年时看到的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一件事：人们抽干一个池塘来寻找一具尸体。在黑暗从地面上消逝之前，在这些沙地、平原，麦田重新显现在日光下之前，人们将是什么也都找不到的。也许一些普通的农民将会在宁静的氛围中发现两个弯肘遮住面孔的孩子，躺在绿草丛中和金黄的麦田里，似乎是睡着了一样。但是黑夜可能已经把他们淹死了。

李维埃想起了那些像埋在传说中的海底那样埋在黑夜深渊中的财宝……那些黑夜的苹果树，它们带着盛开的花朵，满树的尚未结果的花朵等待着白天。黑夜是富饶的，充满芳香，满圈的羊羔都已酣睡，还有那些含苞待放的花朵。

逐渐地，肥沃的田野，湿润的树林和鲜艳的苜蓿

花都将显露在日光之下。但是，在那些现在已经不再伤人的山丘，草地和羊羔之间，在风和日丽的宁静天地间，有两个孩子似乎将要沉睡不起了。有某种东西将已经从这个肉眼可见的世界流进了另一个世界。

李维埃了解法比安那位温柔而又焦虑的妻子，她是不久前才刚刚获得这份爱情的，就好像一个穷苦的小孩刚刚得到一件玩具一样。

李维埃想起了法比安的手，他的手在短暂的几分钟时间之内还能够依靠操纵杆来掌握他自己的命运。这只神圣的手曾经抚爱过他的恋人，曾经抚摸过一个胸脯并且平息过它的骚动。这是一只曾经抚摸过一张面孔并且改变了那张面孔的手。这是一只神奇的手。

法比安在光辉夺目的云海之上夜游，但是在云海的下面，便是永恒，他在只有他一个人居住的星座之间迷了路。他的手现在仍然掌握着世界并且让它在胸前保持平衡。他紧紧抓住他的方向盘，就好像紧紧握着宝贵的人生重负，绝望地从一个星球飞向另一个星球，任凭那必需要归还的无用的珍宝信步游逛。

李维埃想到，有一个无线电台仍然可以收听到他的声音。如今只剩下一种音乐般的声波、一种细微的音调变化把法比安和这个世界联系在一起了。

没有一声呻吟。没有一声叫唤。然而却是一种由绝望而产生的最单纯的声音。

十九

罗比洛把他从孤独中拉了出来：

“经理先生，我想过……我们或许可以试一试……”

他并没有什么建议，只不过以此来表示他的好意罢了。他倒真想能够找到一个办法，他有点像猜谜一样地寻找着那个办法。他总是找到一些李维埃从来都不听的解决办法：“您明白吗？罗比诺，生活中没有现成的解决办法。只有一些力量在起作用，必须创造这些力量，然后解决的办法也就会随之而来了。”因此，罗比洛也就只能在机械师们的圈子里发挥一种推动力的作用，也就是防止螺旋桨壳生锈的作用。

但是，这天晚上的事件却使罗比洛束手无策了。他那督察员的头衔对暴风雨是根本无能为力的，对一个幽灵似的机组来说，也是一样。如今这个机组再也不是为了得正点奖而奋力拼搏，而是为了逃避

那唯一的惩罚，这惩罚使罗比洛的所有的惩罚都变得无关紧要，这唯一的惩罚就是死亡。

于是，现在成了多余的人的罗比洛无所事事地在那些办公室里闲逛着。

法比安的妻子登门求见。她受着焦虑的驱使，在秘书们的办公室里等待着李维埃接见。秘书们都悄悄地抬头看着她的脸。这使她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她腼腆地打量着她的周围。这里的一切似乎都不欢迎她。那些仍在继续工作的人，就好像是踩在别人尸体上前进似的；那些档案材料，在那里面人的生命，人的痛苦只剩下一串冷酷的数字。她找寻着可能告诉她法比安消息的一些标志。在她自己的家里，一切都表明她丈夫不在：半掀的床被，煮好的咖啡，一束鲜花……而这里她却没有发现任何标志。这里的一切和怜悯、友谊、回忆都是格格不入的。这里没有人在她面前提高嗓门说话，而她所听见的唯一的一句话乃是一位职员索要一份清单时骂人的话："……发电机的清单，活见鬼！就是我们发往桑托斯的那批发电机。"她带着无限惊讶的表情举目望着这个人。接着又望望挂在墙上的地图。她的嘴唇微微哆嗦起来。

她尴尬地猜到了她在这地方表现了一个对立的真理，她差不多有点后悔自己来了，她真想把自己躲

起来，她强忍着咳嗽和哭泣，生怕引起别人对她的过份注意。她觉得自己在这个地方太显眼了，不合时宜，就好像是赤身露体一样。但是，她的真理是那么样的强而有力，以致于那些躲躲闪闪的目光暗暗地不厌其烦地在她的脸上读到了这个真理。这个女人非常美丽。她向男人们显露出幸福的神圣的人生。她显露出人们在行动时不知不觉地触及到了什么样的庄严的问题。在众目睽睽之下，她闭上了眼睛。她显露出人们能不知不觉地毁灭什么样的安宁。

李维埃接见了她。

她胆怯地为她的鲜花、她煮好的咖啡、她青春焕发的肉体进行辩护。在这间更为寒冷的办公室里，她的嘴唇又一次地轻微地颤抖起来。她自己也发觉她的真理在这另一个世界里是难于表达的。在她身上焕发出来的一切热烈得几乎狂野的爱情、忠贞，在她看来，似乎都变了副讨厌的、自私的面孔。她真恨不得逃走才好。

“我打搅您了……”

“夫人”，李维埃对她说：“您没有打搅我。不幸的是，夫人，您跟我都一样，我们只有等待，此外就再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她微微地耸了一下肩膀。李维埃懂得她的意思是说：“那盏灯，那顿准备好的晚饭，那些我又将看到的鲜花还有什么用处呢？……”一天，一位年轻的母

亲曾经对李维埃倾诉说："对于我孩子的死亡，我仍然没能理解。使人特别难受的是那些小东西和小事情，比如我又看到了他的衣服，或者当我晚上醒来的时候，我心中仍然升起的那股柔情，但是它和我的奶汁一样，都是已经没有用处的了……"对于这位女人来说也是一样，法比安的死可能得明天才刚刚开始在一个徒劳的动作和每一件东西上表现出来。法比安将会慢慢地离开他的家。李维埃抑制住他深深的怜悯。

"夫人……"

少妇告退出来，脸上带着几乎是谦恭的微笑，她不知道她自己的力量。

李维埃心情颇为沉重地坐了下来。

"但是她帮助我发现了我所追求的……"

他心不在焉地轻轻拍打着北方各中途站发来的护航电报。他沉思着。

"我们并不要求永生不死，但是不希望看到行动和事物突然失去它们的意义。于是包围着我们的空虚就表现出来……"

他的目光落到了那些电报上面：

"死亡就是从这儿，通过这些再也没有意义的电报，溜到了我们中间……"

他看了看罗比洛。这个平庸的如今已没什么用处的小伙子现在再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李维埃几乎

是生硬地对他说：

“难道需要我亲自给您安排工作不成？”

然后李维埃推开通向秘书办公室的大门，通过法比安太太看不懂的一些信号，法比安的失踪显然使他很激动。法比安驾驶的那架 R.B903 号飞机的卡片已经在墙上的图表中归在无法支配的物资栏内了。正在为欧洲邮政班机准备文书的秘书们认定班机将要推迟出发时间，所以也工作得不很起劲。人们从机场打来电话，请示该如何处置那些正在漫无目的地守候着的机组人员。生活的节奏慢了下来。“死亡，这就是死亡！”李维埃想。他的事业活像一条在无风的海面上出了故障的帆船。

他听见了罗比洛的声音：

“经理先生……他们是六个星期以前才结婚的……”

“您去工作吧。”

李维埃总是看着秘书们，除了他们之外，他还总是看着那些普通工、机械师、驾驶员、看着所有那些怀着创业者的信念曾经在他的事业上帮助过他的人们。他想到了过去的那些小城市，市民们听人说起一些“岛屿”，并且建造了一艘船舶。为了让船只满载着他们的希望。为了让人们看到他们的希望扬帆出海。大家都变得高大起来，从自我超脱出来，大家

都因一艘船舶而获得了解放。“目的也许并不说明任何问题，但是行动却能使人摆脱死亡。这些人由于他们的船只获得了永生。”

因此当李维埃使那些电报获得充分的意义，当他使值班的机组人员重新紧张起来，使驾驶员们重新具有悲壮的目标时，当生命使得这个事业再次活跃起来，就像海风使帆船在大海上活跃起来一样时，他，李维埃将也是在和死亡进行斗争。

二十

科摩多罗·里瓦达维亚无线电话再也听不见任何消息了，但是，二十分钟之后，1000 公里之外的布兰卡港却收听到了第二份电文："我们正在下降。钻进了云雾堆中……"

然后在特雷利乌的无线电台，收到了一份晦涩难懂的电文，其中出现了这么六个字：

"什么也看不见……"

短波就是这样。在那边人们可以收听到它的声音，但在这边人们却成了什么也听不见的聋子。然后，毫无道理地一切又倒了过来。这个方位不明的机组对于活着的人们来说，已经成了超越于时空之外的东西，那些在无线电站的空白纸上的写字者已经是些幽灵了。

是汽油烧完了？还是驾驶员在发生故障时打出了他的最后一张牌，使飞机降落到了地面上却没有被撞毁呢？

布宜诺斯艾利斯给特雷利乌发出命令：

“向他问明情况。”

无线电收听站就像一个实验室：里面摆放着镍、铜、压力计和管道网。值班的工作人员穿着白色的工作服，默默地似乎在埋头做着一个简单的实验。

他们用敏感的手指触摸着那些机器，探索着磁性的太空，活似一些寻找金矿的魔法师。

“他们没有回音吗？”

“他们没有回音。”

他们或许会收听到这个标志着生命的音符。如果飞机和它的航行灯再次升到群星之间，他们也许将会听见这颗星星在歌唱……

时间一秒一秒地流动。光阴的流逝真像流淌着的血液。飞行是否还在继续呢？每一秒钟都带走了一个希望。流逝的时光似乎在摧毁着什么。它似乎花了二十个世纪的时光来触摸一座庙宇，在花岗石中挺进并把庙宇化作了尘埃，如今，这二十个世纪的破坏力都集中在每一秒钟之内，威胁着一个机组。

每一秒钟都带走了一点东西。

那便是法比安的声音，法比安的笑容，他的微笑。沉默占了上风。一种越来越沉闷的沉默，像大海一样沉重地压在这个机组身上。

这时，有人指出说：

“已经有一点四十分了。再也没有汽油了。他们是不可能还在飞行了。”

于是一切都安静了下来。

人们就像旅行完结时那样，嘴唇边上留下了某种苦涩无味的东西。有件事情已经完成，但人们对此一无所知，这是一件有点令人恶心的事情。而在所有这些镍片和铜线之间，人们感觉到：悲哀笼罩着那些废弃了的工厂，所有这些器材都显得笨重、无用、改变了性能，像枯死的树枝那样沉重。

除了等待天明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事好干了。

几小时之后，整个阿根廷就将显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这些人待在那里，如同待在河岸上一样，面对着人们慢悠悠地拉上来的鱼网，不晓得里面究竟装着什么东西。

李维埃在办公室里，体会到了某种松弛之感，这种感觉只有在那些大灾祸已成定局，人力无法回天时才可能产生。他已经让人向全省的警察局报警。他再也无能为力了，只好等待了。

但是，即使是在一个有人死去的家庭中，也总得保持秩序才好。李维埃对罗比洛作了一个手势：

“给北部各中途站发电报：‘巴塔戈尼亚的邮件预计会大大推迟，为了不至过份耽搁欧洲的邮件，我们将把巴塔戈尼亚的邮件和下一班的欧洲邮件合并

发送。”

他朝前稍微弯了弯身子。但是他需要作出努力并且想起了某件事情，这是很要紧的。哦！的确如此。于是为了避免把它忘记：

“罗比洛。”

“李维埃先生？”

“请您起草一个通知。禁止驾驶员超过1900转，不然的话，他们会把发动机都给我弄毁了。”

“好吧，李维埃先生。”

李维埃的身体更加弯曲起来。现在，他首先需要的是孤独：

“您走吧，罗比洛。您走吧，老伙计……”

罗比洛面对着一些阴影，对这种平等的称谓不禁感到害怕起来。

二十一

罗比洛现在忧郁地在各个办公室里闲踱着。公司的生活停顿了，因为那架预定在两点出发的邮政班机可能已被取消，只能等天亮之后才会出发。那些板着面孔的职员仍然在值夜，但是这种夜班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人们依然按部就班地接收到北方各中途站的护航电讯，但是，它们的那些“晴天”，那些“满月”，那些“无风”唤醒的是一个没有生气的王国的形象。只不过是一片徒有月光和石块的荒漠。当罗比洛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而翻阅一份办公室主任承办的材料时，他看见后者站在他的对面，尊敬然而傲慢地等着他把材料还给他，那样子似乎在说：“等您愿意的时候还我，可以吗？可这是我……”一个部下的这种态度使督察员很不痛快，但是他没能想出任何反驳的话来，便忿忿地把材料递给了对方。办公室主任高傲地坐了回去。“我真该把他撵出去。”罗比洛心想。于是，他故作

姿态地踱了几步，想着这场悲剧。这悲剧可能会导致一种政策的失势，于是，罗比洛为这双重的不幸而痛心疾首了。

然后，他想起了关在经理办公室那边的李维埃，那个曾称呼他“老伙计……”的李维埃的形象浮现在他眼前。从来都没有人会孤立无援到这种地步。罗比洛非常怜悯他。他头脑里酝酿着几句隐含同情和安慰的话语。一种他认为十分美好的感情激励着他。于是他轻轻地敲门。没有人答理。在这种肃静的气氛里，他不敢敲得更响，便推开了门。李维埃在里面。罗比洛第一次差不多是以平等的身份走进李维埃的房间，有点像朋友，也有点像他自己想象中的那位“冒着枪林弹雨救出负伤的将军，伴随他撤退并在流放中成为将军兄弟的中士。”“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跟您在一起。”罗比洛似乎想这么说。

李维埃沉默无言，低头看着自己的手。罗比洛站在他的面前却再也不敢说话了。雄狮即使是在困乏无力的时候也是使他害怕的。罗比洛心里想好了一些越来越动人的忠诚的话语，但是等他一抬起眼睛，他就看见那个忍受着巨大痛苦而低垂的脑袋，那些灰白的头发和紧闭的嘴唇。最后，他终于下定决心。

“经理先生……”

李维埃抬起头来望着他。李维埃刚从一个那么深邃，那么遥远的梦境走出来，他可能还没有发现罗比洛的存在。没有人知道李维埃到底做的什么梦，不知道他有何感触，也不知道他心里埋藏着什么样的悲痛。李维埃长时间地望着罗比洛，好像他是某件事情的活证人似的。罗比洛发窘了。李维埃越是看着罗比洛，他唇边就越是浮现出一种难以捉摸的嘲讽意味。李维埃越是望着罗比洛，罗比洛就越是脸红。于是在李维埃看来，罗比洛似乎就越发显得是怀着一种动人的但可惜又是自发的好意来向他证明人们的笨拙的。

罗比洛感到惶惑不安。什么中士、什么将军，还有什么枪林弹雨，统统都不起什么作用了，某种难以解释的事情发生了。李维埃总是望着他。于是罗比洛不由自己的改变了一下神态，他把左手从口袋里拿出来。李维埃还一直望着他。于是，罗比洛终于非常别扭地莫明其妙地说道：

“我来听您的吩咐。”

李维埃掏出怀表，干脆利索地说道：

“现在是两点钟。亚松森的邮政班机将在两点十分着陆。请您叫欧洲的班机二点一刻起飞。”

于是罗比洛便把这个惊人的消息传了出去：人们没有中断夜航。现在罗比洛对办公室主任说：

“请您把那份文件拿出让我审查。”

等办公室主任来到他跟前时，他却说道：
“请等一等。”
于是办公室主任便等待着。

二十二

亚松森的邮政班机报告说它就要着陆了。

即使是在最糟糕的时刻，李维埃也是一个电报一个电报地关心着它的顺利航行。在这个人心惶惶的时刻，这等于是对他的信念的一种回报和确证。这次顺利的飞行通过一封又一封电报宣告了千百次其他的飞行也会是顺利的。“并不是每天晚上都会刮飓风的。”李维埃还想到：“道路一旦开通，就不能不继续前进。”

飞机从巴拉圭一个中途站又一个中途站地飞下来，就好像从一个繁花盛开，矮屋林立，溪水悠悠的可爱的花园里飞出来似的。飞机在飓风圈外飞行，一颗星星也没被飓风刮没。九位乘客裹在他们的旅行被毯之中，额头顶在窗口，就像顶在摆满了珠宝的橱窗上那样，因为阿根廷的那些小城镇已经在夜晚苍白的星空之下发出它们的全部金光。飞行员在前面的机舱里，双手紧托着宝贵的人类生命的重负，他

睁大双眼，饱览月色，宛如一个牧羊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已经以它粉红色的灯火映红了天际，不用多久，它就将像传说中的宝库那样，让它所有的宝石大放异彩。无线电报务员的手指下滑出了最后的几份电报，就好像他已在空中高兴地弹出了一支奏鸣曲的最后几个音符那样，而李维埃是懂得这支歌曲的。然后报务员收起了天线，接着便伸了伸懒腰，打了个呵欠并且微笑起来：他们到了目的地了。

飞行员着陆之后遇见了欧洲班机的飞行员，后者背靠着他的飞机，两只手插在口袋里。

"是你接着往下飞吗?"

"是我飞。"

"巴塔戈尼亚的飞机到了吗?"

"我们不等它了，它失踪了。天气好吗?"

"好极了。法比安失踪了吗?"

他们交谈得很少。深厚的兄弟情谊使他们无须多费口舌就能相互沟通了。

人们把从亚松森运来的邮袋搬进飞往欧洲的班机，驾驶员总是一动也不动的呆在那儿，仰着头，后颈背靠着座舱，望着天上的星星。他感到自己身上产生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内心感到无比的快慰。

"装完了吗?"一个声音发问说。"那就发动了吧!"

飞行员没有动弹。有人启动了他的马达。飞行

员就将从他靠在飞机上的肩膀上感觉到这架飞机变活了。在听了那么多的流言蜚语之后，在时而嚷着出发，时而又说不出发之后，现在到底要出发了。飞行员终于安下心来，他嘴唇微张，他的牙齿像一头年轻的猛兽的牙齿那样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晚上要小心点！”

他没有听见他同伴的忠告。两手插在口袋里，仰着头，面对着云层、山岳、江河湖海，现在他开始默默地发笑了。这是一种轻微的笑，但是它传遍他全身，宛如和风吹拂树木，使他整个身躯都颤动起来。一种轻微的笑，但它比那些云层，那些山岳，那些江河湖海都要强大得多。

“你怎么了？”

“李维埃这笨蛋把我……他以为我害怕了！”

二十三

再过一分钟，班机便将越过布宜诺斯艾利斯。重整旗鼓的李维埃希望听见它的声音。听见它发动，怒吼然后消逝，就像一支在星群间前进的军队发出的惊天动地的脚步声一样。

李维埃两臂交叉地从秘书们中间走过去。他停在一扇窗户前面，倾听着，沉思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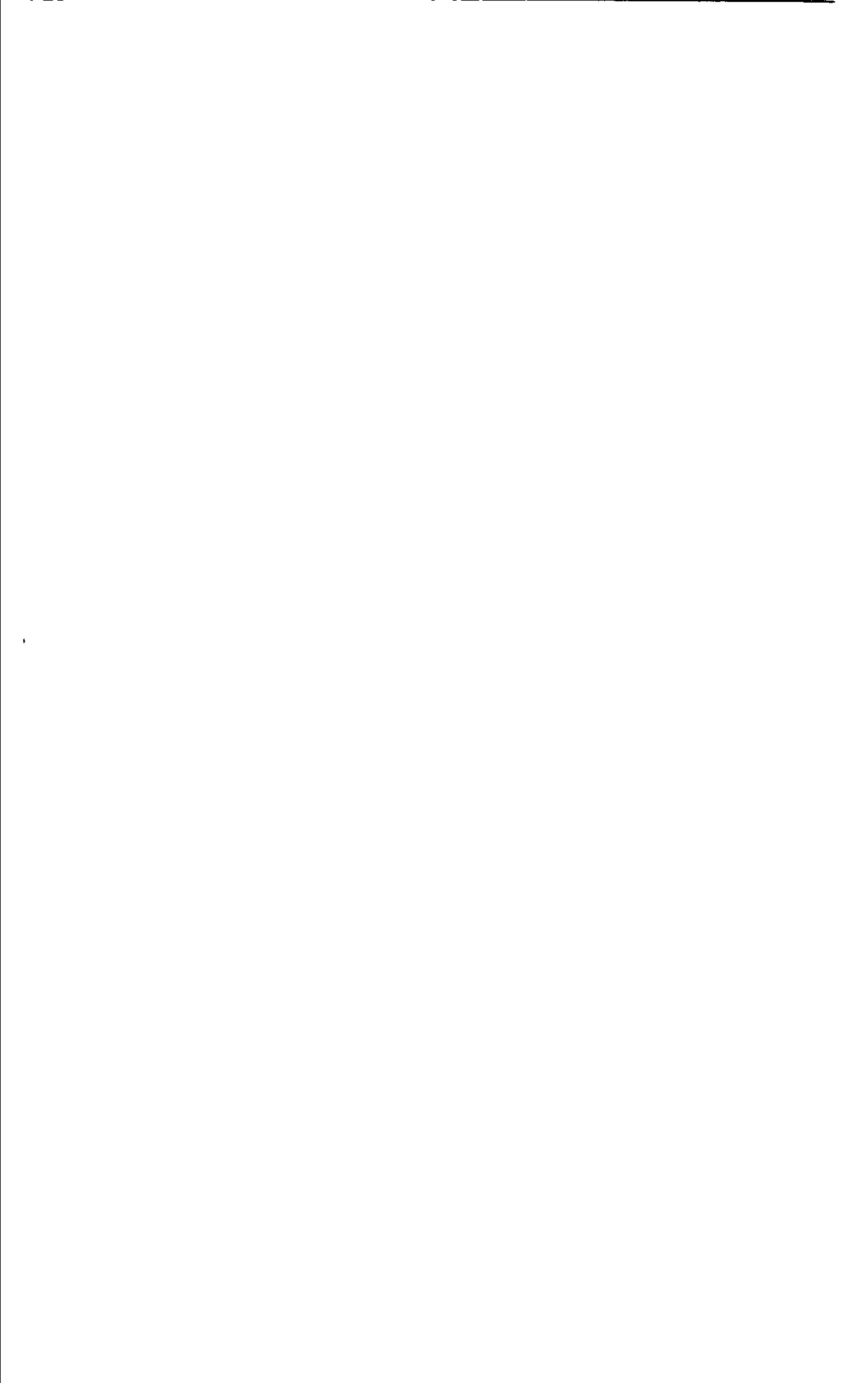
如果他终止哪怕是一次飞行，那么夜间飞行的事业就将完蛋。但是，李维埃赶在那些第二天将要对他兴师问罪的懦夫们前面，在当晚便又发放了另一个机组。

胜利……失败……这都是一些毫无意义的字眼。生活在这些形象的掩盖下发展并且已经在酝酿着一些新的形像。一个胜利削弱了一个民族。一次失败唤醒了另一个民族。李维埃遭受的失败也许是走向真正胜利的一个保证。只有前进的事业才是最最重要的。

五分钟之内，各无线电站将完成对各中途站的通告。在15000公里的航线上生命脉搏的跳动将使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于是，响起了管风琴奏出的一首乐曲：这是飞机在歌唱。

李维埃从容不迫地从被他严厉的目光逼得低下头来的秘书们中间穿过，回到自己房间里去继续办公。伟大的李维埃，得胜的李维埃，掌握着来之不易的胜利的李维埃。



人类的大地

亨利·吉奥麦，我的同志，

我把这本书献给你。

支那大陸的大地

甲乙甲乙甲乙甲乙甲乙

目　次

关于我们自己，大地对我们的教诲胜过所有的书本。因为大地并不是随我们摆布的。当人类与障碍进行较量时，人类便发现了自己。但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需一个工具。必需一把刨子，或者一部铁犁。农民在种庄稼的时候逐渐发现了大自然的一些秘密，他们悟出的真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同样，作为航空工具的飞机也使人类面临着所有的古老问题。

我眼前，总是浮现出我在阿根廷第一次夜航时的情景。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平原上寥落的灯火像星光一样在闪烁。

在这茫茫的夜海之中，每一处灯光都显示出一种心灵的奇迹。在这户人家，人们在看书，思索，推心置腹地交谈。在另一户人家，人们可能在努力探究宇宙的秘密，在辛劳地计算北半球上空的仙女星座上的旋涡星云。在那一处灯光下，人们正在恋爱。

田野上远远近近闪耀着这些需要添薪加油的火光，包括那些最隐秘的，诗人的火光、教师的火光、木匠的火光。然而，在这些闪耀的灯光中，好多窗户都是关闭的，好多灯火熄灭了，好多人们入睡了……

必须努力重新会合，必须争取和田野里那些疏落火光下的某些人取得联系。

一　航　线

那是在1926年我刚刚进入拉德高埃尔公司当上了一名年轻的飞行员。在空邮公司和稍后出现的法国航空公司成立之前，拉德高埃尔公司负责保持图卢兹和达喀尔之间的航空联系。我就是在这个公司学习的驾驶员职业，在荣任领航员职务之前，我也和同行们一样，经过年轻人都要接受的见习试用期，在图卢兹和佩皮尼扬之间来回试飞，缩在冰冷的飞机棚犄角里上枯燥的气象课。那时候，我们还不熟悉西班牙的大小山脉，因此对它们总是心存畏惧，而对老驾驶员则十分敬佩。

这些老驾驶员，我们在饭店里经常碰见，他们性情有点粗暴，不好接近，给我们提出忠告时，一副高不可攀的派头。当他们中间的某个驾驶员，从西班牙的阿利坎特或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回来，皮夹克被雨打得透湿，姗姗来迟地在饭店碰上我们时；当我们中间有人怯生生地向他打听飞行情况时；他们简

短的有关狂风暴雨的回答，为我们建造了一个神奇的世界。那是一个充满了陷阱和圈套的世界，时时都可能碰上一堵堵猛然高耸在你面前的悬崖，以及那可以把参天的树木连根拔起的旋涡。黑色巨龙守卫着山谷的入口。束束闪电盘绕着高山的峰顶。这些老驾驶员一直使我们感到十分景仰。但是，他们中间经常有人一去便永远不再返回。

我还记得比利的一次返航。后来他在高尔比埃尔山殉难了。这位老驾驶员才刚坐到我们中间来，埋头吃喝，一言不发，两只胳膊累得够呛。那天晚上的天气很不好，在整条航线上，天空一片混沌，所有的山脉似乎都在滚动，宛如那些断了绳索的大炮在古代帆船甲板上滚动。我瞧着比利，最初忍着没有说话，但最后还是壮着胆子问他，这趟飞行是不是非常艰巨。比利没有听见，额角上满是皱纹，还在埋头吃喝。在舱盖敞开的机舱里，当气候恶劣的时候，驾驶员为了看得更加清楚一些，常常把头伸到挡风玻璃外面去，因此下了飞机之后耳朵里好长时间仍是风声呼呼，什么也听不见。最后，比利终于抬起头来，似乎是听见了我的话，好像在回忆什么，忽然爽朗地笑了。这笑声使我感到非常惊奇，因为比利平日是不怎么爱笑的，这短暂的一笑驱散了他的倦容。对他的胜利他没有再作任何其他的解释，又低头默默地咀嚼起来。但是，在笼罩着整个饭店的阴郁气

氛下，在那些白天忙碌了一整天，现在到饭店里来消愁解乏的小职员中间，这位肩膀宽厚的同志使我感到异常高贵。透过他粗犷的外表，显现出他那战胜了巨龙的天使的面目。

轮到我被叫到经理办公室的那个夜晚终于来到了。他简单地吩咐我说：

"明天你就起飞。"

我还站立在那儿，等着他打发我离开，但他却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

"那些规章制度你都清楚吗？"

那个时候的飞机发动机，可不像今天的发动机那样安全保险。它常常事先不打任何招呼，在发出一阵像是打碎了杯盘碗碟似的嘈杂的声音之后，便突然把我们抛弃了。面对着几乎没有什么避难之处的西班牙陡峭的地面，人们束手无策。我们经常说："在这种地方，要是发动机坏了，飞机很快也就会完蛋。"但是一架飞机坏了，还可以用另外一架来替换。重要的是首先不要盲目地靠近岩石。因此公司禁止我们在山区上空的云海中飞行，否则就要严惩。钻在白云堆里遇上故障的驾驶员，就很可能因为看不见而撞上山顶。

因此，那天晚上，经理用缓慢的声音最后一次强调了飞行的规矩。

"在西班牙云海的上空，凭着指南针飞行是很有

意思的，很痛快，但是……”

他更加缓慢地说：

“但是你要记住：在云海下面……那可是永恒。”

于是，突然之间，飞机钻出云层，我发现这个那么统一的、那么单纯的平静世界，对我具有一种陌生的意义。平和变成了陷阱。我想象着展现在我们脚下面的那个广袤无际的白色陷阱。在我的脚下，并不像人们可能以为的那样，既没有人群的骚动和喧哗，也不是城市里穿梭的车辆，而是一片绝对的沉默，一种最终的和平。于是这白色的云层，对我来说，便成了真实和虚幻。已知和未知之间的分界线。因此，我终于领悟到：一种景物，如果不从一种文化，一种文明，一种职业的角度来观察，那便是毫无意义的了。山区的居民对云海也是不无了解的。可他们并没有发现这片神奇的帷幕。

当我从经理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我像个孩子似的感到骄傲。明天一早，就要轮到我来负责运载旅客和非洲的邮件了。但是我也感到很心虚。我觉得自己还准备得不充分。西班牙缺乏飞机备降所，碰上棘手的故障，我害怕找不到求援的场所。我埋头查阅地图，贫乏空洞的地图上，找不到我所需要的情报。于是，怀着这种既自豪又惶恐的复杂心情，我跑到我的同伴吉奥麦那里度过了这个不寻常的夜晚。吉奥麦领航比我早得多。他经验丰富，对西班牙了

如指掌。我必须去请教他。

当我走进他房间的时候，他微笑着说：

“我已经知道你明天起飞的消息了。你感到高兴吗？”他到壁柜里取出葡萄酒和酒杯，然而再走到我跟前，还是面带微笑地说：

“让我们来干一杯。你等着看吧，一切都会顺利的。”

他好像一盏灯给你带来光明一样让你充满了信心。后来就是他打破了航邮史上飞越安的斯山脉和南大西洋山脉的记录。几年前的那天晚上，灯光下他只穿一件衬衫，两臂交叉，脸上总是挂着友善的微笑。他简洁地告诉我说：“暴风骤雨，大雾大雪，有时候，这的确使人讨厌。你要是碰上这种情况，那你就想一想所有那些比你更早遇上这些情况的人，只需要这样想一想：‘别人干成了的事，你也总能干成的。’”可是我还是打开了我的地图，要求他跟我一起察看了一下我的航行路线。于是，在灯光下，我俯伏在老飞行员的肩膀上，重新获得了学生时代的那种宁静。

然而，我上了一堂多么奇特的地理课呀！古奥麦没有跟我讲西班牙；他把西班牙变成了我的一位女友；他不跟我讲西班牙的天文地理，既没有讲起它的人民，也没有谈起它的牲畜。他不讲瓜迪斯，却跟我讲起靠近瓜迪斯地区田边上长着的三棵桔子树：

"要提防这三棵树，把它们标在你的地图上……"于是自那以后这三棵桔子树在我的地图上所占据的位置超过了内瓦达山脉。他不跟我讲洛尔加，却跟我大谈特谈洛尔加附近的一个普普通通生气勃勃的农庄，谈起这农庄的男女主人公。于是，这一对离我们1500公里之远的普通夫妻便具有了一种非凡的意义。他们在半山坡安居乐业，宛如海上灯塔的看守人，随时准备着给人们以援助。

于是，我们就这样从那难以想象的远方和几乎被遗忘的地方获得了许多不为世界上所有的地理学家们所知的细节。因为地理学家们只对浇灌了好些大城市的埃布罗河感到兴趣。他们对莫特里尔以西隐没于草丛中的那条浇灌着三十几朵鲜花的小溪是不感兴趣的。"你可得注意这条小河，它把那块场地给破坏了……你把它也记在你的地图上。"啊！我将牢记莫特里尔这条像蛇一样蜿蜒的小溪！它样子并不显眼，只不过以它潺潺的细语吸引着几只青蛙，但是它睡觉的时候也只闭着一只眼。在离我2000公里之遥的理想的降机待援的田野草丛中，它的另一只眼睛正在窥视着我，机会一到，它就会把我变成一团火焰……

我还站稳了脚根，摆好架势，准备对付聚集在半山腰企图朝我冲过来的三十来头好斗的公羊："你以为这片草地挺安全，可是，哗啦一声，三十几头羊便

冲到了你飞机的轮子底下。”

当时我听他讲起这种出其不意的威胁，不禁惊讶一笑。

于是，灯光下，我地图上的西班牙逐渐变成了一个童话式的国家。我把避难场和陷阱都用小字作上记号，我记上了那个农庄、羊群、小河。我把地理学家们忽略了的那位放牧女郎标在她准确的位置上。

当我告别吉奥麦时，我感到我需要在这个冰冷的冬夜走动走动。我把大衣领子翻上来，在陌生的过路人群中，年轻的驾驶员尽情遐想。带着我心中的秘密，和这些陌生人在大街上摩肩接踵，我感到自豪。这些野蛮人，他们不晓得我是谁，但是到明天天亮的时候接受他们的委托，把寄托了他们的心事、他们的激情的袋袋邮包运送出去的不正是我吗？他们的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就这样，我裹在自己的大衣里，在他们中间，迈开了保护者的步伐。但是，他们对于我的心思却一无所知。

他们也根本感受不到我当晚所受到的启示。因为这场也许正在酝酿的暴风雪跟我是有关系的，它会使我的第一次飞行变得更复杂。星星一颗又一颗地隐遁，这些散步者又怎么能理解呢？只有我一个人了解底细。在战斗之前人们把敌人的工事告知了我……

可是，我是在通明透亮的商店橱窗里才接受了

这些那么严肃地敦促着我的号召，橱窗里为圣诞节准备的礼品光采夺目。好像地球上所有的财物都在当天晚上陈列在那儿似的，我尝到了勇敢献身的自豪和陶醉。我是一个面临威胁的战士：这些为节日晚上准备的五光十色的橱窗、灯罩、书刊与我何干？我已经沉没在满天的云雾之中，我作为一个飞行员已经啃尝到了飞行之夜的苦果。

凌晨三点，我被人唤醒。当我举手推开百叶窗时，发现城里下着雨，我慎重其事地穿好衣服。半小时之后，我已经来到被雨水刷亮的人行道上，坐在自己的手提箱上面等着公司的班车。在我之前，已经有很多同志受命远航，他们也像我现在这样带着颇为沉重的心情，经历过同样的等待时刻。街角终于出现了那部发出破铜烂铁般响声的老式车辆，就像我先前的同志们那样，这次轮到我有权和那位尚未睡醒的海关职员以及几个公务员挤坐在一条长板凳上了。车上散发着一股积满尘垢的破旧办公室里的霉味。一个人的生命一旦陷进这样的办公室，就难于自拔了。车子每隔五百米就停一下，再搭上一个秘书、一个海关职员或一个督察之类的乘客。新来者对已经在车上打盹的老相识问好并且得到一声咕哝的回答之后便尽可能挤紧坐下，自己也打起瞌睡来。在图卢兹高低不平的街道上，这可是一种寒酸

的交通工具；领航员和公务员混杂在一起，和他们毫无差别。但是，街灯一盏盏地闪过去，机场临近了，这部陈旧摇晃的汽车只不过是一个灰色的蝶蛹，蝶将从这里脱蛹而出了。

每位同志都曾经这样，在一个和这种情况相类似的早晨，从一个怯弱的，仍然遭受这位督察员训斥的低级职员，倾刻变成了西班牙和非洲的邮航班机的机长，三小时之后，他将要在闪闪电光中和奥斯皮达莱的巨龙搏斗，四小时之后，他终于战胜了恶龙，拥有至高的权力，可以自行决定是绕航还是直接穿越阿尔高伊的丛林。他要与之较量的是暴风骤雨，崇山峻岭，惊涛恶浪。

每位同志都曾经这样，在一个和这种情况相类似的早晨，在图卢兹冬季阴霾的天空下，混杂在默默无闻的人群之中，我们每个同志都会产生同样的感受，感到自己成为了最高主宰，五小时之后，他将把北方的雨雪和寒冬抛在自己后面，减慢马达的转速，在阿利坎特盛夏的灿烂阳光下开始降落。

这种老式的班车现在早已经销声匿迹了，但是它那严峻的外貌和令人产生的不适之感却使我记忆犹新。它象征着我们这个既艰苦又愉快的职业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在这里一切都显得十分朴实。我不记得，三年之后，就在这种车厢里，通过不到十句话

的交谈，我获悉了领航员勒克里万的死讯，他是我们几百个同志当中的一员，在一个大雾茫茫的白天或夜晚，他和我们永诀了。

这事发生在清晨三点钟，周围也是一片寂静，我忽然听见，在昏暗中难得看清的经理对督察员提高了嗓门说：

“勒克里万昨晚没有在卡萨布兰卡着陆。”

“啊！”督察员回答说：“啊？”

于是，他从睡梦中惊起，努力让自己清醒过来，关切地加上一句：

“啊！是么？他没能飞过去？打了转了？”

汽车里面传来了对这句话的简单回答：

“没有。”

我们还等着下文，可是什么话也没等到。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显然，这个“没有”是不会有下文的了，这个“没有”是终审判决，勒克里万不仅没在卡萨布兰卡着陆，而是再也不会在任何地方着陆了。

在我执行第一次航邮任务的那天清晨，轮到我来参加神圣的就职仪式了。透过车窗，我望着街灯闪烁的碎石路，我感到心里很不踏实。人们看到一阵阵大风掠过池塘水面。我不禁想起：“真的，我这第一次航邮运气不妙。”我抬头望了一眼督察员问道：“天气不好吗？”督察员用疲惫的目光望了一眼车

窗外面，最后咕噜着说："这可说不准。"我独自寻思坏天气表现在哪些地方。出发前夕，吉奥麦一个微笑，就抹掉了老航行员压在我们心头的不祥预兆；但是它们现在又回到了我的记忆之中："谁要是不熟悉航线上的每块石头，而又碰上了一场暴风雪的话，那他就要倒霉了，啊！真的，我为他感到惋惜！"他们需要维护他们的威信，他们带着几分令人难受的怜悯之情，望着我们摇摇头，似乎在为我们的天真无辜而叹息。

的确，以这部汽车作为最后归宿的人，在我们中间到底有多少呢？六十人还是八十人？他们都是在某个下雨的清晨，由同一个不言不语的司机送走的。昏暗中有几处亮光在闪烁，几支点燃的香烟加强了沉思的气氛。沉思默想的抽烟者都是一些默默无闻的老公务员。他们到底给我们当中的多少人充当了最后的送殡者？

我也听见了一些低声交换着的秘闻逸事，大都是一些关于疾病、银钱、恼人的家庭事务。它们就像死气沉沉的牢房里的堵堵墙壁，这些人们被禁闭在这座牢房之内。突然之间，命运的面目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跟前这同志是一位老公务员，他就从未摆脱掉这座牢房，不过，这根本不能怪他。就像白蚂蚁所

干的那样，用水泥堵塞了所有透光的缝隙。他在市民阶级的安稳生活中打发时光，在外省人墨守的那种令人窒息的陈规陋习中打滚，他建造了这道防风雨避阳光的谦卑的壁垒，根本不为什么重大问题担忧。你煞费苦心来忘记人的状况，你不是一个行星上的居民，你从不向自己提出一些无法解答的问题，你是图卢兹的一个小布尔乔亚。当时辰未到之前，谁也不会来抓你肩膀。现在作成你身体的粘土已经干枯，僵硬了；往后谁也不能再唤醒沉睡的你身上的音乐家、或是最早蛰居在你体内的诗人或文学家了。

我不能再抱怨暴风雨了。富有魅力的飞行职业为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两小时之内，我就要到那里去和黑龙拚搏，和高耸入云以闪电为发的群峰周旋，在那个世界里，当黑夜来临时，我自由遨翔，在群星中辨识自己的航道。

我们职业的洗礼就是这样进行的，我们开始旅行，这些旅行通常都是平安无事的。我们像职业潜水员一样，平安降落在我们领域的最深处。今天人们对这个领域已经进行了很多的探索。飞行员，机械师和报务员不是再去冒险了，而是呆在一个实验室里面，他们听从指针的转动，而不注视景物的变换了。机舱外面，群山隐没在黑暗之中，不过它们再也不是什么群山了，它们是一些看不见的力量，必须计

算好它们靠近的距离。报务员在灯光下审慎地记下一些数字，机械师在地图上标明飞机所在的位置，如果群山偏移，如果领航员本想从左边绕过的山峰却不声不响地、出其不意地展现在他对面的话，领航员便得赶快修正他的航道。

而那些地面上的监听报务员，他们在同一秒钟内，把他们空中的同志所口授的数字审慎地记在本子上："午夜零点四十分。航向230度。机内一切平安。"

今天机组人员就是这样旅行的。他们根本感觉不到自己是在运动。他们飞到了很远很远就好像在夜晚的海面上那样，远离了一切航标。但是，明亮的机舱室里充满了马达的振颤声，这声音改变了机舱的面貌，只是时间在流逝，在这些仪表盘里，在这些无线电灯泡里，在这些指针上，正在进行着一整套肉眼看不见的炼丹术，时间一秒复一秒地在前进，实验室里这些神秘的动作，低沉的话语以及机组人员的全神贯注正在创造着奇迹。单等时辰一到，飞行员的额头贴近玻璃窗。他准能发现：黄金在虚无中炼成了。领航员的面孔在中途站的灯火下容光焕发。

然而，我们这些驾驶员也都经历过这种旅行，在这种航行当中，当你离中途站还有二小时的航程时，突然之间，根据某种特别的启示，我们感觉到自己是出了远门了，而这种出远门的感觉，即使是去印度也

不一定会有的:我们可能再也没有回来的希望了。

麦尔莫兹首次驾驶水上飞机穿越南大西洋。他的飞机在日落时分靠近波多诺瓦尔时遇到的情况就是这样。就在他的正前方,他看见了几条龙卷风的风尾,这风尾正在飞快地收缩,就好像正在往上垒的一道墙似的,然后黑夜降临,把一切都笼罩起来。一小时之后,当他在云层下飞行时,他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奇异的王国。

海面上,旋风卷起的水柱高高耸起,它们就像庙堂里的黑色大柱子那样立在那儿一动也不动。这些顶端鼓鼓胀胀的水柱支撑着暴风雨下低矮而阴暗的穹隆,然而透过穹隆缝隙,落下几缕亮光,丰满的月亮在石柱林立的冷清的海面上闪光。麦尔莫兹越过这些无人居住的废墟继续航行,从一块亮处驶向另一块亮处,绕过那些巨大的水柱和显然正在奔腾咆哮的海面,他沿着缕缕月光,朝着庙堂的出口足足飞行了四个小时。这情景是那样的紧张,以致麦尔莫兹越过波多诺瓦尔之后,才发觉自己当时竟然没能顾得上害怕。

我也记起了,我们穿过现实世界边缘的那一时刻:那天晚上所作的撒哈拉中途站无线电方位测定报告全都是错误的,无线电报务员雷里和我都上了大当了。因为在浓雾缝隙深处看见了闪闪发光的水

面，我便突然掉过头来让飞机朝海岸方向驶去，我们不知道我们究竟在大海上航行了多久。

我们再也没有把握飞回岸边了，因为汽油可能不够了。即使回到了岸边，我们还得找到中途站。那时正是月落时分。没有飞行角度情报，已经成了聋子的我们也就慢慢地变成了瞎子。在一片茫茫白雪似的大雾中，月亮有如一块苍白的麸炭，终于黯然失色，我们头顶上的天空则乌云笼罩。于是，我们只得在既漆黑一团又空无他物的云雾之间航行。

跟我们联络的中途站停止了对我们的方位报告："方位不明……方位不明……"因为我们的声音对他们而言似乎是来自四面八方而又毫无着落。

当我们已经绝望的时候，突然，地平线上左前方露出了一点亮光。我感到十分兴奋，雷里俯身向我靠近，我还听见他在唱歌哩！这亮光只可能来自中途站，只可能来自中途站的灯塔，因为撒哈拉的夜晚到处一片漆黑，变成了一块死亡的领土。那亮光闪了一下，然后熄灭了。原来我们是在朝一颗星星飞行，这星星在降落时，在地平线的云雾之间，有几分钟时间仍然是清晰可见的。

这时，我们又看见了另外一些亮光，于是我们怀着一种莫名的希望，轮番不断地朝着一处处亮光飞去。当亮光继续闪耀时，我们作了一次生死攸关的试验："前方的火光"，雷里向西斯勒罗中途站发令

说："先灭掉你的灯光，然后再亮三次。"西斯勒罗的灯光灭了，又点燃了。我们紧盯着它，可是它却一直亮着不灭了。我们发觉它原来是一棵不朽的星星。

汽油虽然逐渐耗尽，我们仍然坚持着去追咬那只金色的钓饵。每次，我们都以为这下可真的是灯塔亮了，发现了中途站了，我们有活路了。然而次次都上了当，只好换一颗星星作目标。

这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太空中迷路了，我们在百来个无法接近的行星之间寻觅那唯一的属于我们的行星。只有在这个行星上，才存在着我们熟悉的景物、亲切的家园、温暖的柔情。

我可以告诉你，只有在这个星球上，才会使我脑海中出现你也许认为是天真的图像。但是在危急当头，我们还是保存着人类的七情六欲的，我当时就觉得又渴又饿。如果我们能够重新找到西斯勒罗，加满了油之后，我们将继续航行，我们将在大清早在卡萨布兰卡着陆。任务完成了！雷里和我一同进城，黎明时分，人们可以找到一些已经开门的小酒店了……雷里和我，平平安安地在桌旁就座，笑谈着夜间的经历。在我们面前的桌子上，摆着热乎乎的新月形小面包和牛奶咖啡，雷里和我享用着生活中的这份早点。乡村里老农妇心目中的上帝仅仅是和一张画片、一块朴素的徽章、一串念珠紧密相连的：为了得到我们的理解，人们必须用简朴的语言和我们交

谈。对我来说，生的欢乐就表现在喝这第一口香喷喷热乎乎的牛奶咖啡里，就表现在和牛奶咖啡混合在一起的面包上。而这些食品又使人们联想起安静的牧场，外来的作物和收割庄稼来；从这些食品上，人们想起了整个大地。在众多的星球当中，只有它才能制作出这份我们一伸手就能拿到的芬芳可口的早点来。

但是在我们的飞机和人类居住的地球之间，存在着一道道不可逾越的距离。世界上的全部财富都凝聚在这一颗迷失在群星中的尘埃上。星相学家雷里仍是不断地祈求着那些星星，千方百计想认出它来。

忽然，他用拳头捅了一下我的肩膀。在他递过来的那张纸条上，我读到两句话："一切顺利，我收到了一个特好的信息……"我的心跳加快了，等待他写完下面的话，这可是能够救我们出险的至关重要的话啊！我到底收到了这份从天而降的礼物。

这电报来自我们头天晚上离开的卡萨布兰卡。转发中耽误了时间，直到现在才突然到达已经处在2000公里之外，迷失在大海上空的云雾之间的我们手里。这是卡萨布兰卡机场国家代表发给我们的一个通知，全文如下："德·圣·爱克苏贝里先生，我只好要求巴黎来处罚您了，因为您从卡萨布兰卡出发时，您的飞机掉头的时候，太靠近飞机库了。"的确我是

在离飞机库很近的地方掉头的。同样千真万确的是这个人生气也是在履行他的职责。要是在机场的办公室里,我可能会忍气吞声地接受这一指责。但是它却偏偏在这种场合送到了我们这里。它和这些稀疏的星落、茫茫云雾和令人生畏的大海上空的情景太不协调了。我们的命运,邮件的命运和飞机的命运全都系于我们自己手中,现在为了生存,我们正在克服千难万险地飞行,而他却在冲着我们发脾气。不过,我们倒并没有生气,雷里和我,我们反而突然感到无限的喜悦。在这儿,我们是主人,这通知使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位机场班长难道没有在我们的袖章上看出我们已经被提升为上尉了么?他们打扰了我们的梦境,当我们正从大熊星座庄重地踱步走向人马星座时,当我们唯一关心的事情只是月球的变幻莫测时……

这个人所处的星球的唯一任务,他们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向我们提供一些准确的数字,好让我们在天体间进行计算。可这些数字现在全都错了。至于其他的事情,暂时只好请它闭嘴。雷里让我看了他写的一张条子:"他们最好是指引我们飞向某处,而不要热衷于干这种蠢事了……"就雷里而言,这个"他们"意味着地球上的所有人民,包括他们的议会、参议院、海军舰队、军事部队和他们的皇帝。于是,我们重读了一遍那个和我们打交道的不近情理的人

发给我们的通知，转机朝水星方向驶去。

后来我们终于脱险了，但完全是出于十分奇特的偶然：当我们对返回西斯勒罗已经不再抱任何希望，笔直朝海岸线方向飞去的时候，我决定就按这个航向飞下去直到耗尽所有的汽油为止。这样我可能碰上运气，不至沉入大海。糟糕的是，我的导航灯却把我们引向了天晓得的什么所在。同样倒霉的是在茫茫的黑夜中，我们似乎被迫进入了弥天大雾，这种情况使我们很少有机会接近陆地而不出事故。但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了。

情况是很清楚的，我忧郁地耸了耸肩膀。这时，雷里递给我一张条子，这条子也许该早一个小时来救我们出险的。条子上写着"西斯勒罗又给我们导航了。西斯勒罗指出：'我们的方位可能是 216 度……'"。西斯勒罗不再隐匿在黑暗中了，它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们的左面。千真万确，但是，这究竟离我们有多远呢？雷里和我进行了短暂的交谈。我们的看法一致。它跟我们联络得太晚了。如果我们朝西斯勒罗飞行，错过海岸的危险就会增大。于是雷里回答说："汽油只能飞行一小时了，我们只能目标 93 度飞行。"

中途站毕竟一个接一个地警醒了。阿加迪尔，卡萨布兰卡，达喀尔都跟我们通了话。每个城市的

无线电台都给他们的飞机场报了警。机场的头头们都给手下人报了警。慢慢地，他们都集聚在我们的周围，就像人们围在一个病人的床头那样。虽然是一种无济于事的热情，但是毕竟应当肯定这种热情。他们向我们提出的各种忠告和建议虽然徒劳，可又令人感到多么温暖啊！突然图卢兹也出现了，图卢兹这个始航站，远离我们有 4000 公里之遥，猛然间和我们对话了："你们驾驶的飞机是不是 F……"编号我忘记了，"正是。""那么，你们的汽油还可以飞行两个小时。你们飞机的油箱不是标准油箱。目标西斯勒罗飞行吧。"

就这样，职业的需要改变和丰富了世界。不同的夜晚可以使驾驶员在老场景上发现新意境。使旅客感到单调乏味的景物对于机组人员来说就大不一样。这一大片挡住视线的浓云对他来说并不是一种装饰，它振奋他的肌肉并且向他提出许多难题。他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测试着这片云层，一种真正的语言把他和它连在一起，这儿是一座高峰，离他尚远，山峰露出的是一副什么面孔呢？在月光下，它可能是一个适合的航标。但是如果驾驶员盲目飞行，难于纠正偏航并且怀疑他自己的位置的话，那山峰就变成了一堆炸药了。整个晚上对你都是一种威胁，有如一个隐在水中的水雷，随波逐流，威胁着整

个海面。

海洋也是这样变幻莫测。对一般旅客来说，风景是看不见的。从那么高的天空观望，看不见波涛起伏，浪花似乎是不动的。只有一些很大的白色棕榈叶子铺展在海面上，叶脉和叶上的污垢都清晰可见，冻成了冰块。但是机组人员则认为在这儿的任何水面上降落都是禁止的。对他们来说，这些棕榈叶子就像一些很大的有毒的花朵。

即使这是一次轻松的航行，在航道上飞行的驾驶员也不会以普通乘客的眼光来欣赏一般的风景。天地间的各种彩色，海面上的风向，黄昏时的彩霞，他并不欣赏它们，而是在琢磨它们。他就像一个在庄稼地里巡视的农民，庄稼汉从各种迹象中预见春天的进程，冰冻的威胁，雨水的有无；职业飞行员也是一样，他辨识着下雪的迹象，起雾的苗头，吉祥的夜晚。飞机开始好像使他避开了这些风险，实际却又更严峻地使他面对着这些大自然的灾难。他独处在空中风暴组成的广大无垠的法庭上，跟三个原始神道争夺他的邮件。这三个神道，便是高山、大海和风暴。

二 同 志 们

1

麦尔莫兹和好几个同志一起，穿过桀骜不驯的撒哈拉，开辟了从卡萨布兰卡到达喀尔的法国航线。那时候的发动机不耐用，一次故障使他落到了摩尔人手中，要不要杀掉他，摩尔人犹豫不决，在让他当了十五天的俘虏之后，他们终于把他卖了出去。于是他仍然在同一地域的上空继续飞行。

当人们开辟美洲航线时，一贯打先锋的麦尔莫兹受命探索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圣地亚哥这一段的航线，以便在撒哈拉上空架设桥梁之后，又在安第斯山区上空建立另一座桥梁。人们让他驾驶一架最高也只能上升 5200 公尺的飞机，可是高尔第亚尔的山峰却高达 7000 公尺。于是麦尔莫兹起飞去寻找群峰之间的隘口。在跟沙漠打交道之后，麦尔莫兹又去跟山峦打交道，跟那些在大风中挥舞着那白

雪做成的披肩的山峰打交道，跟那些高耸入云迂回曲折的悬崖峭壁打交道，它们迫使驾驶员去进行一场殊死的搏斗。麦尔莫兹投身于这种搏斗，他对他的对手一无所知，他不知道他是否能从这些拼搏中活着回来。麦尔莫兹为别人去进行试航。

终于，在有一天进行试航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成了安第斯山的阶下囚。

麦尔莫兹和他的机械师于4000公尺的高空在一片峭壁林立的高原之间花了两天时间想方设法企图脱离险境，仍然不得脱身。于是他们想来碰一次最后的运气，他们驾着飞机朝空间俯冲下去，让飞机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蹦跳一直滑到了渊底。飞机在下降过程中，终于达到相当的速度可以重新听从操纵了。麦尔莫兹又驾着它朝一座山峰上飞，飞机撞上峰顶。水从所有在晚间被冻裂的套管里流了出来，这些套管在飞行了七分钟之后便出了故障，这时候，麦尔莫兹在他的脚下发现了智利平原这块福地。

第二天，他又继续飞行。

当麦尔莫兹完成了安第斯山的探险任务，航行技术完全走上正规之后，他就把在这段航线上的飞行任务让给了吉奥麦，自己又去作黑夜试航。

当时，航线上的中途站还没有照明设施，当飞机在黑夜着陆的时候，人们在麦尔莫兹飞机的正前

方用汽油点燃三堆小火。

他克服困难完成了任务，开辟了夜间航线。

当夜航难题解决之后，麦尔莫兹又去作穿越大洋的试航。于是，从1931年开始，从图卢兹寄发的邮件破天荒地在四天之内便到达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返航途中，麦尔莫兹在南大西洋上空波涛汹涌的海面上碰到了一次汽油故障。幸亏有一条船救了他的命，包括他运送的邮件和机组全体人员。

就这样，麦尔莫兹探索沙漠，山峦、黑夜和海洋。他曾多次陷身沙漠、峻岭、黑夜和海洋。他的每次胜利返航，都是为了重新出发。

终于，又过了十二年，当他再一次穿越南大西洋上空，在发出一条简短的消息说明他停开了右后发动机之后，便再也杳无音信了。

开头，这消息一点也不使人担心，可是，沉默了十分钟之后，从巴黎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航线上所有的无线电台都开始警觉起来。因为，如果是在日常生活中耽误了十分钟的话，那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十分钟的延误发生在航空邮政上可就非同小可了。在这段沉默无声的时间里，发生了一件人们不得其详的事故。无关紧要也罢，悲惨不幸也罢，反正已经发生了。命运已经作出了宣判，人们对这一判决是再也不能上诉而加以更改了：一只铁掌，迫

使机组人员进行有惊无险的水上降落或终于机毁人亡。不过判决书没有对等待着的人们宣布。

我们之中有谁没有体验过这种越来越渺茫的希望和这种越来越糟糕的像不治之症似的沉默呢？我们希望着。时间在流逝，逐渐地，慢慢地，久而久之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同志们是再也不会回来的了，他们已经安息在他们曾经时常在其上空耕耘的南大西洋里。就像跟庄稼相依为命的庄稼人长眠在庄稼地里那样，麦尔莫兹最终安息在他的岗位上了。

当一个同志这样死去的时候，他的死亡似乎仍属职业范围之内的行为，或许没有另一种死亡那么使人难受。不错，这位同志由于最后一次航线的变换已经和我们分离，我们并没有像少了面包那样感到少了他。

的确，我们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可以等待很长的时间再又互相见面。因为，航线上的同志们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从巴黎到智利的圣地亚哥，他们之间，各自分离，有如一些互不交谈的哨兵。必须得碰上某种偶然的机会，分散在各地的职业大家庭的成员才能在这儿或那儿聚会一次。在卡萨布兰卡，在达喀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们围坐在晚餐桌旁，多年不通音信的朋友，七嘴八舌地交谈着，重新回忆起过去的一些事情。然后，大家又各奔前程了。大

地就是这样既贫瘠又富饶，说它富饶，是因为它那些秘密的、隐藏着的园地。然而要接触它们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的职业却总是在说不定的某时某刻把我们领到了那里。生活使我们和同志们分离，公务使我们无暇多想他们，但是，他们活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人们不太清楚到底在哪儿。他们不声不响，被人们遗忘，然而他们又是多么忠诚不渝啊！如果我们在途中互相碰面了，他们欢快地摇晃着我们的肩膀，这该是多么惬意的事啊！真的我们是习惯于等待的……。

但是，逐渐地，我们发现我们永远再也听不见那位同志爽朗的笑声了，我们发现那座花园成了我们永恒的禁区，于是我们这才真正开始为他治丧，这丧礼并不令人痛心疾首，只是一种淡淡的哀愁。

显然，从来也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取代失去了的同伴的，人们不能给自己创造故旧老友。没有什么东西能比那么多的共同回忆，那么多的共同患难的时刻、那么多的龃龉、那么多的重新和解、那么多的内心共鸣更加宝贵的了，人们不能重建这些友谊。如果你种下一棵橡树，你想很快就能在它的树荫下乘凉是办不到的。

生活就是这样，开始，我们充实自己，我们进行了多年的植树造林，但是随之而来的年头却破坏和砍伐了我们的林园。同志们一个接一个地销声匿

迹。从此丧友的悲哀和年迈之遗憾共同袭上心来。

这就是麦尔莫兹和其他一些同志教导我们的品德。一种职业的伟大之处或许首先在于把人们团结起来:世间只有一种真正的奢望,那就是人和人之间珍贵的关系。

如果我们只是为了物质利益而工作,我们就给自己建造了一座监狱。钱财本是身外之物,根本不能给你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生活,只能使我们互相孤立。

假如要我在记忆中寻找那些给我留下了永久兴味的往事,假若我把过去重要的时刻作一个总结,我肯定会重新记起那些任何财富都不见得能给我提供的宝贵时刻来。共同度过的考验把我们和麦尔莫兹永远联结在一起,金钱买不到我们和这样一位同志之间的友谊。

那晚上的夜航和成千上万的星星;那种宁静;那几小时的神圣的至高无上的权力,金钱是买不到的。

那闯过困难之后出现在你跟前的世界的新面貌;那些树木、花朵、妇女;那黎明时分;生还之欢欣在人们脸上漾起的那种微笑;那种令我们感到欣慰的琐碎小事,也不是金钱所能买到的。

还有在抵抗区度过的那个夜晚,那也是金钱买不到的,那天晚上的情景又一次浮现在我眼前。

我们航邮公司三个机组的人员，在日落时分被迫降落在黄金河岸。我的同志黎盖勒由于传动机杆的连杆折断首先降落；另一位名叫布尔加的同志跟着降落以接应他的机组人员，但是一个小小的故障使他的飞机也起不了飞了。最后，我的飞机也降落下来了，当我着陆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我们决定先抢修布尔加的飞机，为了搞好修整工作，决定等天明之后再动手。

早在一年之前，我们的同志古尔和埃拉布勒，正好也是在这个地方遇上了故障，被抵抗部落杀害了。我们知道在我们降落的那天晚上也有一支装备了三百支枪的部队驻扎在博哈多尔角的某个地方。三架飞机的降落，老远都是可以看得见的，这就很可能惊动了这支队伍。因此我们开始了很可能就是我们生命的最后一晚的守夜。

于是，我们就这样安顿下来过夜。我们从行李舱内卸下了五六箱货物，把腾空的箱子围成一个圆圈，每一个箱子里面燃上一支小蜡烛，就像点在哨所的深洼处的蜡烛那样，难得避风。就这样，在茫茫大漠中，在光秃秃的地壳上，有如洪荒年代的孑遗，我们建立了一个人间村落。

我们聚集在我们村庄的大广场上，箱子里摇曳的烛光照射着这片沙漠，我们就这样等待着。我们

等来的可能是黎明，天明我们就有可能得救；也可能是摩尔人，那就只好等死了。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天晚上有点像过圣诞节似的。我们互相回忆着过去的往事，互相开玩笑逗乐，我们歌唱。

我们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像在欢度一个精心准备的节日的高潮。然而，我们当时都穷得十分可怜。只有夜风、沙砾和星星陪伴着我们。典型的特拉甫修士[1] 的苦修风格。但是在这片昏暗的土地上，六七位除了回忆便一无所有的男子汉却分享着一份肉眼看不到的财富。

最后我们聚在一起，肩并肩地走了很久，大家沉默着，要不就说几句毫无意义的话。这便是危险当头时的情景。人们肩靠着肩。人们发现大家是属于同一个团体。人们由于洞察了别人的心灵而变得心胸开阔起来。大家相视而笑。此时此刻，人们就像一个获释的囚徒，面对着无边无际的海洋，感到心旷神怡。

2

吉奥麦，我现在想讲点关于你的事，但是，我不

① trappistes，特拉甫修士是天主教的一个教派。创建于十七世纪。

会在你的勇敢或者专业才华上夸张其词来使你感到难受。当我叙述你冒险经历中最精彩的部分时，我想描绘的是另外一些东西。

有一种说不出名字的品质。或许可以把它叫做“严肃”吧，但是这字眼并不能使人感到满意。因为这种品质也可以伴随着最开心的快乐。这也是木匠师傅的品质，木匠以平等的身份站在他的木料前面，抚摸它，测量它，他绝不草率地对待它，而是集中了他的全副精力对待它。

吉奥麦，我以前读过一篇赞扬你的冒险精神的文章，现在我要跟歪曲了你的形象的报道算算老账了。人们把你看成了一个爱说加费罗什[①] 式的俏皮话的人，似乎你的勇敢就是在最危险和死亡临头的时刻开一些中学生式的玩笑。人们并不了解你，吉奥麦。在你和你的对手较量之前，你并无嘲笑他们的需要。面对一场恶劣的风暴，你判断说：“这是一场恶劣的风暴”。你承认它并且估量它。

吉奥麦，我在这里以我的回忆来替你作证。

某年冬天，当你穿越安第斯山的时候，你失踪了五十个小时。我从阿根廷的巴塔哥尼亚终点站回来，在阿根廷的门多萨和德莱伊会合。他和我，我

① Gavroche，是雨果长篇小说“悲惨世界”一书中一个顽皮而又可爱的少年儿童形象。

们驾着两架飞机在崇山峻岭的上空整整搜索了五天也一无所获。两架飞机太少了。在我们看来，就是出动一百个中队的飞机，在这些高达7000公尺的高山险峰间搜索一百年也不能把它们的每个角落都搜个遍。我们已经失去了任何希望。那些走私贩子，那些为了五个法朗就敢犯罪的绿林强盗都不肯为我们组织救护队到这些悬崖绝壁上去冒险。“那是要送命的。”他们对我们说：“冬天进入安第斯山就别想活着出来了。”当德莱伊跟我驾机在圣地亚哥着陆时，连智利的军官们也都劝我们停止这种危险的搜寻。“这可是冬天呀，你们的同志，就算他在飞机掉下来时保住了性命，也活不过冬天的夜晚，人要是在高山深谷里过一夜，早就变成了冰块了。”因此，当我再次驾着飞机在安第斯山的悬崖绝壁间搜寻的时候，我感到我已经不是在继续寻找你，而是在守护着你那静卧在冰雪砌成的大教堂里的遗体了。

最后，到了第七天，当我已经完成了一次航行任务，紧接着又要起飞之前，跑到门多萨的一家餐馆去吃午饭的时候，一个人叫喊着推门进来，呀！可了不得了：

“吉奥麦……还活着！”

当时正在餐馆里的所有人，包括素昧平生的陌生者都互相拥抱起来。

十分钟之后，我载着勒弗尔和阿布里两个机械师起飞了。又过了四十分钟，我的飞机沿着一条公路降落，我也不知道是根据什么东西，认出把你从圣·拉法埃尔带往某个地方的汽车来。这真是一次令人激动的重逢，我们大家都哭了，人们把你紧紧地抱在自己的怀里，因为你居然能够死里逃生，创造了你自己的奇迹。就是在这个时候你的第一句清晰可懂的话，表达了作为一个人的无限自豪："我所做的，我敢发誓，是任何其他动物永远也做不到的。"

后来，你给我们叙述了故事的始末。

一场持续了四十八小时的暴风雪，封锁了所有的空间，使智利境内的安第斯山山坡上积满了五公尺厚的白雪，泛美航空公司的美国飞行员都在半道上打了回转。你却仍在继续飞行，想在天空中寻找一条通道。你在稍微偏南的方向发现了它，但这却是一个陷阱。你爬升至 6500 公尺的高度，6000 公尺以下全被乌云笼罩住了，仅仅只有一些高峰露出云端，你驾机朝阿根廷的方向飞去。

空中下降的气流有时会使驾驶员产生一种奇怪的不适之感。马达在正常均匀的转动，但是飞机却在往下沉。驾驶员想让飞机向上爬升好保持一定的高度，飞机减慢了速度，显得有气无力地样子：它还是继续往下沉。驾驶员怕爬升得太高了，赶忙又

放松了操纵杆，任飞机随风漂移，左飞右转，凭借有利的山峰和风力作为跳板，让飞机往上爬升，但是飞机还是往下沉，整个天空似乎都在往下沉。这时人们感到这是一场宇宙的灾难，人们再也无处藏身，无能为力了。驾驶员想掉头后退重新回到平安地区，在这些地区，大气像柱子一样坚强稳当地承载着飞机，但是他只是白费劲，因为再也找不到这种柱子了。一切倒塌瓦解了，全面崩溃了，飞机朝缓缓上升的云雾里滑下去，你被云雾吞没了。

“我差一点被制服了。”你对我们说：“不过我还没有认输。飞机在一些看来似乎是稳定不变的云层上面，还会碰到下降的气流，原因很简单，就是在同一个纬度上，它们也在无休止的聚散变化。高山上的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惊奇……”

多么奇特的云呀！……

“一旦感到自己已经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便放弃了对飞机的操纵，我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座椅，免得被抛出舱外。飞机晃动得那么厉害，背带勒得我肩膀发痛，甚至连背带都快要绷断了。加之霜花也使我完全无法辨认仪表盘上的指针。我好像一顶帽子那样，从 6000 公尺的高度滚到了 3500 公尺的空间。这时候，我望见一大块黑颜色的横躺着的东西，我重新驾起了飞机。我认出这是一片池塘，叫钻石湖。我知道这湖泊躺卧在漏斗式的悬崖深渊。

漏斗的一侧有一座名叫马伊布的火山，海拔6900公尺。我虽然摆脱了云层，但是漫天飞舞的大雪仍然使我眼花缭乱，我要是想飞离湖泊，就可能撞上漏斗一侧的山峰而粉身碎骨。于是我在三十公尺的高度绕着湖泊转来转去，直到汽油耗尽。盘旋了两个小时之后，我降机着陆，当我从飞机上爬出来的时候，风暴把我摔倒了。我站立起来，还是被风暴摔倒了。因此，我只好钻到飞机座舱底下，在雪地里挖了一个藏身洞。用邮袋把自己紧紧裹了起来，就这样整整等了四十八小时。

“这之后，风暴平息了，我开始出发，足足走了五天四晚。”

可是，这样一来，吉奥麦，你看你变成一副什么模样了？我们确实又见到了你，但是你是那样的憔悴，枯槁干瘦得像一个龙钟老太婆了！当天晚上，我驾机把你带回门多萨，在那里用白被单把你紧紧裹住，就好像涂上了一层油膏。但是这些白被单不能使你痊愈。你那疲乏酸痛的躯体使你感到很不自在，于是你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入睡。风雪和岩石对你的刺激太深了。你一直忘不了它们。我望着你那黝黑肿胀的面孔，酷似一个熟透了摔坏了的果子。你的样子既难看又可怜，你的双手冻僵了，再也不能操纵精良灵敏的工具了。当你为了吐吐气而坐在床边时，你那两只冻僵的脚悬在床沿好像两

只不听使唤的称砣，你似乎仍未结束你的长途跋涉，你仍然在喘息，当你靠着枕头躺下来休息时，一连串的景象便迫不及待地、不由自主地在你脑海里翻腾，一幕接着一幕。于是，你又和那些死灰复燃的敌人进行了二十次的战斗。

我给你喂汤药：

“喝吧，老伙计！”

“最使我奇怪的……你知道……”

你好像一个狠狠地挨了几拳但仍然战胜了对方的拳击手，你还在重温你那奇异的冒险。你把它零零碎碎地叙说了出来。通过那天晚上的叙述，我看见你仍然在那里行走，没有爬山用的冰镐，没有绳索，没有干粮，你在那里爬越 4500 公尺高的山坳，攀登陡峭的悬崖，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气温下，手脚和膝盖都在流血，你体内的血液在慢慢减少，你的精力在逐渐衰竭，你的神智越来越模糊，可你像一只蚂蚁似的仍然在顽强地朝前爬。碰到障碍时便折回来，绕过障碍继续爬，跌倒了又爬起来，滑到坡底再往坡上爬，绝对不能让自己停下来歇息一会儿，因为你知道，只要一歇下来，你便再也不能从雪地里站起身来了。

情况确实就是这样，当你滑倒了的时候，你必须马上爬起来，不然，你就会变成一块硬石。严寒

随时都可能把你冻僵，因此当你跌了一跤之后，你也得不停地活动，你那麻木的肌骨，以便在享受顶多一分钟的喘息之后好重新站立起来。

你抵抗着种种诱惑。“在冰天雪地里，”你对我说：“人们失去了任何自卫的本能。一个人在走了两天、三天、四天之后，别的什么想法都没有了，就想着要睡觉。我就是这样想的，但是我想：如果我的妻子认为我还活着的话，她就会相信我还在走。我的同志们也会相信我还在走。他们大家都信任我。如果我不走了的话，我就是一个混蛋。”

于是你不停地朝前走，每天你都用小刀的刀尖把你的靴帮划得更开一点，让你那冻僵肿胀的两只脚稍微好受一点。

你跟我透露了一个奇特的秘密：

“从第二天起，你看，我的最大任务就是禁止自己思想。我痛苦不堪，我的状况太令人绝望了。为了鼓起勇气走下去，我就该不考虑所有这些情况，倒霉的是，我控制不了自己的脑子，它像一部涡轮机那样在不停地运转。不过我还能为它挑选一些形象。我让它去回想一部电影，回想一本书的内容，它们在我脑海里一一闪过。然后，我又回到了现实世界。这简直无法避免，于是我又开始去回忆一些别的事情……。”

终于有那么一次，你滑倒了，肚皮贴地俯卧在

雪地上，你不想再站起来了。你就像一个被击倒了的拳击师那样，突然丧失了任何热情，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上听见人家唱着一秒二秒，一直唱到无可挽回的第十秒为止。

“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我再也没有一点希望了，何苦再白受罪?”你只需把眼睛一闭就可以得到安宁，就可以摆脱悬崖峭壁和冰天雪地。你只要一合上你那奇妙的眼皮，就再也不会受到风雪的打击和跌跤之苦了，就再也不会冻彻骨髓，皮开肉绽了，就再也不会像一头老黄牛那样，拖引着比牛车还要沉重的生命的重负了。你已经感到全身冰凉了，这种寒冷的滋味，就像人吸了吗啡那样，使你感到说不出的舒坦和自在。你的生命退缩在你心脏周围。你心中凝集着某种温柔而珍贵的东西。你身体各个部分的意识正在逐渐消失，你那刚才还疼痛异常的躯壳，已经变成和大理石一样毫无任何感觉了。

甚至连你的顾虑也平息了。你再也听不见我们的召唤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的召唤对你来说已经成为一种梦里的呼唤了。你在梦境中应和着我们愉快地行进，轻松地朝着极乐世界迈开大步前进。你是多么舒坦和自在呀！吉奥麦，你这个自私的小气鬼，你居然忍心拒绝返回到我们当中来。

你又下意识地感到有点懊恼。在梦境中你突然

想起了一些具体的繁琐事务。“我想到了我的妻子。我的保险金可以使她生活上不至于发生困难。是的，但是保险金……”

在一个人失踪的时候，法定的死亡就得推迟4年才能生效。这一细节对你来说是那么突出，把其他想法都排除脑后了。当时，你是俯卧在一个坡度很大的雪坡上。等到来年夏天到来的时候，你的躯体就会随着这些泥土流进安第斯山的一条沟壑。你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你也发现在离你五十米远的前方，有一块岩石屹立在雪地里。“我想：如果我站起来，我也许能够走到那块岩石跟前。如果我能把身体贴紧岩石的话，到了夏天，人们就会找到我的尸体了。”

等你一旦站了起来，你就又走了三天两晚。

然而你并没有想走得远；

“种种迹象使我知道我的大限已到。迹象之一：就是我每走两个小时左右，就不得不停下来把我的靴子再划开一点，用雪来揉搓我那两只肿胀着的脚，或者让我的心脏休息休息。但是临到最后几天时，我的记忆力也不成了。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已经在路上走了好久了；每一回，我都要丢失一样东西。头一回，是忘了一只手套，在这么冷的气候下这事可严重了！我记得我曾把手套放在我的跟前来着，可当我重新赶路时却忘了把它拾起来。下

一回拉下的是只手表。然后是我的小刀。再下来就轮到指南针了。每停下一次，我就变得越来越穷了……

“朝前迈一步，就有救了。再迈一步，不停地重新迈出这同样的一步……”

“我敢发誓，我所做的事，是任何别的动物绝对做不到的。”

我又想起了你说的这句话。这是我所欣赏的最崇高的一句话，它肯定了人的地位和价值，表现了作为一个人的光荣，重建了万物之间真正的高低贵贱。你终于入睡了，你的意识消失了，不过，当你苏醒过来后，它又会从你那困顿不堪五劳七伤的躯壳中复活，又将继续驾驭你的躯体，所以说，人的躯体乃是一件很好的工具，是一个仆人。这件好工具的优越性，吉奥麦，你也知道怎么去发挥：

“没有吃的，你可想而知，走到第三天……我的心脏再也不行了，它受不了了。我当时正在沿着一个陡坡往上爬，吊在半空中，挖出一些小洞来放手歇脚，就在这时我的心脏出故障了。它犹疑不动了，然后又开始跳动。它怦怦乱跳。我感到要是我的心脏再迟疑一秒钟，我就完了。我不再动弹了，并且倾听着自己的心脏。在飞机上，你明白么？我是从来也没有像当时那几分钟之内紧紧贴近我的心

脏那样贴近过飞机上的发动机的，我对我的心脏说道：‘来呀！加油！使劲再跳动起来……。’我的心脏可真是好样的！它迟疑了一下，接着就继续跳个不停了……你要晓得，我是多么为这颗心脏而感到自豪呀！”

在门多萨我守护着你的那间屋子里，你终于喘息着入睡了。那时，我想：“如果人们对他说起他的勇敢来，吉奥麦可能会耸耸肩膀。不过，你要是因此而赞扬他的谦虚，那也是对他的误解。他是超越于这种平凡的品质之外的。他之所以耸耸肩膀，完全是出于他的诚实。他知道，人们一旦身临其境，也就不再会害怕了，只有不了解的事物才使人害怕。然而对于已经碰上这种情况的人来说，它也就不再是一个未知物了。特别是当人们能冷静而清醒地审视这种未知物时，情况就更是这样。吉奥麦的勇敢，首先是他诚实正直的产物。”

他真正高尚的品质并不在于此。他的伟大在于他的责任感。对自己负责，对邮件和对满怀希望的同志们负责。他手中掌握着他们的欢乐或悲伤。对那些生活在远方的人们正在进行的他也应参加的崭新的建设事业负责。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内，对人们的命运尽一点责任。

他是慷慨大度的人们中的一员，这些人愿意以

他们的枝叶覆荫广阔的地面。做人，恰恰就是要负责任。就是要在面对似乎不取决于他的一件悲惨事物时知羞明耻。就是要能为他的同志们所取得的胜利而感到自豪。就是要在他添砖垒石的时候能够意识到自己是在为建设世界作贡献。

有人想把这种人和斗牛士或亡命之徒混为一谈，说他们都是不怕死的人。但是我却并不推崇这样一种对死亡的蔑视。如果对死亡的蔑视并不是植根于一种公认的责任感的话，那它只不过是一种缺乏朝气或是过份幼稚的表现。我认识一位自杀身死的青年人。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爱情痛苦驱使他不偏不移地朝自己心脏开了一枪，当他给自己的手带上白手套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究竟是受了哪部文学作品的诱惑，但是我记得，这种可悲的炫耀给我的印象并不是崇高，而是怯懦。因为在这张可爱的面孔后面，在这个人的头脑里面，除了有一个和别的姑娘相似的傻女孩的形象之外，就空空如也，别无他物了。

面对这渺小的人生，我曾经想起了一个真正的人的死亡。一个园丁的死亡，他曾对我说过：“你要知道……有时当我挖土翻地的时候，我真是汗流浃背。我的风湿病使我抬腿走路都很困难，我咒骂这种苦难。好呀，今天，我可要挖土翻地，我觉得挖土这玩意儿可真有意思！人在挖土的时候才痛快

哩！往后，谁来修剪我的树呢？”他留下了一片待开垦的土地。他留下了一个待开发的星球。他的爱遍及所有的土地和地球上所有的树木。他是慷慨的人，宽厚的人，高贵的人：当他以他的创造[①] 的名义和死亡作斗争的时候，他和吉奥麦一样，是勇敢的人。

① 原作者在使用 Création 一词时，将第一个字母大写，译者改为加点，以示强调。

三　飞　　机

吉奥麦，你日夜工作，无论是忙于检查压力表，还是在陀螺仪上求平衡；是倾听马达的声息，还是仰靠在 1500 吨重的飞机上，干什么都一样，摆在你面前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些人的问题，你一下子就很自然地感染了山里人的高尚品德，像一个诗人那样，你会欣赏黎明的来临。在多难的黑夜里，你从深渊之底经常盼望着这一束白花，这一片光明从漆黑的东方徐徐涌现。这神奇的喷泉，有几回就在你面前慢慢地融化，当你以为自己就要死亡的时候，它却治愈了你。

操纵复杂的机具并没有把你变成一个枯燥乏味的机械师。有些人由于我们在技术上的突飞猛进而惊惶不安，我认为他们是把目的和手段混淆了。谁要是只为希望得到物质利益而奋斗，他就的确得不到任何有人生价值的东西。然而机器并不是目的，飞机不是目的，而是一样工具，一件跟犁头一样的工

具。

我们之所以认为机器坑害人，这或许是因为我们缺乏从长远的角度进行历史的反思，来判断我们所遇到的迅猛变化的后果，跟人类二十万年的发展史比起来，近百年的机器史又算得了什么？我们几乎才开始进行采矿和修建发电站。我们几乎刚刚才住进这个还没有完工的新居。我们周围的一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工作条件，风俗习惯都变化得那么迅速，人们的心理状况从根本上受到了冲击。生离、死别、距离、返回等字眼虽然照旧未变，但它们所包含的概念和现实已经大非昔比了。为了掌握今天的世界，我们使用的还是为昨天世界而创造的语言。我们觉得过去的生活更符合我们的本性，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它更符合我们的语言。

每一项进步都迫使我们进一步摆脱我们刚刚才养成的习惯，我们真可称得上是一些尚未创造自己家园的移民。

我们大家都是一些年轻的未开化的人，我们的新玩具使我们惊奇不已。我们的飞行似乎没有别的什么意义，这玩意只不过爬得更高，飞得更快而已。我们忘记了我们为什么让它飞，飞行暂时地压倒了它的目的。事情总是这样，对于创造一个帝国的殖民者来说，生活的目的就是征服，军人看不起拓荒的移民，但是征服的目的不就是让这些移民安居乐业

么？因此，在这种技术进步的高潮中，我们叫人去修铁路、建工厂、掘油井，我们有点忘记了我们搞这些建设是为人服务的。我们的心理状态就是士兵在进行征服时的心理状态。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进行殖民。我们必须使这座尚未成形的新居活跃起来，对一些人来说，真理就是盖房子，对另一些人来说，真理就是住房子。

我们的新家庭无疑将会慢慢变得更加富有人情味，机器本身越是得到改进，它的作用也就更不显眼。人在工业上的一切努力，他所进行的一切计算，他俯在图纸上的所有不眠之夜似乎都是为了追求单纯，就好像为了逐渐得到一根柱子，一艘船身，或者一架机身的曲线，使它们达到和人的胸脯或肩膀所形成的曲线那样完美而自然。需要几代人的实践和经验。工程师们、制图师们、计算师们坐在办公室里的工作，表面上看来，似乎就是磨灭和消除这种人工连接的痕迹，似乎就是使飞机的翅膀得到平衡，使它摆脱粗糙的外表，再也不像是生硬钩挂在机身上的一种东西，它和机身已经浑然一体，像是天生的，自然张开的一对翅膀，好得宛如一首优美的诗，它所达到的完美程度，不在于添一点不行（再无需添加任何东西），而在于再也不能去掉任何东西了，几经演变，机器逐渐不露形迹了。

创造发明的完美就这样跟发明的不露形迹连在

一起，工具也是这样，它那所有显眼的机械作用逐渐变得不怎么打眼，就像几经海水磨洗的鹅卵石那样，成了一件天然的物品。同样令人惊叹的是：机器在使用过程中，甚至逐渐被人淡忘它原是一部机器了。

过去我们曾接触一个复杂的工厂。但今天我们已忘记了马达的运转。马达的作用就是运转，就像心脏的作用就是跳动，而我们却根本不注意它的跳动那样，工具再不引人注意了。我们通过工具，超越工具，重新发现了古老的大自然。也就是园丁、驾驶员、或者诗人的大自然。

驾驶员起飞后，他就和水和空气打上了交道。当马达开动以后，当飞机破浪前进时，激浪扑打机身，发出锣鸣似的轰响，人可以在摇晃中工作，随着水上飞机速度的增加，人可以感觉到水上飞机充满了能量，他可以感觉到这个重达15吨的金属物体渐趋成熟，已在准备腾飞。驾史员手握操纵杆，逐渐地，他的手心好像接受一件礼品那样接受了这种能力。飞行员一旦接受了这种能力，操纵杆的金属部件就变成了他能量的使者，当这一能量成熟时，驾驶员便以一个比摘果子更为灵活的动作使飞机离开了水面，使它腾空飞行了。

四　飞机和星球

1

飞机无疑是一部机器，但是这是一部多么值得研究的机器！它使我们发现了地球的真相。好多世纪以来，地面上的道路的确欺骗了我们。我们过去就像那位想要视察她的臣民，想要了解她的臣民们是否喜欢她的统治的女王那样，她的臣仆们为了蒙骗她，在她所到之处，安排下一些好看而虚假的场景并且出钱雇一些人在那儿跳舞。除了这条有意安排的路线之外，女王察看不到她王国里的任何事物，她根本不了解在那广阔的乡村里那些饿得要死的人正在那里诅咒着她。

我们就这样沿着蜿蜒的道路向前走着。曲折的道路绕过不毛之地，避开岩石和沙漠，这些道路迎

合人的需要，从一个水源奔向另一个水源。它们让庄稼人从谷仓走到麦田，它们在牲畜棚的门口等待着尚未睡醒的家畜，在黎明时把他们领到苜蓿地里。它们让这个村庄连着另一个村庄，因为两个村庄的人们要互相嫁娶。即使有那么一条路竟然穿越一片沙漠，你也会发现它是绕了二十道弯子以享受那些绿洲之乐的。

这些曲折的道路，就好像许多动人的谎言，我们受到了它们的蒙蔽。我们在沿着这些道路旅行的时候，经过了许多灌溉得很好的田地，许多肥沃的处女地，许多草原。久而久之，我们便把我们居住的这个牢笼似的地球的形象美化了。以为它真是湿润而温馨的。

但是，我们的目光变得敏锐了，我们取得了一个严峻的进步，由于有了飞机，我们学会了直线前进。我们刚一起飞，便放弃了那些顺着饮水槽和牲畜棚，或者蜿蜒于一座座城市的地面道路，从此，我们摆脱了那些诱人的束缚，放弃了对水源的需要，朝着我们遥远的目标飞行。仅仅在这时候，从笔直的飞行轨迹的高处我们才发现了主要的基础，由岩石、沙漠、盐碱组成的地面。在这些地方，就像废墟坑洼处长着的一点苔藓那样，偶尔在这里或那里开放出生命之花。

因此，我们就变成了物理学家，生物学家，来

考察这些点缀在谷底的文明。犹如气候适宜的花园，这些文明有时竟然十分发达昌盛。于是，我们就能够从宇宙的高度来考察人类，以我们的舷舱作为研究的工具，通过它来观察人类。因此我们得以重温我们自己的历史。

2

飞往麦哲伦海峡的驾驶员在加页戈斯河南部飞过一条古老的熔岩通道。那些堆压在平原上的浆砾厚达 20 公尺。接着他又遇到第二条这样的通道，还有第三条，往后，他可以看到，每一个山峰，每一个上了 200 公尺高的山丘的腰侧都有一个火山口。这不是骄傲的维苏威火山，而是跟平原一样齐的一些炮弹坑。

但是今天这儿却很安静，这使人们感到非常意外，过去当这儿成千的火山爆发时，轰鸣之声此起彼伏，有如成千架巨大的地下风琴在互相应和，可现在人们在飞机上看到的却是一片点缀着黑色冰川的沉默的土地。

不过，在更远的一些地方，有些更古老的火山却已经披上了金黄色的小草，有时，在低洼的地方，还长出一棵树来，就好像古钵里长出一朵花似的。在黄昏的余辉下，覆盖着小草的平原景色变得

宛如一座公园，那么绚丽、透着文明的气息。整个平原只在巨大的火山口四周还稍稍有点凸起。一只野兔在逃遁、一只小鸟在飞翔，生命占领了一个新的星球，在这个天体上，终于沉积了地上的沃土。

最后，在靠近彭达雷那斯[①] 的地方，最后几个火山口都填没了。沿着起伏的火山长出一整片草地，这些火山从此以后就变得温和了。每一条裂缝都被这种柔软的亚麻织品重新补好了。地面平坦，坡度很小，人们忘记了它们过去的样子。这草地也抹掉了山坡上那些凄惨的痕迹。

这里就是世界最南端的城市，它在原始熔岩和南极冰川之间碰巧得到了一丁点生存的泥土，离黑色的熔岩那么近，这真是人类的奇迹！奇妙的会合！人们不知道这个旅客是怎么搞的，为什么要来参观这些只在那么短暂的时间之内适于居住的花园，就说是一个地质纪吧，也只能说是诸多岁月中受到赐福的一天而已。

我在平静的黄昏时分降落，彭达雷那斯啊！我靠在一座水泉边，望着那些年轻姑娘。在离她们才两步远的地方，我进一步感到了人类的奥秘，在一个生命连着生命，鲜花伴着鲜花，天鹅相互了解的世界，只有人类在建造自己的孤独。

---

① 哥斯达黎加地名。

人和人之间，在精神方面，留下了多大的距离啊！姑娘的梦使我和她互相隔离，要怎样才能互相沟通？对那位低头微笑，慢慢走进自己家里，满腹诡谲的姑娘我又了解她一些什么呢？从她情人的思想、言谈和默默无言之中，她可能已经为自己编织好了一个王国，于是对姑娘来说，除了她的情人，别人都是一些野蛮人了。我感到：她躲在自己的秘密、习俗和甜蜜的回忆中，胜过躲在另一个星球上，昨天她刚出生于火山、草地或盐海之滨。现在，她已经半神化了。

彭达雷那斯啊！我靠在一口井旁，一些老太婆走过来汲水，对于她们的悲惨生活，我就只知道这一项仆役的劳作。一个孩子，背靠着墙在啜泣，他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一个无法安慰的漂亮儿童。我是一个局外人，我一无所知，我不能进入他们的帝国。

人类的仇恨、友爱和欢乐的大表演是在多么狭小的布景中进行的呀！那些碰巧生活在熔岩尚有微温，但又面临沙漠和冰雪威胁的人们是从什么地方获得这种永恒的感觉的呢？他们的文明只不过是一层单薄的烫金装饰，一次新的火山爆发，一片新的海洋，一股新的风沙就会把这些文明抹擦得一干二净。

这座城市似乎是建立在真正的土壤上，人们以

为这泥土是很深厚的，像博斯[1] 的土地那样。人们忘记了：这儿和别处一样，生命是一种奢侈品，人们忘记了在他们的脚底下没有一块土地是很深的。但是，在离彭达雷那斯十公里远的地方，我见到一个池塘，这池塘就为我们证实了这一关。一些长得不好的树和一些低矮的房屋团团围绕着这座普普通通的有如农庄院子里一片水潭似的池塘。令人不可理解的是，这池塘却受着潮汐的影响，在那么多由芦苇和嬉戏的儿童构成的平和景物中，这池塘却服从于另外的一些规律，日日夜夜地进行着它那缓慢的呼吸。在平静的水面下，在稳定的冰层下，在仅有的一艘破旧的船只底下，月球的力量在起作用。在水底深处，股股涡流搅动着这个黑色的庞然大物。从它周围，一直到麦哲伦海峡，在那点缀着小草和花朵的薄薄的泥土层下面，奇异的消化运动连续不断。人们来到这座城市，定居在人的大地上，以为找到了自己的家，殊不知这个位于城市门口的水塘，宽不过百米，却跳动着海洋的脉搏。

3

我们生活在一颗行星上，由于有了飞机，这个

① 博斯(Beauce)：法国西北部的博斯平原。

星球的来历便不时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一个和月亮相关联的池塘也说明了这种隐秘的亲属关系。不过我还认识了它其他的一些特征。

在汝比角和锡兹内罗斯之间的撒哈拉海岸线上空，我们高高地飞越一些圆锥形的高原，高原的宽度不等，有的只有几百步宽，有的有三十多公里宽。它们的高度却惊人的一致，都是三百米高。而且，除了高度相等之外，它们的色彩，泥土的颗粒和峭壁的形状也都是一样的。如同一座被沙漠掩埋了的庙宇，仅仅剩下露在沙漠外面的柱子，还能证明它是塌陷了的台基的遗迹一样，这些孤零零的柱子可以证明，这儿曾经是一个辽阔的高原，这些柱子都是这个统一的高原的残迹。

在卡萨布兰卡——达卡尔航线通航的最初几个年头里，那时候的机械设备还很不牢靠，碰上发生了故障，或者需要进行搜寻与救援时，我们就不得不经常在抵抗区降落，这时，沙漠可就坑人了。人们以为它是坚固的，结果陷进了沙里。还有那些古老的盐碱地，似乎是些坚硬的沥青，脚踏在上面嘣嘣响，但它有时却承受不了飞机的重量。机轮压碎了盐白色的表层，陷进了发臭的黑乎乎的泥沼地里。因此只要情况许可，我们宁愿选择这些高原上的平坦地方着陆：这些地方倒从来没有埋伏着什么陷阱。

这种保险来源于一层结实的颗粒粗大的沙土和一大堆细小的贝壳。那些铺在高原表层的小贝壳，仍然是完好无损的，沿着山脊往下走，就可以发现贝壳在不断分离聚合。在高原的底部，最古老的沉积层，这些贝壳已经变成了纯净的石灰岩。

因此，当海勒和赛尔两位同志被抵抗部落俘虏期间，我有一次就正好降落在这样一块安全的地方，为的是送一位摩尔籍的使者下飞机去，我跟他分手前，和他一起想寻找一条下高地的道路，但是我们的这块高地四面都是陡峭的悬崖，悬崖下面是深渊，怪石磷峋，任何出路都没有。

然而，在再次起飞去寻找另一块场地之前，我在这地方停留了好一会，我像个孩子似的感到高兴，因为我在一块人兽都从未到过的地方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没有一个摩尔人能够攻占这个城堡，没有一个欧洲人曾经来此勘探，我在这片原始沙漠上来回迈步，用两只手来回流撒这种贝壳粉末，宛如流撒着一种贵重的金属，而我是第一个抚弄这些粉末的人，第一个打扰这个沉默世界的人。在这片从来不长寸草的极地冰川似的地方，我就像被风刮来的一颗种子，是生命的第一个见证。

天空已经出现了一颗明亮的星星，我仰视着这颗星星，想象着千万年以来这片荒原就是这样面对着那些星星，宛如铺展在纯净的天空下面的一块洁

白的台布。当我在这块桌布上离我十五公尺或二十公尺远的地方，突然发现了一块黑色石头的时候，我的心就好像碰上了什么重大发现似的受到了震动。

我是处身在有三百公尺厚的贝壳堆上，在整个这一片广漠的地层上，是根本不可能形成并存在任何石头的，在地层深处，由于地球本身缓慢的演化可能躺着一些燧石，然而是什么奇迹竟然使这种石头从地层深处蹦到了地层表面呢？于是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捡起了我所发现的这块石头，这是一块又硬又黑，拳头大小，有金属般的重量，状似一滴眼泪那样的石头。

当我抬头仰望时，很自然地想到铺在星空下的台布接收的就只可能是星球的残骸了，从来还没有任何一颗陨石像这颗陨石那样如此明显地表明了它自己的来历。

于是，我很自然地抬起头来，我想从这颗天上的苹果树上，应该还可能落下另外一些苹果，既然千万年以来，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够来打扰它们，而它们也根本不可能跟其他物体搅混在一起，那么，我就很可能在它们掉落的地方重新找到它们。为了证实我的这一点假设我便马上开始探索起来。

假设终于得到了证实。我差不多在每一公顷的范围内就可以捡到一颗陨石，它们全都像揉捏过的

熔岩，总是跟黑金刚石一般的坚硬，于是，我就这样从这个星球雨量计的高处，十分临近地目击了这场缓慢的流星雨。

4

然而最为奇妙的却是：在这块有磁性引力的台布和这些星星之间，在这个行星的拱背上，存在着一个有意识的人，这种陨石雨就好像在一面镜子里得到映照那样进入了人的意识。躺在矿床上做梦也可说是一个奇迹，我还记得这样一个梦……

一次，我被迫降落在一个沙层深厚的地区，等待着黎明的来临。金黄色的沙丘，对着月亮的一面光辉明亮，另一面则阴暗无光。在这片半明半暗的荒漠地带，笼罩着一片停工时的平静和一种潜藏着危机的沉寂，我就在这深沉的静默中入睡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除了夜空之外，我一无所见，因为我正好躺在一个山丘顶上，双手交叉，面对一池星星。其深邃高远，我无从知晓。我上无遮身之屋顶，旁无靠身之根基，甚至连一根树枝也没有，我感到头晕目眩，就好像一个潜水员一样，吊索已经放松，任其不断下沉。

不过，我并未跌下去，从头到脚，我都挨着大

地，躯体的全部重量都压在大地上，我感到安稳、踏实、我觉得万有引力跟爱情一样是至高无上的。

我感觉到大地托住了我的腰，它支撑着我把我举起来，在夜空中移动，我感到自己紧贴着地球，被一种力量所吸引，就好像坐在车子里面转弯时向心力让你紧贴在车上一样。我体会到了这种美妙的依托，那么牢靠，那么安全，我感到我的身体是躺在一艘航船的弯曲的甲板上。

我意识到自己在移动，这意识是那么清楚以至我毫不奇怪地似乎从地底听见了机械的呻吟声，它们在艰难地相互啮合，听见了返航的旧帆船的呜咽，听见了顶风的驳船尖利的长啸。然而静寂依然笼罩着大地，我肩膀后面所承受的引力还是那么匀称和谐，永远不变。我呆在这个地方十分自在，就好像那些死去的做苦役的船工一样，身上绑着铅块，沉卧在海地。

我思考着我当时的处境，陷落在荒漠之中除了天上的星星和遍地黄沙，别无所见。我已经远离了我往日的生活天地，我的处境相当危险。因为我知道，如果飞机不来营救我或者如果摩尔人明天不来杀死我的话，那我就得花上好些天、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才能和同志们会合。在这儿，我一无所有。我只是一个迷失于星光照耀下的沙漠中的凡夫俗子，聊可自慰的是还能意识到自己在呼吸……

然而，我发觉自己仍然充满了遐想。

遐想油然而生，有如地下水泉悄无声息。开始，我还没意识到这种占据我内心的温馨之感。既无声息，也无形影，而是对一种存在的感觉。感受到了一种亲切的友谊，而后，我明白了，便闭上眼睛，沉浸在愉快的回忆之中。

某地有一个公园，公园里长满了黑松和椴树，还有一所我喜爱的古老的房子，这房子是远是近，能否温暖我的肉身或为我遮风挡雨都无关紧要，只要它能成为我梦想之物，有那么一所房子，供我打发茫茫黑夜就行了。我再也不是身陷沙漠之人了，我认清了我就是这所房子里面的那个孩子。我回忆起它的气味，它那凉爽的前厅，它里面喧闹的声音，乃至沼泽地里的蛙鸣，仿佛仍在我耳边回响。我需要这许许多多的标记来辨认自我，来探索这片荒漠的空虚，来寻觅连蛙声都听不到的这个万籁俱寂的场所的含义。

不，我再也不是呆在星空下的沙漠里了，我只不过从上苍接受了一个冰冷的信息。我曾经以为我是从上苍那儿领会到的那种永恒之感，我现在才发现了它的来源。我又一次看到了那所房子里的很有气派的大壁橱，橱门半开，露出了一叠雪白的床单，露出了冰冻的食物。管家老太太老鼠似的从一个壁橱跑到另一个壁橱前，不停地清点着，把浆洗

好了的内衣抖开又叠好反复数记，不时地嚷叫道："啊！上帝，真糟糕！"每当发现一个威胁这所房子永恒的破败现象时，她便马上凑到某盏灯下，不惜熬红双眼去缝补那些祭坛上的台布和那些三桅船的帆布，去为一个我也不知道的比她更伟大的——一位上帝或是一艘船舶效劳。

呵！我真该为你写上一页。当我头几次旅行归来时，小姐，我发现你手拿针线，白色的袍子直垂到膝盖下面，脸上的皱纹一年比一年多，头发也一年比一年白。你总是亲手为我准备烫平的床单，供我就寝，亲手为我铺上没有皱折的桌布，供我就餐。你亲自动手为那些灯火辉煌的节日作准备。我到熨衣室去看你，坐在你的对面，给你讲述我的危险经历，为了打动你，让你看看世界开开眼界，好改变你。你说我一点也没有变，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弄破了一件件衬衫。呵！真可怜！还碰破了自己的膝盖，然后，我就像今晚这样，回到家里来让人包扎伤口。不，不，小姐！这次，我不再是从园子的尽头，而是从世界的尽头回来的，我随身带回了苦涩的孤独，带回了沙漠的旋风，带回了热带的皎洁月色！ "当然是这样。"你对我说："男孩子们都爱跑，他们经常断骨、并且自以为强壮。"但是，小姐，不是这样，我看到过比这园子远得多的地方！要是你能领悟到园子里这片树荫根

本算不了什么就好了！跟荒漠、岩石，原始森林和沼泽地比起来，这一片树荫就似乎消失难寻了。你是否知道世界上有那么一些地方，当那些地方的男人们碰到你们的时候，他们立刻就会端起枪来朝你瞄准；你是否知道世界上有那么一些地方，你是否知道世界上还有一些沙漠，小姐，在这些地区，有人在寒冷的夜晚，睡在露天里，上无片瓦，下无床褥……

“呵！野蛮人！”你会这样说。

我不能动摇一个教堂女仆的信仰，更不要说动摇管家婆婆的信仰了。不过，我却很同情她，卑微的命运使她耳聋眼瞎……

不过，那天晚上，在撒哈拉沙漠，露宿在星空之下的沙漠上，我觉得她也有她的道理。

我不知道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当这种地心引力使我和地面连在一起的时候，那么多星星也都受到了吸引，另一种引力又把我引向了自己，我感觉到自身的重量，这种重量把我推向那么多的事物！我的遐想比这些沙丘，比天上的月亮，比这些身边之物都要真实。呵！一所房屋的奇妙之处完全不在于它能为你遮风挡雨或使你感到暖和，也不是因为你拥有它的墙壁，而是因为它慢慢地在我们心中积累起来的这种温馨之感。它在我们的心底组成了莽莽群山，而我们的遐思，宛如潺潺的山泉便从

我们的心底缓缓流出。

我的撒哈拉，我的撒哈拉，你看你被一个毛纺女工迷上了。

五　绿　洲

我跟你谈了那么多的沙漠，在继续讲下去之前，我倒很想给你描述一座绿洲。我印象中的那座绿洲并没有消失在撒哈拉的腹地。但是飞机的另一个奇迹就在于它使你直接投入到神秘的中心。你是这样一个生物学家，你从机舱前面，研究地面上密密麻麻的人群，你漠然地审视着那些座落在平原上的城市，它们分布在许多公路的中心，这些公路呈星形朝四方辐射，像血管那样，用田野的液汁哺育着这些城市。但是气压表上的指针颤抖了一下，飞机底下那一族绿色的东西变成了一个世界。你成了一座沉睡园子里那片草地的俘虏。

衡量远近的不是距离。我们家花园里的围墙可以比中国的长城封藏更多的秘密。要了解一个沉默不语的小女孩的内心秘密就远比了解广袤无边的撒哈拉沙漠中的绿洲的奥秘要难得多。

我来谈谈在世界某地的一次短暂着陆。那是发

生在阿根廷的贡噶尔第亚附近，不过也可以出现在随便什么地方：因为奥秘是到处都存在的。

我在一片田野上着陆，我根本想不到我会亲身生活在一个童话故事里。我所搭乘的那辆陈旧的福特牌汽车丝毫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接待我的那对和蔼夫妻也无任何特别的地方。

“我们可以留您过夜……”

然而，就在道路转弯的地方，月光下出现了一片树林，树林后面，就是那户人家。房子奇怪着哩！矮墩墩的，坚实牢固，像一座堡垒。穿过门廊，这座传奇式的城堡就向你提供了一个安静、可靠的庇护所，跟进了一座修道院一样的安全。

这时出现了两个年轻的姑娘，她们严肃地打量着我，有如两个守候在紫禁城大门口的执法官。那位年幼的姑娘撇了撇嘴，用一根绿色的木棍子敲敲地面，然后，主人做了介绍，她们一言不发地跟我握手，面带奇怪的挑战神色退了出去。

我也感到开心和有趣。一切是那么简单、安静和诡秘，好像是一桩秘密的开头。

“嘿！嘿！她们都是没有见过世面的村姑。”父亲随口说道。

我们进了屋子。

在巴拉圭，我喜爱那种长在首都街石缝隙间的颇具嘲弄意味的小草，它们来自人们看不见但又确

实存在的原始森林，它们到城里来看看，是不是人们老是占领着城市，是不是到了该挤压一下所有那些石头的时候了。我喜爱这种形式的衰颓，它表现了一种旺盛的生机。于是这地方使我惊叹不已。

因为这地方一切都呈现一幅令人惊奇的破旧的样子。有如一株老树，因年深日久而龟裂，树身还布满了青苔；又像一条木凳，坐在上面谈情说爱的情人，已达十多代了。护壁的木板已经陈旧破损，门窗也被蛀损，椅子缺脚跛腿。不过虽说人们什么都没有修理过，但却总是殷勤地打扫。所以一切都显得很清洁，油光锃亮。

客厅给人的印象特别强烈，它的样子就像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婆。墙壁和天花板都有了裂缝，我对这一切都非常欣赏，尤其欣赏的是那些镶木地板，东塌一块，西歪一块，好似一座舷梯，但它们总是被擦得干干净净，光光亮亮的。真是一所奇怪的房子，它使人产生的印象，不是疏忽，也不是随便，而是一种特殊的尊敬。无疑它每年都要增添一分魅力，使它的面貌更加丰富多采，友善的气氛更加强烈。从另一方面来说，当然也使从客厅去饭厅的必经之路变得更加危险。

“请当心！”

这是一个窟窿。人们告诉我说碰上这种类似的洞，我的腿很容易就会弄断的。至于这个洞，那是谁

也不能对它负什么责任的：它是时间的杰作，这里的人们光明磊落，特别鄙视任何掩饰和借口。他们并没有对我说："我们可以填平这些窟窿，我们有钱，不过……"他们也没有对我说——尽管这是明摆着的事实："这房子是我们从市里租来的。租期三十年。修理本该归市里负责。可人们都很固执……"人们不屑于进行任何解释，如此的洒脱使我非常欣赏。他们顶多也不过对我说一句："嘿！嘿！这屋子有点破旧了……"

但是他们说这句话时，语调是那样的轻松，所以我猜想我的这些朋友们并不因此而忧虑。你看见了吗？一群由泥瓦匠，粗、细木匠和粉刷工组成的队伍，在这样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地方，操起他们那些无所顾忌的工具，在一个星期之内，给你把一所房子重新翻修了一遍，让你认不出它的原来面目，还以为自己是来访的客人哩！一所没有秘密，没有隐蔽的角落，脚下也没有任何陷并或机关，没有密室的房屋不就是市政府的一间会客室吗？

在这样一所魔幻式的房屋中，两个年轻姑娘的消失就完全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当客厅里已经陈列了阁楼的财产时，那些阁楼本身更不知该是什么样子！人们可以猜想，那半开的小壁橱里，放的是成捆的和散了捆的发黄的文件以及曾祖父留下来的收据，一串又一串的钥匙，钥匙的数目比家里的锁多多

了，当然又是任何一片钥匙都开不了任何一把锁了。这些奇妙无用的钥匙，搅乱了人们的头脑，使人想起了地下室，想起了埋藏着的珍宝匣和金路易。

“我们吃饭去，好吗？”

于是我们坐下来吃饭，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我闻到了一股陈旧图书的气味，像香炉里面散发出来的香味一样，这味道胜过了世界上所有的香味。我特别喜欢那些移动的灯火，这是一些真正笨重的灯，人们把它们从一间屋推到另一间屋，犹如我遥远的童年时那样，灯光在墙壁上印现出一些奇妙的影子。有一片片的光明和一块块的黑影。然后，灯盏一旦放到了固定的位置上之后，光明的部分也就不再变动了，周围则是一片黑暗，燃烧的柴火在黑暗中噼啪作响。

两个姑娘又神秘地出现了，她们来去都是无声无息，神不知，鬼不觉。她们庄重地坐在桌旁。她们大概已经喂过了她们的狗和鸟，迎着月色打开了她们的窗户，呼吸过了顺风吹来的树木花草的气味。如今，她们打开了各自的餐巾，谨慎地用眼角瞅着我，心里想着她们是否可以把我归入她们熟悉的动物行列。因为她们已经有了一条鬣蜥，一条蛇獴，一只狐狸，一只猴子和一窝蜜蜂。所有这些动物都混居在一起，相处得很融洽，组成了一个新的人间乐园。她们管辖着所有这些与世俱来的动物，用她们

的小手抚弄它们，给它们吃喝，跟它们讲故事，从蛇獴到蜜蜂，它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我料想会看到这两个如此活泼的姑娘，运用她们全部的批判精神和敏感能力对她们面前的这个男人进行一次迅速秘密和决定性的评价。我在童年时，我的姊妹们就是这样给那些第一次光临我家吃饭的客人评分的。当谈话停下来的时候，人们突然在静默中听到一个响亮的声音“11 分！”[①] 除了我们姊妹之外，谁也体会不出这句话中的奥妙。

对于这种把戏的经验使我颇感惶惑。我特别感到局促不安的是，我感到我这两位裁判员是十分内行的，她们知道如何区分弄虚作假的动物和天真幼稚的动物，她们从她们的狐狸的足迹上就能看出它是否脾气温和平易近人，她们对于内心活动具有深刻的了解。

我很喜欢这些敏锐的眼睛和正直的心灵，不过我宁愿她们改换游戏。因为害怕 11 分，我殷勤地给她们递盐、倒酒，但是当我抬头看她们的时候，我又看到了她们那种庄重严肃的裁判神情，我发觉她们是不受贿赂的。

就是阿谀奉承也无济于事：她们不知虚荣为何

---

① 法国学校的评分制度：最高分为二十分、十二分及格、十分、十一分须补考。

物。她们尽管不懂虚荣，但却懂得自尊。她们对自己评价颇高，比我敢讲的话要好得多，根本用不着我来恭维。我也没想到利用我职业的魅力，因为爬到梧桐树梢上去是属于另一种类型的胆大妄为。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为的是查看一下那窝雏鸟的羽毛是否丰满了，为的是向朋友们问个好。

而我的这两个沉默的仙女总是静悄悄地看着我吃饭，我还常常碰到她们偷视的目光，我只好停止说话。餐桌上出现了一阵沉寂，沉寂中有东西在地板上轻轻鸣叫；桌子底下有轻微的动作声，然后，又停止不响了。我举目张望，神色困惑。于是作妹妹的大概对她的考查表示满意了，但还要使用最后一块试金石，用她那年轻坚利的牙齿嚼着面包。简单而天真地给我解释，她肯定是想用这种坦率态度来惊吓一下野蛮人，假定我就是这样一个野蛮人的话。

“这是那些蝮蛇。”

她沉默了，满意了，似乎这样的解释对任何不是太笨的人来说应该是足够了。她姐姐闪电似的瞟了我一眼想判断我的第一个反应。两个人都同时低头看看她们的餐巾，面孔十分温和而又天真。

“啊！ 是一些蝮蛇……”

我很自然地脱口说出了这句话，这些在我腿间爬行，擦着我的腿肚子蠕动的东西竟是些蝮蛇……

幸好我在微笑，而且笑得很自然；她们也似乎感

觉到了这一点。我微笑,因为我高兴,因为我是真的越来越喜欢这户人家了,因为我也希望能更多地了解这些蛇。姐姐来帮我的忙了。

"它们的窝在桌子底下的一个洞里。"

"它们晚上十点钟回到洞里。"妹妹补充说:"大白天,它们出去捕食。"

现在轮到我来偷觑这两个姑娘了。她们敏感,温和的脸上总是挂着无声的微笑。我很欣赏她们所管理的这一王国……

而今,我进入梦想,这一切都很遥远了。这两位仙女又变成什么样子了呢?她们大概 结了婚了。那么,她们变了么?从年轻姑娘变成一个女人可不是一件小事情。她们现在在一所新房子里干什么呢?她们和疯长的野草及蝮蛇的关系又怎样了呢?以前她们和某种普遍的东西混合在一起。但是终于到了这一天;少女情窦初开,幻想着俘虏一个十九岁的青年。一个十九岁的青年使她心事重重。于是出现了一个傻瓜。那么敏锐的眼睛也第一次看不准了,照得这傻子容光焕发了。傻小子要是会念几句诗的话,人们就以为他是诗人。人们以为他理解那些出现了破洞的地板;人们以为他喜欢蛇獴那样的动物;人们以为,对那条桌子底下,在人们两条腿之间游走的蝮蛇的信赖讨他喜欢。人们把自己的心给了他,人们的心可是一座未开化的原始花园。而他

却只喜欢经过人工细心照料过的园子，傻小子把公主变成他的奴隶带走了。

六　在沙漠里

1

当我们这些撒哈拉航线的飞行员，长年累月，年复一年地作为沙漠的俘虏，从一个堡垒飞向另一个堡垒而不折回的时候，那些乐趣就跟我们绝缘了。这些沙漠里根本没有类似的绿洲，没有花园，也没有姑娘，那都是一些神话。当然，在很远的地方，在那些我们的任务一旦完成，我们可以开始重新生活的地方，有好多姑娘在等待着我们。当然，在那儿，在她们的蛇獴或书籍之中，她们也逐渐成为一些动人的灵魂。当然，她们也变得更美丽了……

但是，我了解孤独。三年的沙漠生活教我饱尝了孤独的滋味。在沙漠里，人们根本不担心耗费在旷野间的青春，但是在离人们遥远的地方，整个世

界似乎在老化。树开花、结果；地长麦产粮；女人都很漂亮。可是春去秋来，必须赶快归去……可是春去秋来，人们却还在远方羁留……大地的财富像沙丘里的细沙那样在指缝间溜走了。

通常，人们对时间的流逝并不敏感。他们生活在一种暂时的平稳状态中。但是我们这些飞行员，每当我们在中途站着陆，当那种没完没了的信风向我们扑面吹来的时候，我们就能感到时间的流逝。我们好像是坐在快车上的旅客，漫长的黑夜里，满耳都是车轮滚动的声音，迎着车窗外面束束灯光，猜测驶过了的田野、村庄以及它们的动人之处，可惜他是坐车旅行，所以他什么都挽留不住。我们飞行员也是这样，轻微的热度使我们感到兴奋，虽然中途站上一片静寂，耳朵里仍然充满了航机的轰鸣，我们感觉自己仍在飞行。我们也发现，随着我们心脏的跳动，我们正乘风被带向一个未知的将来。

抵抗部落更增加了沙漠的风险，汝比角的夜晚，每隔一刻钟就似乎要出现时钟的敲鸣声一样，哨兵们依次大声呼叫着口令，互相告警。陷在抵抗部落之中的汝比角的西班牙堡垒就是这样来防范那些不露形迹的威胁的，而我们作为这只盲目的船舶上的过客，便可听见这种由远及近，从低到高的呼叫声，在我们头上像海鸟般的回旋飞舞。

然而，我们还是爱上了沙漠。

沙漠给人留下的最初印象，只不过是空荡荡和静悄悄，之所以这样，那是因为它根本不喜欢朝三暮四的情人。我们自己家乡的一个普通村庄也会避开我们的，如果我们不为它而舍弃世界的其余部分，不进入它的传统风俗，不了解它的冤家对头，我们就不会理解它为什么是某些人的故乡的原因。还有，甚至就在离我们两步远的地方，那个把自己禁锢在斗室之内，按我们感到陌生的规矩而生活的男人，我们也无从理解。他显得那么孤独，真像生活在遥远的，与世隔绝的西藏，没有任何一架飞机能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方。我们想去参观他的囚室么？它是空荡荡的。这男人的帝国在他的心里。因此，沙漠根本不是由沙子组成的，也不是由图阿雷格人[①] 或带枪的摩尔人所组成的。

然而今天我们感到口渴了。我们过去认得的那口井，直到今天我们才发现它浸润的地域非常辽阔。一个女人的身影可以使全家感到欣慰。一口井也就和爱情一样，可以惠及远方。

沙漠最初是荒凉的，后来，到了那一天，因为我们害怕打家劫舍的土匪的到来——我们看到了他

---

① Touareg，图阿雷格人。撒哈拉地区的游牧民族。

们穿的大氅印在沙地上的褶痕。土匪也改变了沙漠的面貌。

我们接受了游戏的规则，游戏则按自己的形象来塑造我们。撒哈拉就体现在我们身上。接触沙漠并非参观绿洲，而是要把一口水井变成我们的宗教。

2

我第一次出航就领略了沙漠的风味。里盖勒，吉奥麦和我，我们三个人驾驶的飞机被迫降落在努阿肖特的一个小堡垒附近。这个毛里塔尼亚的小哨所在当时还像海中的孤岛一样，是与世隔绝的。一位老中士带领着十五个塞内加尔士兵困守在这儿，他像欢迎天外来客那样接待了我们。

“啊！能跟你们说说话使我感到实在是难得的荣幸，这对我来说真是非同小可的事情！”

这是他难得的荣幸，他哭了。

“六个月以来，你们是第一批来客，人们每隔半年给我们送一次给养。有时是中尉来，有时则是上尉来。”

我们从飞机上下来仍然感到有点昏头昏脑。在

离正在准备午饭的达卡尔还有两小时航程的时候，飞机上的连动杆跳动了一下。我们的命运便发生了变化。像天使一样出现在热泪纵横的老中士身边。

“来，干一杯！我很高兴能向诸位敬酒！诸位想想！上尉上次来时，我竟拿不出酒来请他。”

我曾在一本书里讲过这件事，它并非虚构的故事。老中士对我们说：

“最后这一回，我甚至不能喝到酒，我感到无比的羞耻因而要求换防。”

干杯！跟跳下骆驼，汗流浃背的客人干上一大杯！在这地方整整呆了六个月的人不就是盼着这一分钟么？一个月以来，人们就开始擦拭武器，打扫哨所，从底层到阁楼，把哨所收拾得干干净净。几天以来，人们感到喜庆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便站在沙丘的最高处，毫不懈怠地眺望着地平线，希望能够发现那飞扬的尘土。当从阿达尔来的流动巡逻队到来的时候，他们总是要掀起一大股尘土的……

但是已经没有酒了：人们无法庆祝节日了。不能碰杯了，人们感到很丢脸。

“我盼着他回来，我等着他……”

“中士，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中士指着沙漠说：“我不知道，上尉是到处都去的人！”

在小堡垒的阳台上数星星的这个晚上也是很真

实的。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可看，只有天上的星星，你可以一览无遗，就像在飞机上看到的那样，只不过它们现在的位置是固定不变的。

在飞机上，当夜景过于迷人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操纵飞机了，而是任它随意飞行，于是它就慢慢地向左倾斜。当我们在右边的机翼下发现一个村庄的时候，我们还以为飞机是在水平飞行哩！在沙漠里，根本没有村庄。那么是在海面上行走的一队渔船。但是在撒哈拉的大漠之上，哪来的渔船？这时，我们才因为自己的错误而微笑起来，慢慢地，我们让飞机上升，村庄恢复了它原来的位置。我们又把曾经坠落的星星挂上了天空。村庄呢？是的，是星星的村庄。然而，从小堡垒的高处极目远望，却只能看见一片僵化了的沙漠，绵延的沙丘，像海面上起伏的波浪，但沙丘却是一动也不动的。还有那些高悬的星座。中士跟我们谈起了那些星座。

“您瞧！我对自己的方向认得可准啰！……对准这颗星的方向，笔直走下去就到了突尼斯！”

“你是从突尼斯来的吗？”

“不是。但我表妹是。”

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但是中士什么也不想对我们隐瞒：“总有一天，我会去突尼斯的。”

当然，他会经过另外一条道路而不是笔直朝着这颗星走到突尼斯去。除非远行的时候，一口干涸

的井使他诗兴大发。那时，星星，表妹和突尼斯就会混在一块。那时，就会开始这场受神灵启示而在凡夫俗子看来却是痛苦的进军。

“有一次，我曾向上尉请假要求到突尼斯去会我表妹，可他回答我说……”

“他回答你了?”

“他回答我说：‘世界上表妹多的是。’于是他打发我去了达喀尔，因为那地方离这不太远。”

“你的表妹漂亮吗?”

“您问的是突尼斯的那位表妹么? 那当然啰! 她是一位金发姑娘。”

“不，我问的是达喀尔的那位表妹，她怎么样?”

“她是一位黑人姑娘……”

“中士，我们真想因你这颇为气恼而忧郁的回答而拥抱你。”

中士，撒哈拉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它意味着总在向你走来的一位神明。同时它也意味着离沙漠有 5000 公里之遥的一位温柔、可爱的金发表妹。

沙漠对我们呢? 它意味着在我们心中所产生的一切。它意味着我们从我们自身所学到的一切。那天晚上，我们也爱上了一位表妹和上尉……

3

埃蒂安港[1] 位于尚未征服国家领土的边沿，它并不是一个城市，人们只能在这儿找到一个小堡垒、一座仓库和一个堆放从我国本土运来的设备的木棚。它们的四周，绝对地只有沙漠。因此，它的军事力量尽管薄弱，这地方却几乎是不可战胜的。要攻占它，必须要穿越一条沙带和一片火力网。武装的阿拉伯匪徒只有走得精疲力竭、粮尽水缺的时候才能到达这地方。不过人们记得，在北方的某地，总有一股匪徒向埃蒂安港进发。每当上校总督来我们住地喝杯茶的时候，他就在地图上把这次进军路线指给我们看，就好像给人们讲述一个美丽的公主的佳话那样。但是这股匪徒从来就没有到达过，它们好似一条江河，河水都被沙漠吸干了，于是，我们的手榴弹和枪弹静静地躺在我们床底下的弹药箱里。总之，我们由于贫困而有恃无恐，除了寂静之外，我们再没有什么别的敌人和对头需要防范和对付的了。机场场长吕加日夜都开着留声机，这玩意离现实生

① Port－Etienne，毛里塔尼亚地名。现名为努阿迪布。

活太远，跟我们谈的是一种半通半不通的语言，徒然引起我们无端的忧郁，这忧郁酷似一种难平的奇渴。

那天晚上，我们在小堡垒里吃晚饭，上校总督让我们欣赏他的花园。他果真从法国弄来了三箱真正的泥土，它们可是经过了4000公里的长途跋涉才到达这儿的。泥土里已经长出了三片绿叶，我们用手指抚摸这些绿叶，犹如抚摸珍贵的首饰一样。上校谈起它们的时候说："这是我的花园。"当那可干枯一切的沙漠之风刮起来的时候，人们就把这花园搬进地窖里去。

我们住在离堡垒一公里远的地方，晚饭后，我们踏着月色回去。月光下的沙漠是粉红色的。我们感到匮乏，但沙漠却是粉红色的。哨兵的呼喊使这地方恢复了它的悲凉。整个撒哈拉都因我们的影子而担惊受怕，整个撒哈拉都在讯问我们口令，因为有股土匪正在行动。

哨兵的呼叫在沙漠里产生无数的回响，沙漠再也不是一座空荡荡的房屋了：摩尔人的商队使夜晚充满了吸引人的力量。

我们也许自以为是安全的，然而，疾病、事故、匪帮、诸多威胁都在朝我们走近：人成了地球上的一些秘密射手的射击目标。塞内加尔哨兵有如一个预言家，他提醒我们注意这些威胁。

我们回答说："法国人！"并且从黑天使前面走了

过去。我们呼吸得自在些了。呵！这种威胁使我们变得多么高尚……由于那么多沙漠的存在使这种威胁仍然非常遥远，并不紧迫，并不严重。不过世界再也不是原来的世界了。这沙漠又变成壮丽的了。仍在某处行进但却永远到达不了这里的那股土匪使沙漠神圣化了。

晚上 11 点，吕加从无线电台回来，告诉我半夜有一架从达喀尔来的飞机。机上一切设备都很正常，零点十分以前，人们将会把邮件转运完毕，我将在零点十分时起飞向北方航行。我对着一面破镜子仔细地刮着胡子。脖子上围着毛巾，我隔一会儿便又跑到门口去看一看光秃秃的沙漠。天气很好，风也停了。我回到镜子面前，心想着：本来一刮就是好几个月的风，要是一旦停下来有时就会搅乱整个天空的。于是，我作好一切准备：救急灯扣在自己的皮带上，还有高度表，铅笔等。我去看勒里，他当晚是我飞机上的话务员。他也在刮胡子，我对他说："可以吗？"眼下还算可以。这种准备动作是飞行中最容易的工作。但是我听见噼啪一声响，一只蜻蜓碰到我的灯上，不知为什么，这蜻蜓使我心绪不宁。

我又出来看了看：一切都很纯静。沿着地平面的一块峭壁宛如大白天一样清晰地显现在天际。天边的寂静笼罩着整个沙漠，沙漠里的一切都显得井

然有序。可是有一只青蛾和两只蜻蜓撞到了我的灯上。我再次产生一种模糊的,也许是喜悦,也许是忧愁的感觉。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觉,仍然十分朦胧,隐隐约约才刚刚萌发哩。有人从很远的地方跟我说话。这是不是一种本能呢?我又出来了一次,风完全停息了。天气总是那么凉爽。但是我已经接收了一个预告。我猜测着,我自以为已猜到了我所等待的东西:到底对不对呢?天空和沙漠都没有给我任何暗示,但是两只蜻蜓却告诉了我,还有一只青蛾。

我爬上一座沙丘,面朝东坐下。如果我是对的,那事不要等多久就会发生了。那些蜻蜓到这个离开绿洲有几百公里的地方来寻找什么东西呢?

飘到海滩上的那些船舶的残骸碎片可以证明海面上飓风正在横行肆虐。因此这些昆虫便向我预告了一场沙漠风暴的到来,这是来自东方的风暴,它已经摧毁了远方青蛾栖息的那些棕榈林。它的泡沫已经溅到了我身上。沙漠里刮起了东风,威严肃穆,因为它是一种标志,一种严重的威胁,它预告着一场大风暴,我几乎已能听到它微弱的喘息声。我是波浪将要吞没的最开头的那块界石。在我身后二十公尺远的地方,没有一块布条会飘动。它那灼热的空气有一次曾经包围过我,就那么唯一的一次,有如死神似的抚摸过我。然而我清楚的知道,再过几秒钟,撒

哈拉喘过一口气之后即将发出它第二声叹息。三分钟之内，我们仓库的通风管就会摇摆起来。十分钟之内，飞沙就会充满天空。而我们也将马上在这场大火中，在沙漠的烈焰中展翅高飞。

但是使我激动的并不是沙漠风暴。使我感到一种原始的乐趣的，乃是我只需听半句话就懂得了一种秘密的语言，像一个凭细微声息就能预见全部未来的原始人一样，发觉了一种迹象。我感到快乐的是，我从一只蜻蜓拍打翅膀的动作中读出了沙漠即将爆发的这种愤怒。

4

我们在那边跟那些尚未归服的摩尔人打交道。我们在飞行的时候，要穿越他们那些被封锁的领土。这些摩尔人从禁区的腹地钻了出来，冒然跑到汝比角或是锡兹内罗的小城堡里来买糖块或是茶叶，然后又重新钻入他们神秘的内地。当他们进城的时候，我们尝试着跟他们中的一些人接近。

要是碰上他们当中一些有影响的头面人物，有时候，在取得航空公司的同意后，我们就把他们带上飞机，循着航线的方向飞行。让他们看看世界。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挫挫他们的傲气，因为他们屠杀我

们当中那些被俘的人时，往往是鄙视多于仇恨。当他们在堡垒附近碰上我们的时候，他们并不辱骂我们。他们只是背着我们吐唾沫。他们的这种高傲，来自于一种自以为强大的幻觉。他们当中不少的人，因为建立了一支装备了三千只枪的队伍，便向我反复地说："你们住在要行军一百多天才能到达的法国，算是你们的运气了。"

于是我们陪他们散步，他们当中有三个人就这样参观了陌生的法兰西。他们有一次陪我到了塞内加尔，因为看见了一些树而哭了起来。他们就是属于这样一些人的种族。

当我到他们的帐篷里再见着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交口称赞有裸体女人在花丛中跳舞的游艺场。这些人从来就没有见过一棵树，一座水泉，也没有见过一株玫瑰，他们只是通过那部绝无仅有的可兰经，才知道花园的存在，花园里流动着潺潺的溪水，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天堂。这个天堂和它的那些美丽的女俘，人们只有经过三十年穷困潦倒的日子，忽然挨了不义的一枪，终于悲惨地死于沙漠之后才能获得。但是上帝欺骗了他们，因为法国人可以得到所有这些财宝却无需以饥渴与死亡作代价。因此，老酋长现在开始沉思起来。他们想起在他们帐篷四周伸展开来，伸向远方，直通死亡的撒哈拉大沙漠只能给他们提供如此稀少的欢乐时，便向我们讲了心里话了。

"你要晓得……你们法国人的上帝……对你们法国人比摩尔人的上帝对摩尔人要慷慨得多!"

几个星期以前,人们带他们去了法国的萨瓦。他们的导游领他们来到一座大瀑布前面,这瀑布有如编织起来的一根柱子,还发出咆哮之声。

"你们尝尝吧!"导游对他们说。

这是淡水。啊! 淡水! 在沙漠里,人们要走多少天才能到达那最近的水井,而且,在找到了这井之后,还要花多少小时来挖空填在里面的沙子以及混合着骆驼尿水的烂泥呀! 水! 在汝比海岬,在锡兹内罗,在埃蒂安港,摩尔人的孩子们从不乞讨钱财,他们手里拿着一个罐头盒子,他们讨的是清水:

"讨点水,请给点……"

"行行好。"

水是非常宝贵的,小小的一滴水可以促使沙土里长出一棵碧绿晶莹的小草来。如果在沙漠的某个地方下了一场雨的话,那里就会跑来大批的移民,撒哈拉也就会热闹起来。部落沿着可以长到三百公里以外的小草长出的地方移动。这种水是那么小气,十年来也不曾降一滴到埃蒂安港,如今它却在这里奔腾咆哮,就好像全世界所有的水都是从这个缺了口子的蓄水池里流出来的一样。

"咱们走吧。"他们的导游对他们说。

但是他们却一动不动。

"请让我们再……"

他们住口没有再往下说了,他们严肃无语地目睹了这庄严神秘的一幕。这些从大山的肚子里流出来的东西,就是生命,就是人的血液。一秒钟的流量就足以救活好些沙漠旅行队了,而这些旅行队却因为渴得发昏而永远投入了无穷的盐湖和海市蜃楼的怀抱之中。上帝就在这里现身了;人们不能对他置之不理。上帝打开了他的闸门,显示了他的威力,三个摩尔人一动也不动地呆在那儿。

"你们难道还会看见更多的东西不成?"

"必须等一等。"

"等什么?"

"等它流完。"

他们想等到上帝疯狂到累了的时候。上帝很快就会后悔的,他小气得很。

"但这水千百年来就是这样流淌着的呀!"

因此,那天晚上,他们不再坚持要留在瀑布旁边了。对有些奇迹最好是保持沉默,甚至最好是不要想得太多,否则你就什么都搞不明白了,要不然,你就会怀疑上帝了……

"法国人的上帝,你是不是看见……"

但是我的这些尚未开化的朋友,我是很了解他们的。他们呆在那儿,他们的信仰受到了干扰,脑子里产生了困惑,从这以后,很快就要认输归顺了。他

们梦想法国后勤部供应他们大麦，法国派驻撒哈拉的军队保障他们的安全。的确是这样，只要他们一旦归顺，他们的物质利益就会得到改进和发展。

但是他们三个人都是特拉尔萨酋长埃尔·玛蒙[1]的后代(我想我可能把他们的名字写错了)。

我认识这个人，当他成为我们的臣民的时候。因为他的竭诚服务而受到官方的赏识，他靠总督们而发了财，得到各个部落的尊敬。在物质财富方面，他似乎无所不有，可是，在一个夜晚，事前毫无任何征兆，他竟杀死了在沙漠里陪伴着他的那些军官，抢走了骆驼和枪支，又逃回了那些尚未归服的部落。

这个从那以后便在沙漠中逃亡的酋长，说不定哪天遇上了阿达尔巡逻队的阻击，于是他那短暂的荣华就像一颗火弹似的，顿时烟消云散。人们把他的这种突如其来的反抗，这种既英勇又绝望的逃亡，这种转瞬即逝的荣华叫做背叛，并且对这种疯狂的举动感到震惊。

然而埃尔·玛蒙的故事也就是许多其他的阿拉伯人的故事。埃尔·玛蒙老了。当人们进入老年的时候，人们开始思索了。于是一天晚上他发现他背叛了伊斯兰教的上帝，他还发觉他和基督教徒进行的交易弄脏了自己的手，并在这场交易中丧失了一

---

① El Mammoun，埃尔·玛蒙，叙利亚人尊奉的掌管财富之神。

切。

确实，大麦与和平跟他又有什么关系？他是一个失节的战士，后来又成了一个放牧人。他记得他曾经住在撒哈拉，那儿每一片起伏的沙漠都潜藏着无数的威胁，在那儿，黑夜中前进的队伍把巡夜的警卫派到了前哨。在那儿有关敌人活动的消息使围着篝火坐着的人们心跳加速。他还回忆起航海的滋味，人们只要尝到一次这样的滋味，那就一辈子也忘不了啦。

如今，他默默无闻地在一片平息了的和毫无魅力的土地上浪游。今天只有撒哈拉仍是一片沙漠。

他将要杀死的那些军官，他也许曾敬爱过他们。但是对真主的爱是压倒一切的。

“晚安，埃尔·玛蒙。”

“真主保佑你！”

军官们用毯子把自己裹起来，躺在沙土上，好像躺在木筏上一样，仰望星空。看着满天徐徐移动的星斗，看着标志着时辰的夜空，看着由智慧之神领进太虚，斜照着沙漠的月亮。基督徒就要入睡了。又过了几分钟，只有星星还会继续发光。于是为了衰落的部族能够重新恢复它昔日的繁荣昌盛。为了继续这种唯一能使沙漠辉煌灿烂的追逐，只需让这些基督徒发出一声轻微的呼叫就可以使他们永久沉睡不醒了……又过了几秒钟，一个新的世界就将从无

法挽救的事件中诞生……

就这样他杀死了那些睡着了的漂亮的中尉军官。

5

在汝比角，格玛尔和他的兄弟莫亚勒今天请我去做客，我到他们的帐篷里去喝茶。莫亚勒静静地望着我，面纱垂到嘴唇下，保留着一种野蛮的克制。格玛尔一个人跟我说话，向我献殷勤：

"我的帐篷，我的骆驼，我的女人，我的奴隶都是属于你的。"

莫亚勒老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他俯身转向他兄弟，说了几句话，然后又恢复了沉默。

"他说什么？"

"他说：'包拉富偷了赫盖巴家1000头骆驼。'"

这位包拉富上尉是阿达尔骆驼巡逻队的一位军官，我并不认识他。但是我通过摩尔人知道很多有关他的传说。摩尔人谈起他来都很愤怒，但又似乎是在谈起上帝那样。他的存在提高了沙漠的价值。他今天神不知鬼不觉地刚刚出现在向南方进发的武装土匪的背后，偷掉了他们几百头骆驼，迫使他们转回来对付他以挽救那些他们原以为是很安全的财

富。现在他既然通过天使般的现身挽救了阿达尔，既然已经把他的营房安扎在一片石灰质的高地上，他就像一种可靠的保证那样，昂然挺立在那儿，他的影响那么巨大以致于他迫使各个部落纷纷向他们营房逼进。

莫亚勒更凶地盯着我又跟他兄弟说起话来。

“他说什么?”

“他说:‘我们明天出发参加反对包拉富的队伍。有 300 支枪。’”

我已经猜到了一些事情，三天以来，人们牵到井边来的那些骆驼，那些长久的交谈，那种热情，似乎都是在装配一艘看不见的帆船。将把船只带走的海风已经刮起。因为包拉富的关系，向南方迈出的每一步都充满了光荣。我再也无法判断，这样的进发包含的是恨还是爱。

世界上存在这么一位漂亮该死的敌人倒也很有意思，他到哪里，那里的部落就捲起他们的帐篷，集合起他们的骆驼逃之夭夭了。他们害怕正面碰上他，可是那些住得最远的部落却像谈爱那样神魂颠倒起来。人们抛弃了帐篷下的和平，挣脱了女人的拥抱，放弃了幸福的睡眠，经过两个月的向南方的艰苦行进，又渴又累，饱尝风沙折磨之后，他们盼的就是突然在黎明时冲向阿达尔的巡逻队，杀掉包拉富上尉。假如上帝允许的话，他们发现，世界上没有任

何别的事物比实现这个心愿更有价值了。

“包拉富是很厉害的。”格马尔向我承认说。

现在我知道他们的秘密了。他们就像那些喜欢某个女人的男人，梦见了她散步时漫不经心的脚步，他们整个晚上辗转反侧，这个女人漫不经心的散步使他们烦恼、心如火焚。包拉富的遥远的脚步声折磨着这些摩尔人。这位化妆成摩尔人的基督教徒，领着他的二百个摩尔海盗，避开那些武装土匪的跟踪，钻进抵抗区。在那个地方摆脱了法国的束缚，即使是他手下最差劲的一个士兵也可能会从他的奴役中觉醒过来。把包拉富放在石头祭桌上献给他的上帝，而不致于受到惩罚。在那个地方，只有他的威望才能震慑他们，甚至就是他本身的弱点也能使他们害怕。那天晚上，当他们呼呼地酣睡时，他在他们当中若无其事地走来走去，而他的脚步声响彻了沙漠的心脏。

莫亚勒思索着，老呆在帐篷的角落里一动不动，宛如一座蓝色花冈岩的浅浮雕。只有他的两只眼睛在闪闪发光，还有他那雪亮的银匕首，这可不是一件小孩子的玩具，自从他回到了土匪队伍之后，他的变化可大了！他感到从未有过的高傲，对我不屑一顾；因为受仇恨的驱使他就要去找包拉富，他将要在黎明时开拔，而这种仇恨却又打上了爱的一切标志。

他又一次朝他兄弟俯过身去，低声说着话，眼睛

却瞧着我。

“他说什么?”

“他说如果他在远离堡垒的地方碰上你的话,他就会开枪打死你。”

“那是为什么?”

“他说:‘你虽然有飞机和无线电话,你虽然有包拉富,但你却没有真理。’”

莫亚勒穿着蓝袍,褶裥分明,像座石雕,一动不动,对我进行审判。

他说:“你像山羊似的吃着生菜,像猪猡一样吃着猪肉,你的那些无耻的女人坦头露脸。”他都看见了。他说:“你从不祈祷。”他说:“如果你没有真理,你的飞机,无线电话和包拉富又有什么用呢?”

我非常欣赏这个摩尔人,他保卫的不是他自身的自由,因为在沙漠里,人们总是自由的。他保卫的,不是那些肉眼看得见的财富,因为沙漠是一无所有的不毛之地,然而他却在捍卫一个秘密的王国。在浩瀚寂静的沙漠里,包拉富领着他的巡逻队,有如一个老海盗,多亏有了他,汝比角的营房再也不是游手好闲的牧民之家。包拉富风暴威慑着它的侧面,由于他的原因,在晚间人们让帐篷挤在一起。在南方,这种沉寂也是多么使人胆颤心惊,这就是包拉富式的沉寂! 而莫亚勒,就是一个老猎手,在风中倾听着包拉富的行进步伐。

当包拉富将要回到法国去的时候，他的敌人不但不因此而欢欣鼓舞，却反而为他流泪，好像他这一走就连沙漠的一极也带走了，同时也带走了生活中的一份乐趣一样。于是他们问我道：

“为什么你的那位包拉富要走呢？”

“我不知道。”

几年以来，包拉富跟他们进行了生死搏斗，他把他们的规则变成了自己的规则。他睡觉的时候，脑袋枕在他们的石头上。在永恒的追逐中，他像他们一样了解了那些圣经上说的由星星和风组成的黑夜。当他离开的时候，他表明他没有严格按基本规则来玩。他随随便便就离开了赌桌。留下了摩尔人让他们单独玩，而摩尔人对于那种不再要求男人卖命的生活的意义却丧失了信心，他们毕竟还是愿意相信他的。

“你的那位包拉富，他会回来的。”

“我不知道。”

包拉富将会回来的，摩尔人这么想。欧洲的游戏将再也不能使他感到满足了，还有军营里的桥牌，职务上的晋升以及女人等也一样不能使他感到满意。念念难忘他失去的往日威严，包拉富将会重新回到这儿来的。这地方，每走一步路都使人提心吊胆，好像走向爱情那样。过去他也许以为来这地方是逢场作戏，回欧洲才是长久之计，但是他现在遗憾

地发现:那些真正的唯一的财富,他只是在沙漠里才得到了它们:沙漠的魅力,它的夜晚,它的静寂,这是风和星星的故乡。如果包拉富有一天重新回到沙漠里来的话,这消息第一晚就会传遍抵抗区。摩尔人将会知道在撒哈拉的某个地方,包拉富和他的200个海盗在一块儿,他睡着了。于是人们静悄悄地把那些单峰骆驼牵到井边,准备大麦制的食品,检查枪栓。驱使他们这样做的是仇恨也是爱慕。

6

"你把我藏在飞机里面带到玛拉喀什[①] 去吧!……"

每天晚上,在汝比角,那个摩尔人的奴隶都向我提出这一简短的请求。说完这个之后,他已经为生活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便盘膝坐下来为我沏茶。然后,这一天的日子就是平安的了,因为他想他已经向唯一能治愈他的大夫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因为他已经向唯一能够挽救他的上帝作了祈祷。于是,他俯身对着烧开水的水壶,回味着生活中那些普通的图像。马拉喀什的黑色土地,他的粉红色的房屋,

① Marrakech,玛拉喀什:摩洛哥地名。

他那已经丧失的基本财产。他并未因我的沉默而怀恨，也未因我的推迟救他而不满：我跟他不是同类的人，我只是一种可以发动的力量，像一股吉祥的风，终有一天会助他时来运转。

可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飞机驾驶员，仅仅在汝比角当了几个月的机场场长。我所拥有的全部财产就是一座背靠西班牙堡垒的木板房。木板房里面，不过就是一个脸盆，一个盛着海水的水壶和一张短小的床，我对我的力量奢望甚微。

"老巴尔克，我们往后再说吧……"

所有的奴隶都叫巴尔克；所以他也叫巴尔克。虽然被俘已经四年了，他却并不心甘情愿，他记得他曾经当过国王。

"巴尔克，你过去在玛拉喀什是干什么的？"

在玛拉喀什，他曾经从事一种很体面的职业，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无疑仍住在那边。

"我过去是赶牲口的，那时我叫莫哈默德。"

当地的司法行政长官常召见他说："我要卖掉一些牛，莫哈默德，你到山里去把它们赶出来。"

或者说：

"平原里有我的 1000 头羊，你把它们赶到上面的牧场上去。"

于是，巴尔克就拿着一根橄榄杈杖，指挥着他的牲口进行迁徙。他一个人要负责照顾一大群母羊，

为了照顾即将出世的羊羔，他一方面要让那些最敏捷的羊走慢一点，另一方面又要督促一下那些懒羊。他得到了牲口的信任和服从：他是唯一知道它们要去那些福地的人；唯一能根据星体辨认道路的人。他有丰富的羊群无法企及的科学知识，他独自一人根据他自己的智慧决定休息和喝水的时刻。夜晚，当羊群睡觉的时候，巴尔克却站在齐膝深的羊毛丛中，作为医生、预言家和国王，怀着对那么多无知的弱小者的爱心，为他的臣民祈祷。

一天，一些阿拉伯人走过来和他说话："请你跟我们往南方去赶一些牲口。"

人们让他走了好久，三天之后，当他被带进一条山涧的低凹的道路，接近抵抗区的边界时，人们只是把手往他肩膀上一搭，给他取名为巴尔克就把他卖了出去。

我还认识别的一些奴隶，我每天都到人们的帐篷里去喝茶。光着脚躺在长羊毛地毯上，这可是游牧人家的奢侈品，他们就在这毯子上建造起他们只住几个小时的家，我躺在上面回味着白天的航行。在沙漠里，人们感到时光的流逝。在灼热的阳光下，人们走向黑夜，迎来了那拂过你的四肢、揩擦去你身上汗珠的凉爽的清风。在酷热的阳光下，人和牲口，都的确像是在走向死亡，在朝着这个大的饮水池前

进。因此悠闲自在从来都不是徒劳的。每个白天都像这些通向大海的道路一样显得十分美丽。

我了解这些奴隶。当他们的主人从百宝箱里取出炉子、烧水壶和玻璃杯的时候，他们走进帐篷来了。在这个沉重的百宝箱里，放着各式各样乱七八糟的东西，有没有钥匙的锁，没有花的花瓶，还有三个苏比就能买到的镜子及古老的武器等。把这些东西搁在大沙漠里，令人想起遇难船只留下的残渣遗物。

这时奴隶一声不响地把干枯的细枝塞满火炉，吹旺火炭，吹燃树枝。再把水壶装满水，把他能连根拔起一棵雪松树的力气用在小女孩干的一些工作上。他沉稳持重，按部就班地照章办事：烧茶，照看骆驼，吃饭。在白天骄阳的酷晒下，走向黑夜；在光秃秃冷冰冰的星空下，等待炎热的白天。北方的国家真幸运，因为在他们那儿季节更替，夏天产生了雪的传说，冬天则出现了太阳的传说。而热带地区可就惨啦，因为在热带那个烘箱里，一切都没有多大的变化。不过，撒哈拉地区还算幸运的。因为在撒哈拉，白天和黑夜毕竟还是十分简单地保持了人们从一个希望到另一个希望之间的循环。

有时，黑奴蹲在门前，领略着夜风的滋味。在这个俘虏的沉重的身体内，是再也不会出现什么回忆的了。他几乎记不起他是什么时候被绑架，记不清

他所挨的打，记不起那些吼叫，记不起那天晚上把他打翻在地的那些男人们的臂膀来。从那天起，他进入了一种奇怪的睡眠状态，像瞎子一样，既看不见塞内加尔的悠悠河水，也看不见南部摩洛哥的白色城市；像聋子一样，听不见熟悉的声音了。这个黑人并不感到不幸，他是一个精神上的残废人。一旦掉进游牧民族的生活圈子，跟着他们四处迁移，随着他们在沙漠里描画出来的生活轨迹打转转之后，他还能跟他过去的家庭、跟他的妻室儿女保留什么共同之点呢？他的妻子和孩子对他来说，等于都是死人了。

有些曾经长期在深沉的爱情中生活后来又失去了这种爱情的男人，有时也会对他们自己所过的那种孤单的独身生活感到厌烦，于是他们走向社交生活，降格以求，把平庸的爱情当作个人的幸福。他们觉得忍气吞声，受人驱使，息事宁人倒也颇为自在。奴隶把照料好主人的火炉变成了自己的骄傲。

“喏，这是给你喝的。”有时主人给奴隶一杯茶并对他说道。这是当主人的在疲劳消失，高温下降，身心爽快时对奴隶发善心的一种表现。于是，奴隶不胜感激，为这杯茶而吻了主人的膝盖。奴隶从来不戴脚镣手铐。这是根本没有必要的，他对主人忠实得很呀！他乖乖地否认自己是被剥夺了的黑人国王，他只是一个幸福的奴隶。

然而，人们终有一天将会解放他。当他太老了，

再也不能派上什么用场，反而成了主人的累赘的时候，人们就会给他绝对的自由。整整三天，他从一个帐篷走到另一个帐篷，要求人们收留他，但都是白费劲。他一天比一天衰弱，到第三天结束的时候，他就只能乖乖地躺在沙地上了。在汝比角，我看到一些奴隶就这样赤身露体的死了。摩尔人从这个奄奄一息的奴隶身旁经过时，倒也并不显得残忍。他们的孩子就在这个穷途末路的可怜人附近玩耍，每天清晨，孩子们都跑过来好奇地看看他还能不能动弹，对这个老奴隶也并无嘲弄之意。这倒也是合乎情理的事情。他们这样做就好像是在对他说："你过去干活干得不错，你有权利睡觉了，你去睡吧。"而他，则总是躺着，只感到饿得难受，却没有感到不公平才是唯一折磨人的事物。他慢慢地和土地溶化在一起了。他被太阳烤干并被土地吸收了。三十年的辛劳，最后才获得了这种长眠和投身大地的权利。

我所碰到的第一个这样的奴隶，我并没有听见他呻吟，他没有可以呻吟的对象。我从他身上猜度出一种逆来顺受的态度。一个筋疲力尽躺在雪地里陷于梦幻之中的垂死的山民抱的就是这种态度。使我感到难受的并不是他的痛苦，我不相信他会痛苦。使我感到难受的是：当一个人死亡的时候，一个无人知晓的世界也就跟随着他而消失了。我在想：那些随他消失的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图像呢？被渐渐淡

忘的塞内加尔的庄园和摩洛哥南方的城市都是什么样子呢？我不知道，在这个黑奴身上消逝的是不是就是一些简单的心事：烧水沏茶……把牲口赶到井边去……我不知道长眠不起的到底是一个奴隶的灵魂呢？还是恢复了对往昔的回忆、尊严地死去的一个自由人。对我来说，他那坚硬的头颅骨就好像一个陈旧的百宝箱。我不晓得有哪些彩色的丝绸，哪些节日的图画，哪些在沙漠里早已过时毫无用处的遗物幸免于海上的灾难。这个箱子就摆在那儿，扣得紧紧的，沉甸甸的样子。我不知道世界上的那一部分随着这个人的长眠而消失了，随着他的肉体和意识一起消失了，而这个肉体本身也逐渐再次变成了泥土和树根。

"我过去是赶牲口的，那时我名叫莫哈默德……"

黑奴巴尔克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反抗者。摩尔人侵犯了他的自由，使他在世界上一日之间变成了比一个新生的婴孩更一无所有的人。这些也都不算什么。有时候上天的风暴不就是这样在一个小时之内把一个人的庄稼荡涤无遗么。然而比财产上的损失更严重的是：摩尔人在人格方面威胁着他。因为巴尔克不愿意认输，而其他许多俘虏却宁愿忘记自己就是从前那个终年劳动自食其力的贫穷的放牧人。

巴尔克没有像那些懒得久等，安于平庸的幸福的人那样，安于接受奴役。他不愿意从奴隶主的慈悲中去领略当奴隶的快乐。他心中仍然给外出的莫哈默德保留了自己曾经居住过的那所房子，这房子空荡荡的显得很凄凉，但却没有别的人住得进去。巴尔克很像一个头发斑白，寂寞无聊，死在路边花草丛中的放牧人，但他却至死也没有变心。

他不说“我是莫哈默德·本·拉乌辛”，而说“我过去名叫莫哈默德”，他幻想着这个被遗忘的人复活的那一天，通过他的复活，以驱除那奴隶的外表。有时，在万籁俱寂的深夜，所有的往事，全都出现在自己的眼前，耳朵里似乎还听见一首完整的儿歌：“半夜里，我们的摩尔翻译给我们讲故事。半夜里，他谈起了玛拉克什，他哭了。”在孤独中，没有人能摆脱对往事的回忆。不知不觉地，另外一个人在他身上复苏了。他伸起懒腰来了，在身旁寻找自己的妻子。可是在这片沙漠中，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女人接近过他。巴尔克似乎又听见了泉水在歌唱，可这儿从无泉水流过。在这个大家都住帐篷，人人随遇而安的地方，巴尔克合上双眼，竟以为自己是住在每晚都由同一颗星星照耀的一所白屋子里。满怀神秘地复苏了的昔日的情感，就好像吸引它们的磁极是近在眼前一样，巴尔克跑来找我。他想告诉我他已经准备好了，他所有的情感都准备好了，为了排遣这些情

感，他只能回到自己家里去，而这事只要我点头就行。于是巴尔克微笑着，告诉我一个诡计，这是我没有想到过的："明天邮机就要起飞……你可以把我藏在你的飞机里带我去摩洛哥的阿加迪尔……"

"可怜的老巴尔克！"

因为我们是生活在抵抗区，我们怎么能帮他逃跑呢？假如我们真想这么做的话，那第二天，摩尔人就会对这种偷逃和侮辱进行报复，天晓得会是怎么样的一场屠杀。我曾打算在中途站的机械师洛贝尔克、玛尔夏勒和阿布卡尔的帮助下赎买他，但是欧洲人想物色一个奴隶，这种机会对摩尔人来说并不是天天都有的，于是他们就想乘机敲诈我。

"要两万法郎。"

"你跟我们开玩笑么？"

"你看看他手臂多有劲……"

就这样又过了好几个月。

最后，摩尔人的要价降低了，我给一些法国朋友写信，得到了他们的帮助，我有可能赎买老巴尔克了。

这场谈判是非常有趣的。它总共延续了八天。十五个摩尔人加我，我们在沙地上坐成一个圆圈来进行谈判。赞·乌尔德·拉达里是一个强盗，他既是主人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他暗地里帮我说话："卖掉他，要不然你会背时的。"拉达里按我的意见向主

人建议说："这个奴隶有病。暂时虽然看不出来，但是毛病已经潜伏在他体内了。到了夏天他就会突然全身发肿的。趁现在他毛病还未发作，赶快把他卖给法国人吧。"

我还答应给另外一个名叫哈吉的强盗一笔佣金，要他帮我促成这次的赎买。于是哈吉也劝主人说："用你卖巴尔克的钱，你可以买好几匹骆驼，还有枪和子弹。这么着你又可以去当土匪并和法国人作战了。于是你可以从阿达尔重新弄到三四个全新的奴隶，赶快打发了这个老东西吧。"

人们终于把巴尔克卖给了我。我把他反锁在我们的库房里，关了六天，因为他如果在上飞机以前到外面乱跑的话，摩尔人就会把他重新抓起来，再一次把他卖到更远的地方去。

我终于使他摆脱了奴隶地位，为此还举行了一次有趣的仪式。来了一位伊斯兰教的隐士[①]，还有巴尔克原先的主人和汝比角的司法行政长官，他的名字叫易卜拉欣。这三个海盗热烈地拥抱了老巴尔克并在正式文件上签了字。要是跑到离堡垒围墙20米远的地方去的话，这三个家伙很可能就会把巴尔克的脑袋砍了下来好寻我的开心。

"现在，你是我们的儿子了。"

---

① Lomarabout：伊斯兰教中过修行生活的圣者。

根据法律，巴尔克也成了我的儿子。

于是他拥抱了他所有的父亲。

他在我们的库房里过了一段很愉快的囚犯般的生活，一直等待出发时刻的到来。他每天二十次地描绘着他未来的便当的旅行：在阿加迪尔下飞机，在这个中途站，人们将会交给他一张去玛拉喀什的汽车票。好像一个孩子玩探险游戏一样，巴尔克扮演的是自由人的角色，他就要重新看到那熙熙攘攘的生活场面，那大客车，那些人群和那些城市……

洛贝尔克代表玛尔夏勒和阿布卡尔来看我。不能让巴尔克到达后饿肚子。他们给了我准备送给他的一千法郎：这样巴尔克就可以找到工作了。

我想到了那些做慈善事业的老太太，她们给人二十法郎并要求别人感激她们。洛贝尔克，玛尔夏勒和阿布卡尔这三个飞机机械师给了巴尔克一千法郎，他们不是施舍，更不希图别人感激。他们这样做也不是出于怜悯，像那些梦想幸福的年老的女士们那样。他们只不过为恢复一个人的尊严作了一点贡献。他们像我一样知道得十分清楚，返回家园的兴奋一旦过去，第一个跑来迎接巴尔克的忠实朋友很可能就是穷困，不出三个月，他将要在某个地方的铁路上，辛苦地拆除枕木，他的生活还比不上在沙漠里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幸福。但是他有权在他的家人当中恢复自己的原来面目。

“好了，老巴尔克，去做一个人吧。”

飞机开动了，就要起飞了。巴尔克最后一次转身看了一眼汝比角广袤的荒原。两百名摩尔人聚集在飞机前面，他们想来看看一个站在生活门口的奴隶会有一副什么样的面孔。要是飞机出了故障，他们也许能在不太远的地方，重新把他抓回来。

我们跟我们那个五十岁的新生婴儿告别，因为要让他到世界上去冒险，我们稍微感到有点不安。

“永别了，巴尔克！”

“不对。”

“怎么不对？”

“不对。我是莫哈默德·本·拉乌辛。”

我们最后一次通过阿拉伯人阿卜杜拉获知了有关巴尔克的消息，阿卜杜拉曾应我们的请求帮助巴尔克去阿加迪尔。

大客车要到晚上才出发，于是巴尔克就有了一整天的空闲时间，他首先在小城里溜达了很长的时间，一声也不吭，阿卜杜拉猜想他有点不安。因而受到感动地问他：“你怎么啦？”

“没有什么……”

巴尔克在突然获得的假期里太自由了，他还没有完全体会出自己的新生。他感到很幸福，但是除了这种幸福之外，昨天的巴尔克和今日的巴尔克却毫无区别。往后，他将平等地和别人一道分享这阳

光和坐在这个阿拉伯咖啡馆的半圆形棚架下的权利。他坐在咖啡馆里，为阿卜杜拉和他自己要了茶。这是他这个有身份的人的第一个动作；他的权力可能改变了他的形象。不过服务员给他倒茶的时候却并未感到吃惊，似乎他的举动也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服务员没有发觉，他倒的这杯茶是对一个自由人的赞美。

"我们到别的地方走走。"巴尔克说。

他们登上俯视整个阿加迪尔的加斯巴赫山。

娇小可爱的柏柏尔族舞女朝他们走过来。他们表现得那样的温驯迷人，巴尔克觉得他就要再生了：在生活中欢迎他的，就是她们这些并不知情的人。她们抓住他的手，给他献茶，亲切得很，但是她们向别人献茶时也是一样的态度。巴尔克想要讲讲他的新生。她们温和地笑笑。她们对他很满意，既然他本人觉得满意。为了使她们感到惊奇他又补充说："我是莫哈默德·本·拉乌辛。"但是这并不使她们吃惊。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名字；许多人又都是从那么远的地方回来的……

他又领着阿卜杜拉在城里转。他在犹太人的小店铺前面闲逛，了望大海，想象着四面八方他都可以随意走动，因为他是自由的……但是他觉得这种自由是痛苦的：自由特别使他发现他和世界是多么地缺乏联系。

于是,当一个孩子经过的时候,巴尔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脸。孩子微笑起来。巴尔克抚摸的可不是奴隶主的儿子,他抚摸的是一个羸弱的小孩。小家伙在微笑。这孩子唤醒了巴尔克,巴尔克感到自己在世界上比较重要了一点,因为有一个弱小的孩子需要向他微笑。他隐隐约约地开始看见了某种东西,并且迈开大步走了起来。

"你找什么东西?"阿卜杜拉问他。

"不找什么。"巴尔克回答他说。

但是当他在街道转弯的地方碰到一群正在玩耍的孩子的时候,他停了下来。就在那个地方,他静静地望着他们。然后,他朝犹太人的店堂走过去,当他再转回来的时候双手捧着好多礼物。阿卜杜拉生气了:"傻瓜,留着你的钱吧!"

但是巴尔克再也不听他的了。他郑重其事地招呼着每一个小孩。孩子们的小手都朝他伸过来,向他要玩具,要手镯,要金线缝制的拖鞋。每个孩子一拿到了他的宝贝,没有道谢便粗野地逃走了。

阿加迪尔的其他孩子闻讯之后,便都跑来找他。巴尔克给他们穿上金线拖鞋。阿加迪尔附近的孩子也知道了这个消息,纷纷跳将起来涌向这位黑天神。揪住他还是当奴隶时穿的旧衣服向他索要他们的礼物,巴尔克破产了。

阿卜杜拉认为他是高兴得发了狂。可我以为:

巴尔克并不是要让人分享他过度的喜悦。

他既然成了自由人，他就拥有了基本的财富，拥有受人爱戴，走南闯北，自食其力的权利。这些钱对他有什么用……他像饿得要命的人那样，迫切感到需要成为一个和人们有联系，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阿加迪尔的舞女对老巴尔克很殷勤，但他毫不费劲地辞谢了她们，正如他来时那么容易；她们不需要他。那位阿拉伯店子里的服务员，街上的过往行人，他们都尊敬他这个自由人，跟他平等的分享阳光和空气，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表示：他是需要巴尔克的。他是自由的，但是这种无边无际的自由甚至使他再也感觉不到自身在地球上的重量。他缺乏那种制约人活动的人际关系上的负担。他需要流泪，告别责备、欢乐，总之每当他开始一个动作的时候，他总得有抚摸或撕碎的对象。他需要和别人建立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使他感到自己沉重的份量。但是，在巴尔克心中已经产生了上千的希望……

巴尔克的王国在阿加迪尔落日的余辉中开始了，在清新凉爽的氛围中开始了。长久以来，这种凉快乃是他等待的唯一的温馨的栖息之所。由于动身的时刻就要来临，巴尔克朝前迈步，一大群孩子前扶后拥着他，就像昔日有一大群羊跟随着他那样，他在这个世界上划出了第一串足迹。明天，他可能会回到他贫困的家人当中，挑起养活许多人的担子，他衰

老的臂膀也许难挑这副重担，但他在那儿却真是举足轻重的人。像一个体重太轻，不能过人的生活，但却通过作弊，在自己腰带上缝上铅块的大天使那样，巴尔克被千百个迫切需要金线拖鞋的孩子拖住，走起路来举步维艰。

7

这就是沙漠。一部古兰经只不过是一种游戏规则，它把沙漠变成了一个游戏的帝国。在空荡荡的撒哈拉的中心，正上演着一出秘密的戏剧。沙漠中真正的生活并非由寻找牧草的部落的迁徙所组成，而是由仍在进行的游戏所组成。在已经归服了的沙漠地区和尚未归服的沙漠地区之间，游戏的内容又是多么不同啊！对于所有的人来说不也是这样吗？面对着这片改观了的沙漠，我回忆起我童年时玩过的游戏，回忆起那个阴暗的金黄色的花园，那个我们曾以为住满了天神的花园。对那块只有一平方公里大的土地，我们的了解从来就不够完全，我们的探索，从来就没有穷尽，我们曾经在这里建造起一个无边的王国。我们建立了一种封闭的文明，在这种文明里，走路有走路的讲究，事物有事物的意义，这种讲究和意义在其他任何文明里都是不存在的。当一

个人长大成人，生活于另外一种法律制度之下时，这个童年时代充满了阴影的、冰冷的、灼热的、神奇的花园还剩下什么呢？当一个人重返故园，怀着一种绝望的心情，沿着灰石砌的花园小围墙在园外散步时，他惊奇地发现他从前认为无边无际的天地，竟然是封锁在这么一个狭小的园子里。他懂得人们永远也不能再回到这个无边无际的天地里去了，因为他回来寻觅的是游戏而不是这个花园。

但是今天再也没有抵抗区了。汝比角，锡兹内罗，加萨多港，拉·萨盖·埃尔·安哈，多哈，斯玛哈，都再也没有什么神秘了。我们曾朝着它跑过去的地平线一条接一条地消失了，就像那些昆虫一旦落入温暖手掌的圈套便失去它们的颜色那样。但是追寻这些地平线的人不是幻想的玩具。当我们追求这些发现的时候，我们没有弄错。一千零一夜中的苏丹也没有错，他追求一种那么微妙的物质，以至他的美丽的女俘刚一接触，就失去了她们翅膀上的金粉，在黎明时一个接一个地在他怀中死去。我们饱览了沙漠的魅力，其他一些人也许将在沙漠里挖油井，靠他们的商品发财。但是他们来得太晚了。因为那些没有人迹的棕榈林或贝壳的原始粉末已经把它们最宝贵的那部分交给了我们：它们只贡献一小时的热情，而是得到这一小时热情的人就是我们。

沙漠么？有一天我接触了它的心脏。1935 年，在一次飞往印度支那的长途航行中，我发觉我像掉进了陷阱一样，被困在埃及和利比亚接壤的沙漠中，我曾经以为我死在那里了。请读下面的故事。

七　在沙漠的中心

1

当我到达地中海上空时，我遇到了一些低浮的云。我下降到离海面二十公尺的空间。暴雨落在挡风玻璃上，大海似乎在冒烟。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想看清周围的东西，以免撞到船的桅杆上。

我的机械师安德烈·普雷沃给我点燃了几支香烟。

“来点咖啡……”

他钻进飞机的后舱，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保温瓶，我喝了咖啡。为了保持二千一的转速我不时地推一下节气门的控制杆。我扫视了一下我的标度盘；我的那些臣民都很听话，每一根指针都呆在他应呆的位置上。我看了一眼大海，雨中的海面上

冒出一股蒸气，有如一个巨大的热水盆。如果我驾驶的是一架水上飞机，我就会因海洋是如此的空虚而感到遗憾。但是我是坐在一架陆上飞机上面，空虚与否，我都不能降落。不知为什么，这倒使我产生了一种荒唐的安全感。海洋不是属于我的世界的一部分。这儿出现的故障与我无关，对我甚至也无威胁：我的装备不是用于海上飞行的。

飞行一个半小时之后，雨小了。云层总是很低，但是阳光有如深沉的微笑已经穿透了云层。我很欣赏这种缓慢变好的天气。我猜测在我飞机的上方有一层薄薄的白云。为了避开一场暴风我斜向飞行：再也没有必要穿过飑风的中心了。于是出现了第一道云隙……

我已经预感到了这道云隙，但却没有看见它，因为在正对着我的海面上我望见了一条很长的呈草地颜色的带状物，一片闪闪发光的深绿色的沃洲。这种深绿色跟我从塞内加尔起飞，飞过300公里的沙漠，在摩洛哥南部看见的使我心情激动的大麦田的颜色是一样的。因此我感到我飞到了一片可以住人的地区，心里颇为高兴。我转身对普雷沃说："结束了，一切顺利！"

"是的，一切顺利……"

在突尼斯加足了油，我签了几份文件。但是正当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听见了好像跳水似的扑

通一声，这是一种沉闷的没有回音的响声。我马上记起我先前还听见过类似的一声响：汽车库里发生了一次爆炸。有两个人在这沙哑的咳嗽声中死去。我转身朝沿跑道的大路看去：路上冒起一些尘烟，两部快车相撞，好像冻结在冰块中一样突然一动也不动了。一些人朝出事的车子跑去，另外一些人朝我们跑过来。

"快打电话……叫医生……脑袋……"

我心里感到一阵难受。厄运在宁静的黄昏时刻刚刚进行了一次成功的突袭。毁了一个美人，一个聪明人，或者说一条宝贵的生命……

强盗们就这样在沙漠中行进，谁也听不到他们轻柔的脚步声。营房里有短时间的嘈杂的抢劫声，过后一切又都归于宁静。同样的安宁，同样的寂静……有人在我旁边谈论断裂的头盖骨。对这颗血污的不再动弹的头颅我什么都不想了解，我转身离开跑道，回到自己的飞机上。但是我心中保留了一个可怕的印象。不久，我又将再次听见这种声响。当我以每小时270公里的速度擦过那黑色高原时，我听出了那同样沙哑的咳嗽似的声音：那同样的"嗨"声，这宿命的声音等着我们去赴约。

我们向班加西[①]飞去。

---

① Beng hazi:班加西是利比亚的地名

2

继续飞行。白天还剩下两小时。当我到达的黎波里地区时，我已经取下了我的墨镜。沙漠现出一片金黄色。天呀！这颗行星是多么荒凉！我再一次地感到地球上的河流、森林和人们居住的房舍似乎都是出自偶然的巧妙的结合。岩石和沙漠占了多么大的比例呀！

但是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我过我的飞行员的生活。我感到黑夜即将来临，到那时候，我们就好像置身在一座庙宇中那样。在黑夜中，人们可以进行独立思考探索其本习俗的秘密。整个世俗世界正在慢慢退隐，并即将消失。全部景物仍然沐浴着金黄色的阳光，但是有些东西已经消失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时刻更珍贵的了。凡是经验过不可言传的飞行之乐的人们是会了解我的。逐渐地，我看不见太阳了。也看不见广阔的金黄色的地面了，要是飞机出了故障的话，这金黄色的地面就可能会欢迎我降落在它的怀抱里……我看不见那些可以给我导航的方位标。我也失却了天空中那些可以使我避开暗礁的山脉的侧

影。我进入了沉沉黑夜。我向前飞行。我只看见一些星星。

这个世界的消亡是慢慢来临的。光明也是慢慢消失的。大地和天空逐渐融合。大地浮升，像蒸气般扩散。最初出现的几颗星星好像是在绿水中颤动。它们还需要等很长的时间才能变成坚硬的钻石。我也需要等很长的时间才能看到流星的无声嬉戏。在有些深沉的夜晚，我看见那么多的火星飞溅，使我感觉群星之间似乎正在刮着大风。

普雷沃试了一下常用灯和救急灯。我们用红纸把灯包了起来。

“还要包厚一点……”

他加了一层新纸，揿动开关。光线仍然太亮。就像摄影师的工作室那样，光线太强会遮盖外部世界的苍白形象。有时候种种事物在夜晚都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白絮，光线又可能把它摧毁。今天晚上就是这样的黑夜，但是这还不是真正的夜晚。因为天际还悬着半片娥眉新月。普雷沃钻进后舱带回来一块三明治。我吮吸着一串葡萄。我不饿。我既不饿也不渴。我也不感觉到累，我觉得我似乎可以这样开下去开它十年。

月亮消失了。

班加西在黑夜中遥遥在望了。这城市静卧在深沉的黑暗中，周围没有任何光亮。我是在到了班加

西上空才看见这座城市的。我寻找飞机场，看见它的红色灯标亮了。灯光下清晰地显现出一个黑色的长方形。我盘旋飞行，探照灯的亮光直升天空好像一根火柱。这光柱转动着，在地面上划出了一条金光大道。为了更好地看清障碍物，我又一次在空中盘旋。这个中途站的夜间设备真是好样的。我放慢了飞行速度，像跃进黑色海洋中那样，开始了我的潜航。

当我的飞机着陆的时候，当地时间是二十三点。我朝探照灯滑过去。礼貌周全的军官和士兵，时而隐没在暗处，时而从暗处出现在刺眼的探照灯的灯光之下。人们审查我的证件，开始给飞机加油。我只能在这儿呆二十分钟。

"请绕一圈，并请您从我们头顶上经过，否则我们就无法知道起飞是否顺利结束。"

我又起飞了。

我在金黄色的大道上滑行，冲进没有障碍的缺口。我的西门型飞机还没有滑到跑道尽头庞大的机身已经凌空而起。探照灯冲着我的飞机照过来，它妨碍我盘旋飞行。最后，它不再对着我照过来了，他们已猜到了探照灯使我眼花目炫。我笔直转弯，探照灯又照到了我的面孔上，但是探照灯刚一碰到我，便把它金黄色的长笛指向别处。受到这种周到的照应，我觉得他们特别有礼貌。现在我又朝沙漠掉过

头来。

巴黎，突尼斯和班加西的气象台都通知我说：顺风时速为每小时三十到四十公里。我打算每小时航行300公里。我朝着把亚历山大港和开罗联结成一条直线的中间部位航行。这样我将避开海岸的禁区，尽管会遇到想象不到的漂移，但我将或左或右得到亚历山大港或开罗城灯火的指引。或者，更笼统地说：我将得到尼罗河流域的灯火的指引。如果风速不变，我只要航行三个小时零二十分就可到达。但如果风速减弱，我就得飞行三小时零四十五分。于是我开始穿越一千零五十里的沙漠。

再也没有月亮了。黑如沥青的夜幕一直扩张到了星星脚下。我望不见一处灯光，找不到任何方位标，在到达尼罗河之前也得不到人们的一个讯号，因为无线电的联络也中断了。除了我的罗盘和斯贝里陀螺仪之外，我也不打算观看别的什么东西。除了关注晦暗的盘面上一根细小镭针的缓慢的呼吸之外，我对什么都不再感兴趣。当普雷沃走动的时候，我便把重心差稍微校正一下。我把飞机升到2000米的高度，人们曾经给我指出过这个高度的风对飞行是有利的。每隔一段时间，我就打开一盏灯来观察那些并不会都发光的仪表盘。不过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是呆在黑暗中，呆在那些和星星发出同样用不完的，神秘的光辉的细小的星座之中。这些星

座说的是同样的语言。而我，则像天文学家那样，也在读一本天体力学方面的书。我觉得自己是很用功很专一。整个的外部世界都消失了。普雷沃在坚持了好久之后也入睡了。我进一步地体会了孤独的味道。发动机发出悦耳的轰鸣声，在我前面的仪表盘上，则是所有那些安详的星星。

但是，我考虑。我们既不能沾到月亮的光辉，也没有无线电联络。直到我们看见尼罗河上的灯光网之前，我们跟外界再没有任何哪怕是极细小的联系。我们跟其他的一切事物都毫不相干，只有我们的发动机把我们悬吊在这黑如沥青的夜空中。我们正穿过童话故事里面谈到的，那种专门考验人的黑暗的大山谷。在这种场合，人们完全是孤立无援的。任何一个错误都是致命的不可原谅的。我只能听天由命了。

一线亮光从电讯仪表台的缝隙里射出来。我叫醒普雷沃让他把亮光熄灭。普雷沃像一只熊那样在黑暗中移动，摇摆前进。他专心致志地工作着，我也不知道他用了一些什么样的布条和黑色的纸片来堵塞那缝隙。那道光线消失了。这光线在那黑暗的世界里形成了一道裂缝。它跟苍白遥远的镭光不一样。它也不是星光而是夜总会里发出的那种光线。特别使我头昏目眩，冲淡了其他的亮光。

整整飞行了三个小时，一道明亮的光线在我的

右边闪现。我定睛一看，原来是紧拖在机翼灯后面的一条又长又亮的飞行航迹，我一直没有发现机翼上的这盏灯。这亮光时断时续，时隐时现，原来我又飞进了乌云堆中。云层反射出我翼端灯的光线。在那些方位标志的上空周围，我原本更喜欢一片纯净的天空。光晕照亮了飞机的翅膀，光线凝集在一起，固定不动，闪闪发光，形成了一束发光的玫瑰。一股强大的涡流冲击着我。我在密集云层里的大风中航行，也不知这积云到底有多厚。我上升到 2500 米的天空，没能露出云层。我又降到 1000 公尺的空间。那束玫瑰始终不动不散并且越来越亮。好吧，就这么着，随它的便好了。我不去想它了。我倒要看看什么时候可以飞出这云层。不过，我可不喜欢这道低级旅馆里露出来的灯光。

我寻思："我在这儿上下飞舞，这是正常的。天空虽然纯净，飞机飞得也很高，但是我在航行中已经碰到了好些涡流。风根本没有平息过。我大概超过了每小时 300 公里的航速。"总而言之，我什么东西也知道得不十分准确，只好等我飞出云层之后，再来辨明自己的方位。

飞机终于飞出了云层。那束发光的玫瑰突然隐灭。光束的消失告诉我出了事。我向前张望，目力所及，我望见了一条狭窄的天空和另外一堵积云组成的墙壁。光束又重新闪现出来。

除了极短的几秒钟之外，我将再也飞不出这堆粘胶了。在飞行了三个半小时之后，这堆云层使我感到不安，因为我应该已经飞近了尼罗河了，假若我是如自己想象的那样往前航行的话。凭点运气我应能通过空中走道，望见尼罗河了，可是空中的走道并不是很多。我还不敢往下飞，万一我航行的速度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快，那么我可能还要飞越几块高地。

我并不总是感到不安，我只是害怕浪费了时间。但是我给自己确立了一个客观的极限：飞行四个小时零十五分。超过了这个时间之后，即使天空纹丝无风，我也可能飞过了尼罗河了，而纹丝无风的情况却是很不可能的。

当我到达云层边缘的时候，光束发出时明时暗但却越来越急促的火光，然后忽然一下子全都消失。我可不喜欢跟黑夜的精灵进行这种密码通讯。

一颗绿色的星星出现在我的前方，它像一座灯塔般明亮。到底是一颗星辰呢？还是一座灯塔？我也不喜欢这种超自然的亮光，这颗三王星，这种危险的邀请。

普雷沃醒来了并且用灯光照亮了发动机的仪表盘。我又把他连他的灯一起都打发开去。我刚好飞行在两团浓云之间的空隙区域，正好趁此机会朝下眺望。普雷沃又入睡了。

不过并没有什么可瞧的。

飞行了四小时零五分。普雷沃走过来坐在我旁边。

"我们应该到开罗了……"

"我也是这样想……"

"那是一颗星呢？还是一座灯塔？……"

我减慢了发动机的速度，普雷沃无疑就这样苏醒了过来。他对飞行时各种声响的所有变化都很敏感。我开始缓慢地下降，在云层下滑行。

我刚刚查看了地图。总之我到达过零度标高，所以什么危险也没有。我总是往下降，并且转头朝着正北的方向。这样我将从飞机窗口看见城市的灯光。如果我已经越过了这些城市，那灯光现在将会在我的左面出现，我现在正在积云下飞行。但是我又是沿着在我左面浮得比较低的另一片浓云飞行的。我拐了一个弯，朝北北东飞行，免得碰上云网。

这团云无疑飘浮得更低，挡住了我的全部视野。我不敢再降低飞行高度了。我的高度表上说明我已达到了 400 度标高，但是我却不知道大气压是多少。普雷沃凑过身来。我对他叫道："我要一直飞到海面上去，最后降落在海里，免得发生猛烈冲撞……"

然而也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我根本没有偏离航线而飞到了海面上空。云团的下方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紧靠着飞机的窗户。试图看清楚下方的情

况，试图发现火光，发现某些标记。我像一个翻挖灰烬的人，像一个想努力从炉底重新找到生命的炭火的人。

"一座海上的灯塔！"

我们两个人同时看见了这个时隐时现的陷阱。多么疯狂！这个幽灵般的灯塔，这个夜晚的发明创造到底在什么地方？因为就在我和普雷沃俯身想再找到它的同一秒钟，在离我们飞机翅膀300米的地方，突然……

"啊！"

我确信我再也没有说别的什么话了。我也确信除了听到一声可怕的惊天动地的爆裂声音之外，我是什么别的东西也都感觉不到了。我们的飞机以每小时二百七十公里的速度，跟地面发生了撞击。

我也确信，在即将到来的百分之一秒的时间之内，等待着我们的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飞机爆炸时闪现的巨大的紫红色的星火，我和普雷沃都将跟飞机一道被炸得粉碎。但我们两个都丝毫不感到激动。我内心只在等待，等待那颗闪光的星星，以及在同一秒钟之内，我们将和星星一道消失的命运。但是紫红色的星星并没有出现。出现的只是一阵地震，它震垮了机舱的窗户，把钢铁碎片震飞到百米之外，使我们五脏六腑都因此而翻腾轰鸣。飞机像一把小刀从远处射进一块硬木头时那样颤动着。我们

被这种愤怒所震撼。一秒钟，二秒钟……飞机总是颤抖着，我很不耐烦地等待着它的这种能量会使飞机像一个手榴弹似的爆炸。但是地底下的震动虽然继续不断，却并未发生最后的爆炸。对这种看不见的动作，我什么都不懂。我既不明白这种震动，也不明白这种愤怒，更不明白为什么老是没完没了……五秒钟，六秒钟……突然，我们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并且受到猛烈撞击，我们的香烟被抛到了窗外，飞机右面的翅膀被碰得粉碎，然后，便毫无声息，冰冻似的一动不动了。我对着普雷沃大叫："快跳出来！"他也同时喊道："起火了！"

我们已经从震垮了的窗口蹦了出来。站立在离飞机二十公尺的地方。我向普雷沃：

"一点也没有受伤吗？"

他回答我说："一点伤也没有！"

但是他揉摩着自己的膝盖。

我对他说："你活动一下身体，好好摸摸自己，向我发誓你什么都没有跌断受伤……"

他回答我说："没什么，是应急泵……"

我以为他将要头破肚裂地突然倒下去。

但他却瞪着眼重复说："是应急泵！……"

我想：他发疯了，他就要手舞足蹈了……

飞机终于从大火中得救，普雷沃的目光这才从飞机身上移开，他望着我又说道："没什么，只不过是

应急泵碰伤了我的膝盖。”

3

我们都活了下来，这事实在令人费解。我手提电灯，追寻飞机降落地面时的痕迹。在离飞机降落点二百五十公尺远的地方，我们又找到了一些碎铜烂铁，飞机经过的时候，尘沙四溅。天亮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几乎把一座沙丘的顶峰，铲出了一条平缓的坡道。在飞机和沙丘相碰的地方，沙地里有一个洞，就像用犁铧犁出来的洞一样。飞机幸而没有倒栽跟斗，但却像一条蛇那样，肚皮贴地，怒气冲冲，尾巴直晃，以每小时270公里的速度向前冲去。我们可能是靠这些黑色的孵石救了自己的命，它们可以在沙漠里自由滚动并且形成了一个滚珠台架。

普雷沃切断了蓄电池的电源以免日后因短路而发生火灾。我背靠着发动机，心里想，在四小时零十五分钟的时间之内，我在高空中可能碰到了时速为五十公里的大风，我的飞机因此产生了摇晃。但是，如果这风自预报之后发生了变化，那它究竟是朝哪个方向刮的我就一无所知了。因此我现在大概是处在每边有四百公里的正方形里。

普雷沃走过来坐在我身旁，他对我说：“我们居

然能活下来这可真是一件怪事……"

我没有答理他，因为我丝毫也不感到高兴。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模糊的念头，这念头已使我感到轻微的不安。

我要普雷沃打开他的灯作为一个方位标志，我拿着电灯一直朝前走。仔细地瞧着地面。我慢慢地前进，我绕了半个大圈圈，几次改变我的方向。我一直在地面搜寻，好像是在寻找一个丢失了的戒指似的。前不久，我也曾这样寻找过炭火。我总是在黑暗中前进，弯腰察看我灯光照亮的地面。就是这样……正好就是这样……我慢慢地朝飞机走过去。我坐在机舱旁边思考着。我想寻找希望的理由，但却根本找不到。我想寻找生命的标志，但生命却根本没有给我留下任何标记。

——普雷沃，我连一颗草都没有看见……

普雷沃没有说话，我不知道他是否了解了我的意思。我们只好等天亮了之后再谈。我只是感到非常疲倦，我想，"400 公里的距离，困在沙漠里！"突然我跳起身来。

——水！

汽油箱和机油箱都砸裂了，备用水箱也是一样。沙地把一切都吸干。我们在一个打碎了的热水瓶底找到了半升咖啡，在另一个热水瓶底找到了四分之三升白葡萄酒。我们把这些饮料过滤了一下并且把

它们搅和在一起。我们还找到了一点葡萄和一个桔子。可是我算计着:“在阳光照射下的沙漠里走上五个小时,这点玩意儿还不早就吃个精光。”

我们躲在机舱里面等天亮。我躺了下来,就要睡着了。我一边打瞌睡一边总结了一下我们的冒险经历:我们对我们现在所处的地理位置一无所知,我们的饮料不足一升。如果我们差不多仍处在一条直线上,那么,人们可能在八天之内找到我们,除此之外我们根本不可能作更好的指望,但这也已经太晚了。如果我们作的是横向偏离,那人们可能要花半年时间才能找到我们。不能对飞机存什么指望,因为它们将要在方圆 3000 公里的地方寻找我们。

“啊! 真可惜……”普雷沃对我说。

“因为什么?”

“我们本来可以一下子就彻底完蛋的!”

但是不能这么快就认输。普雷沃和我又镇静下来。我们不能舍弃哪怕是微乎其微的奇迹般地从空中获得援救的机会。我们也不能呆在现场而错过可能就在附近的绿洲。今天白天我们将跋涉一整天去寻找绿洲,然后我们将再回到飞机旁边。我们在出发之前将把我们的计划用大写字母写在沙地上。

我蜷缩身躯准备睡到天亮。我很高兴居然还能睡着。疲倦使我感到周围似乎有许多人。我并不是单独一个人呆在沙漠里,我在似睡非睡的情况下听

见了各种声音，脑中出现了好些回忆，耳畔响起了推心置腹地窃窃私语。我尚未感到口渴，自我感觉良好，悠然进入了睡乡，在梦境面前现实也要让步……

啊！当白天来临时情况却大不一样了。

4

我曾热爱撒哈拉。在抵抗区度过好些夜晚。我曾经在这片金黄色的荒原里一觉睡醒，如同在大海上掀起重重海浪那样，风在这片荒原上留下了排排沙浪。我曾经躺卧在机翼下等待着救援。但是，这一回却根本不能和以前碰到的情况相提并论。

我们在起伏的沙坡上行走。地面是覆盖着一层黑油油石子的沙地。石子好像一些金属鳞片，我们周围所有的岗丘就像盔甲似的闪闪发光。我们跌进了一个矿物世界。被困在一片钢铁天地里。

越过了第一座山丘，远处又出现了另一座相似的山丘，乌黑发亮。我们一边走一边用脚耙擦地面，好留下一条导线以便不久再往回走。我们朝着太阳前进。我决定朝正东方向前进。其实是违反任何逻辑的，因为一切迹象，如气象预报，飞行时间等都使我相信我已经越过了尼罗河。但是我曾朝西作过一段短暂的尝试，我有一种自己也说不清楚的不适之

感。我于是把朝西留到第二天再说。我也暂时放弃了北方，这个方向倒是通向海洋的。三天过后，我们都已进入半谵妄状态了，当我们决定最终舍弃我们的飞机，一直朝前走，走到跌倒为止时，我们也还是向东方进发的。说得更准确一点，是朝着东北方向的。而这仍然是违背任何情理没有任何希望的行动。往后当我们一旦得救之时，我们才发觉，没有任何一个方向是可以使我们返回来的方向，即使是朝北走，由于我们已经筋疲力竭，我们也到达不了海边的。因此表面看来似乎荒谬，但我今天仍然觉得，既然没有任何启示可以作为我们选择的根据，我决定这个方向的唯一理由是我那次在安第斯山到处寻找我的朋友吉奥麦时，就是这个方向救了他的。因此这个方向对我来说仿佛变成了生命的方向。

走了五个小时之后，景色换了一个样子。一条流沙河似乎流向一座峡谷，我们便沿着谷底的道路往前走。我们迈着大步，我们必须尽可能走得远一些，倘若什么都没有发现时，那就还要在天黑前走回去。突然，我停了下来。

“普雷沃。”

“什么事？”

“脚印……”

我们从什么时候起竟忘了在我们身后留下一条足迹的呢？要是我们不能重新找到这条足迹的话，

那就意味着死亡。

我们转过身来,斜着向右边走去。走完相当远的一段距离后,又转身朝原来的方向笔直走去,这样就可以找到我们在原先走过的路上曾经留下的足迹。

我们接上这条线之后,又继续出发。气温上升了,随之又出现了海市蜃楼。不过这还只是一些最初的海市蜃楼。出现了一些大湖泊,当我们前进时,大湖又消失了。我们决定穿过沙谷,登上最高的沙丘好极目远眺。我们已经走了六个小时。我们大踏步地大概总共走了五十五公里。我们抵达了这座黑色圆丘的顶峰,我们静静地坐在那儿。我们的脚底下就是那条沙谷,它通向一片没有石头的沙漠,沙面上的白光,闪亮耀眼。极目远方,地阔天空。但是在地平线上,光线的折射已经形成了一些更加令人眼花缭乱的海市蜃楼。有堡垒和尖塔,还有线条笔直的几何图形。我还看到一大片黑影,像是一片草木,但是这片草木的上空压着最后一团乌云,这些云都是白天消散,傍晚复现。这只不过是积云的阴影。

继续向前是徒劳无益的,这种企图达不到任何目的。必须回到我们的飞机旁边去,它的红白航标或许会被同志们发现的。尽管我对这种搜寻不抱多大希望,但我觉得这乃是我们获救的唯一机会。特别是我们还在那地方留下了最后几滴饮料,我们必

须把它们喝掉，为了活命我们也必须返回原地。我们是受制于一个铁箍的囚徒，这个铁箍便是我们短促的耐渴力。

但是往回走也是很困难的，因为你往前走的路也许恰好就是一条生路。在那些海市蜃楼的背后，地平线上或许就满布着许多真正的城市、淡水的河流和青翠的草原。我知道我打回转是有道理的。可是，当我改变这个可怕的方向时，我却真有一种沉没灭顶之感。

我们躺在飞机旁。来回走了六十多公里的路程。饮料已被我们喝光。朝东走我们是毫无所获，也见不到任何同志飞掠这片土地。我们还能挺多久呢？我们已经渴极了……

我们用撞碎了的机翼上的一些残骸堆成了一个大柴堆。准备好汽油和可以发出强烈的白光的镁板。等到天色完全黑下来之后才点燃我们的大火……然而，人又在哪里呢？

现在火焰升起来了，我们虔诚地望着我们的信号灯在沙漠中燃烧。凝视着我们那沉默无言却通明透亮的信号在夜空中闪耀。我想如果说信号带走的是一个已经十分动人的呼唤的话，那它也寄托着我们无限的情爱。我们要求喝水，但也要求与人沟通。但愿有另一堆火光在夜空中燃起，只有人才支配着火，愿他们来答应我们呵！

我又见到了我妻子的眼睛。除了这双眼睛，任何别的东西我都将看不见了。这双眼睛在询问。我又见到了所有那些可能关注着我的人们的眼睛。这些眼睛也在询问。所有这些目光都在责怪我因何沉默。可我在回答！我在回答！我在竭尽全力回答，我已不能在黑夜中燃起更加熊熊的烈火了。

我已作了我所能作的事。我们都已作了我们所能作的事，走了六十公里却几乎没有喝水。如今我们将再也无水可喝了。要是我们不能再等很久的话，这难道是我们的过错？我们可以乖乖地留在那儿吮吸我们的水壶。可是从我把锡壶底吸干的那一秒钟起，就有一只时钟开始摆动了。从我把最后一滴水吮完的那一秒钟起，我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如果时间像江河似的把我冲走，我又能对它怎么样呢？普雷沃哭了。为了安慰他，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对他说。

“要是我们命该完蛋的话，那就让它完蛋吧。”

他回答我说。

“如果你以为我是为自己而哭泣……”

唉！真的，我已经发现了这个明摆着的事情。没有什么是不可忍受的。明天或者后天我就会知道确实没有什么是不可忍受的。我对苦刑只是半信半疑。我对此曾经作过一番思考。有一天，我被关在

一个机舱里，以为自己要淹死了，可我那时并不感到十分痛苦。有几回我以为自己就要砸破脑袋了，可我也根本不觉得这是一种什么了不得的事情。此时此地我也不感到多么忧伤。明天，我将在这方面知道一些比这还要更加奇怪的事情。我虽然生了一堆大火，但我是否已经放弃了让人们听到我的声音了呢？那就只有上帝才晓得了……！

“如果你以为这是为了我……”是的，是的，这才是不能忍受的。我每次再见到这些期待的眼睛时，就感到被火炙了一样。我真想一骨碌爬起身来，朝着前面猛跑过去。那边有人在呼救，有人落水了。

这是一种奇怪的角色的颠倒。但我总是在想事情就是这样的。不过我需要普雷沃才能完全肯定这一点。是的，对于人们屡屡向我们谈及的这种面对死亡的忧伤，普雷沃也是不会理解的。但是有些东西是他所不能忍受的，对我也是如此。

呵！我真愿意入睡，睡它一个晚上或者睡上几个世纪。如果我睡着了，我就会不分彼此了。还有，这又是多么平静呀！但是人们即将在那边发出的这些叫喊，这些绝望的巨大火焰……我忍受不了这些景象，我不能对那些遇难的船只袖手旁观！每一秒钟的沉默都会对我所爱着的人们造成伤害。怒火在我心中燃烧。为什么这些锁链要阻止我及时赶去援救那些就要沉没的人呢？为什么我们的火光没把我

们的呼唤传到世界的尽头？耐心点吧……我们来啦……我们来啦！……我们是救生员！

镁板烧完了，我们的火变成了红色。只剩下一堆炭火了，我们弯着腰就着这堆炭火取暖。我们巨大而明亮的信号完结了。它在这个世界上发动了什么东西呢？唉！其实我很清楚，它什么都没能发动起来。它是一句未被上帝听到的祷文。

好啦。我就将睡着了。

5

清晨，我们用一块旧布揩抹机翼，收集了一些混和着油漆和机油的露水，刚好充满了一只玻璃杯底。虽然令人恶心，但我们还是把它喝了下去。没有别的好喝，至少也算润了润嘴唇。用完这顿美餐之后，普雷沃对我说。

“幸好还有这把手枪。”

我猛然脾气发作，我转过身来怀着恶狠狠的敌意对着他。此时此刻，我最痛恨的莫过于感情的流露。我有一种迫切的需要，认为一切都是很平常的。出生是平常的。长大是平常的。渴死也是平常的。

我斜眼端详着普雷沃，如有必要就准备揍他一

顿好让他闭嘴。但是普雷沃跟我说话时非常镇定。他谈到了一个卫生问题。他谈到这件事时就好像他在对我说“我们应该洗洗手”一样。于是我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昨天当我看到那只皮套子的时候就已经在打主意了。我的想法合情合理并不伤感。只有社交方面才是伤感的。我们无能为力的是，我们无法使那些我们应当对他们负责的人们放心，而不是无法使手枪放心。

人们一直没来找我们，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可能在别的地方找我们。可能是在阿拉伯半岛。明天以前是不可能听到任何飞机声的，而那时我们已经放弃了我们的飞机。我们对这种唯一的、遥远的飞越已经是无所谓了。我们像是混杂在沙漠里的千万颗黑点中的两颗黑点，不能妄想会被人认出来。人们将来对我现在所受的苦难的种种说法绝对不会准确。我不会受到任何苦难。我觉得救生员似乎是在另一个宇宙里飞行。

要找到降落在约三千公里之外的沙漠里的一架不明任何情况的飞机，需要进行十五天的搜索。因为人们可能要从的黎波里到波斯湾来寻找我们。不过今天，我还保留着这个渺茫的希望，既然别无其他希望，于是，我改变了策略，决定由我一个人单独出发去探索。普雷沃则留下来准备好生火的材料，等飞机飞过时就把火燃起来，然而我们是不会

有人来问津的。

于是我走了，我甚至不晓得我是否还会有力气再走回来。我回想起我所知道的利比亚沙漠的情况。撒哈拉的湿度是百分之四十，而这里降到了百分之十八。生命像蒸汽一样的挥发。根据贝督因人、旅行家、殖民地军官的报导，人们可以坚持十九个小时不喝水。二十小时之后，眼睛就会冒金星，末日也就开始了，干渴的打击有如迅雷疾电。

但是，这阵东北风，这阵欺骗了我们的异乎寻常的风，它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料把我们钉在这个高原上，现在却无疑地延长了我们的生命。然而在眼睛里最初的金星冒出来之前，它将给我们一个多长的宽限期呢?

于是我走了，我觉得我似乎是乘坐着一条独木船去漂洋过海。

但是，由于晨光熹微，我感到这种景色也并不悲凉。我首先是把两只手插在口袋里走，像个顺手牵羊的小偷似的。昨天傍晚，我们在几个神秘的洞口布下了几张罗网，我想当个猎人偷捕野味了。我先去察看那些陷阱，里面空空如也。

我喝不到血了。说真的我也没存那个希望。

我并不怎么失望，而是感到十分惊奇。这些在沙漠里的动物靠什么过活呢?这大概是一些犬耳狐或沙漠狐吧，它们是一种食肉的小动物，身体有兔

子那么大，长着两只大耳朵。我抑止不住自己的愿望，顺着一头小野兽留下的踪迹找下去。这些踪迹把我带到了一条狭长的沙河旁，这儿的足迹全都十分明显。我特别喜爱它们三个扇形脚趾所留下的美如棕榈叶片似的蹄印。我想象我的沙狐朋友在黎明时分从容迅步，舔尝着石头上的朝露。这地方足迹稀疏，我的朋友开始奔跑起来了。这里有一个同伴来找它了，它俩齐头徐奔。就这样，我怀着奇特的快乐心情参加了这趟清晨的散步。我喜爱这些生命的迹象。我暂时忘了我的口渴……

最后我终于找到了我的那些沙狐朋友的食品柜。在这里的沙面上，每隔一百米便长出一种又细又硬的灌木，状如汤盆，茎上爬满了金黄色的小蜗牛。沙狐一清早出来取食。我在此撞见了自然界的一个大奥秘。

我的沙狐并不是在每棵灌木前面都停步的。有些灌木，尽管布满了蜗牛，可它还是不屑一顾。它在有些灌木旁边绕上一圈时，显然十分小心谨慎。有的灌木，它倒是光顾了一下，但并没有扫荡无遗，尝了两三只蜗牛之后，便又换了餐馆。

沙狐难道是为了延长清晨散步的乐趣才故意不一下子吃饱喝足的吗？我才不信。它的这一手是跟它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策略紧密相连的。如果沙狐碰到第一棵灌木上的蜗牛，就狼吞虎咽，饱餐一顿的

话，那么只需吃上两三回，它就会把这棵灌木上的蜗牛吃个精光。这样一来，一棵灌木接着一颗灌木，它就摧毁了蜗牛的繁衍。但是沙狐却十分谨慎，避免妨害蜗牛的传宗接代。它不仅一顿只吃百来个这种棕色的丛生物，而且从来不在同一根枝条上捕食相邻的两只蜗牛。这说明沙狐似乎是意识到了这种危险性。如果它肆无忌惮地饱吃饱餐，蜗牛就会绝种。如果蜗牛绝了种，沙狐也就活不下去了。

沙狐的足迹又把我带到了它的洞穴。它无疑就躲在洞里倾听着我的声息，被我那雷鸣般的脚步声吓坏了。我对它说“我的小狐狸，我是完蛋了，但是奇怪的是这并不妨害我对你的生活习性发生浓厚的兴趣……”

我躲在那里梦想着，我觉得人们是能适应一切的。当一个人想起他过三十年之后可能死去的时候，这念头不见得会破坏他生之欢乐。三十年和三天……这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

然而某些情景还是忘记它为妙……

现在我继续走我的路，由于疲乏，我心里发生了一些变化。如果海市蜃楼根本不存在的话，我也会把它们创造出来的……

“喂！”

我振臂高呼，可是那个打手势的人却只是一块

黑色的岩石。沙漠中的一切都活动起来。我想叫醒那个熟睡的贝督因人，而他却变成一根黑色的树干。成了树干？这种亮相使我大吃一惊。我弯下腰来，我想要捡起一根折断了的树枝：可它又变成了大理石！我抬起头来，环顾四方，我还看到另外一些黑大理石。一座洪荒年代以前的森林里断木枯枝铺满了地面。十万年之前，这森林在一场创世纪的大风暴中像教堂一样坍塌了。悠悠的岁月把这些巨大的树干滚送到了我跟前，它们都被磨得像钢铁一般光滑，变成了玻璃化石，颜色跟墨汁差不多。我仍可辨认出树枝的节结，观看生命的扭曲，计算树干的年轮。这一座原本是百鸟啾鸣的森林遭到恶运的打击，变成了一片盐碱地。我发觉这景色对我不善，这些比铁甲似的丘陵更为阴沉的遗骸板着面孔对我不予理睬。我这个活生生的人在这些不朽不腐的石头中间干什么呢？我这个不能永存，不久就要毁灭的肉体到这个永恒之地来干什么呢？

从昨天算起，我已经走了约莫八十公里。可能是由于口渴，我有点头晕目眩。但也可能是太阳晒的。阳光照耀着这些树干，像涂了油似的发亮。阳光照耀着整个地壳。这儿没有沙子也没有狐狸。只有一块巨大无比的铁砧板。我在这块铁砧板上行走，觉得太阳在我头脑里震响。呵！那边……

“喂！喂！”

"那边什么都没有，你不要激动，这是精神错乱。"

我这样自言自语，因为我需要求助于我的理智。要我不承认我所看到的东西是困难的。要我不奔向那支正在行进的骆驼队是不容易的……那边……你看！

"傻瓜，你明明知道这是你自己创造的……"

"那么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真实的……"

没有什么是真实的，除了离我二十公里远的山岗上的那个十字架。那个十字架或者那个灯塔……

但是这不是朝大海的方向。所以这是个十字架。我整个晚上都在研究地图。我的工作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我连自己的位置也搞不清楚。但是我还是俯身把所有表示有人烟的记号查看了一遍。在某个地方，我发现了一个小圈，上面画了一个类似的十字架。我查阅了一下图例，上面写的是"宗教设施"。在十字架旁边，我看到一个黑点，我又查阅图时，上面写道："常年井"。我心头剧震，高声地再念道："常年井……常年井……常年井！"阿里巴巴和他的宝藏比得上一口常年井吗？再远一点，我又看到两个白圈。图例上写道："间歇井"。这就不那么动人了。然后周围就再也没有其他东西了。一无所有了。

这不就是我的宗教设施么！为了召唤乘船失事

的难友，教士们已经在山岗上树起一个高大的十字架！我只要朝十字架走过去就行了。我只要朝那些多明我会的修士们跑过去就行了……

“但是在利比亚却只有科普特修院。”

“……朝那些勤恳的多明我修士们奔去。他们拥有一个漂亮、清新、地上铺着红砖的厨房。在院子里，还有一个奇妙的生了锈的水泵。在这个锈泵的下面，在泵的下面，你们可能已经猜出来了……在锈泵的下面，就是那口常年井！呵！当我去敲门的时候，当我去拉那口大钟的铃索的时候，那边就要过节啦……”

“傻瓜，你描述的是普罗旺斯的一所房屋，那里是根本没有钟的。”

“……当我去拉铃绳的时候，修院的看门人高举双臂对我欢呼道：‘您是上帝的使者！’他招呼全院的修士，他们蜂涌而出，对我盛情款待，就像接待一个穷孩子一般。他们把我拥向厨房。对我说道：‘等一下，等一秒钟，我的孩子……’我们到常年井那边去……”

“而我，我幸福得全身发抖……”

但是不，我不愿仅仅因为山岗上再也没有十字架而痛哭流涕。

西边给我们的允诺都是骗人的。我已经转向朝

正北走了。

北方至少充满了大海的歌声。

呵！翻过这座山峰，地平线便展现在眼前，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市就在这里了。

“你明明知道这是海市蜃楼。”

我当然晓得这是海市蜃楼。我是不会受骗上当的！但是假如我乐意钻进海市蜃楼呢？假如我心甘情愿希望这样呢？假如我高兴爱上这座有雉堞有阳光的城市呢？假如我高兴迈着轻快的步伐一直朝前走，因为我再也不感到疲倦，因为我是幸福的……普雷沃和他的手枪，真让我好笑！我宁愿自我陶醉。我是醉了。我渴死了！

黄昏使我清醒过来。因为发现自己走得那么远而害怕起来，我突然止步不走了。黄昏时，海市蜃楼消失了。水泵、宫阙、僧袍统统都从地平线上消失了。只剩下一望无际的沙漠。

“你前进得太远了！黑夜将会把你攫住，你只好等到天明，可明天你的脚印将会被抹掉，你就什么地方都不存在啦。”

“那么，还不如继续朝前走……往回走有什么用呢？当我可能就要……当我正在张臂迎接大海的时候，我再也不愿改变方向了……”

“你在什么地方看到海啦？你将永远也到不了的。你与海之间大概隔了三百公里，而普雷沃这时

却正在飞机旁边窥探着哩！他可能已经被一个骆驼队发现了……”

是的，我要往回转，但是我要首先招呼一下人们：

“喂！”

这个星球，善良的上帝，不是由人住着的么……

“喂！人啦！”

我的嗓门嘶哑了，再也没有声音了，我感到这样呼叫是可笑的……我再喊了一遍：

“人啦！”

这声音显得有点夸张和自负。

我转身走了。

走了两小时，我望见了火光；这是普雷沃朝天高擎的火把，他以为我走失了而感到害怕。呵！……我对此竟是那么的无动于衷……

又走了一个小时……，还有1500米。还有100米，还有50米。

“呵！”

我吃惊地停住了脚步，我心头充满了欢乐，我抑制住内心的冲动。普雷沃在火光的映照下跟两个背靠着发动机的阿拉伯人在谈话。他还没有看见我。他自己也快活得没空想别的了。呵！假如我曾经像他那样等待……我可能早就解放了！我高兴地

叫道：

"喂！"

两个贝督因人跳起身来望着我，普雷沃撂下他们，单独朝我走过来，我张开双臂。普雷沃抓住我胳膊，那么是我要跌倒了吗？我对他说：

"到底来了。"

"什么到底来了？"

"阿拉伯人呀！"

"什么阿拉伯人？"

"那两个跟你在一起的阿拉伯人呀！"

普雷沃古怪地瞧着我，我的印象是他也是很不情愿地向我吐露了一个严酷的秘密：

"根本就没有什么阿拉伯人……"

显然，这一回是我要哭起来了。

6

在这里人们不喝水可以活十九个小时，从昨天晚上开始我们喝了些什么呢？几滴黎明时的露水！但由于一直刮着东北风，使我们身上蒸发的速度放慢了一点，这风还有助于高空乌云的形成。啊！如果这些云能飘到我们头上就好了，如果能下起雨来就好了！但是沙漠里是从来不下雨的。

“普雷沃，让我们把降落伞裁成三角形的布片，再把这些布片用石头压在地上，如果风向不变的话，到天亮时，我们就可以把布片上的露水拧下来收集在一个汽油箱里了。”

我们把六块白布一字儿铺开排在星空下。普雷沃拆下了一个汽油箱。我们就单等着天亮了。

普雷沃在飞机的残余物资中，发现了一只神奇的桔子。我们把它瓜分了。我因此很激动；然而，当我们需要二十立升水的时候，半个桔子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我躺在我们的篝火旁边，端详着这只发光的水果。我想：“世人未必真正了解一只桔子是什么……”我还想：“我们注定是完了。不过，又一次地，这种必完无疑的意念并没能夺去我的乐趣。我抓在手里的这半个桔子是我平生最大的乐趣之一……”我仰卧在地上，吮吸着我的水果，数计着天空的流星，在这一分钟之内，我感到无比幸福。我还想：“我们按其规律生活的世界，如果人们没有身受其困，也是不能猜透它的。”我直到今天才懂得死囚的香烟和罗姆酒的意义。过去我不理解他何以会接受这种凄惨的待遇。可是他却得到了无穷的乐趣。人们如果看见他笑，就以为他很勇敢。殊不知他笑的是他喝上了罗姆酒。人们不知道他已经改变了观点，他是把这最后的时刻当作了整个的人

生。

我们收集了大量的水；也许有两立升。干渴状况结束了！我们得救了，我们有水喝啦！

我在我的油箱里舀了一锡壶的水，但是这水呈现出某种黄绿色，刚喝第一口，我就感觉味道特别可怕，所以尽管渴得难受，但在咽下这口水之前，我还得喘一口气才行。哪怕是泥浆，我也可以喝下去，但是这股毒化了的金属味却比口干更难于忍受。

我看见普雷沃，他两眼盯着地面打转转，似乎在专心地寻找什么东西。突然他弯下腰来呕吐，并且不停地转动。三十秒钟之后，轮到我的毛病发作了。我抽搐得那么厉害以致跪倒在地上，手指插到了沙子里。我们相互都不说话，整整一刻钟，我们就这样颤抖着，除了一点胃液之外，再吐不出任何别的东西来了。

这阵毛病过去了。我心里只剩下一种隐隐的恶心感。但是我们失去了最后的希望。我不知道我们的失败是降落伞的涂料造成的，还是淤垢在油箱里的四氯化碳造成的。我们当初原本应该用另外一种容器或另外一些布片的。

那么，让我们赶快！天亮了。上路吧！我们就要逃离这座该死的高原，大踏步地朝前走，直到跌

倒为止。我遵循的是吉奥麦在安第斯山的榜样。从昨天起，我非常想念他。我违背了要呆在破损的飞机旁边的明文规定。人们在这里是再也找不到我们的了。

我们又一次发现，我们并非沉舟上的难民。沉船上的难民，那是一些等待着的人，一些被我们的沉默所威胁的人。那是一些因为一个可恶的过失而撕心裂肺的人。人们不能不奔向他们。吉奥麦也是这样，他从安第斯山回来后对我说，他就是朝着遇难船只上的人们跑过去的！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

“如果我是独自一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普雷沃对我说：“我就会躺下了。”

我们笔直朝东北方向走去，如果我们已经越过了尼罗河的话，那我们现在每走一步都更深地陷进了阿拉伯沙漠。

关于那一天的事，我再也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我很匆忙，匆匆忙忙地赶向随便任何地方，赶向我的死亡。我还记得我是一边赶路一边看着大地，海市蜃楼弄得我很沮丧。我们经常用指南针校正我们的方向。有时我们也躺下来喘口气。我把过夜时用的橡胶雨衣扔在半道上的某个地方了。其余的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只有晚间的清凉仍然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我也像沙子一样，心上的一切都被抹平擦

光了。

日落时我们决定露宿。我也知道我们应该继续赶路，因为这个无水的夜晚将会制我们于死命。但是我们随身带了降落伞布，如果毒物不是来自涂料，那我们明天早晨就可能喝上水了。我们再一次在星空下张网接收露水。

但是，这天晚上，北面的天空清澈无云。风已经换了气味，改变了方向。我们已经受到沙漠热气的吹袭。猛兽已经苏醒！我感到它在舔我们的手和脸。

不过，我如果继续走路，也走不了十公里。三天来，我滴水未沾，已经走了一百八十多公里……

但是，在歇息的时候：

“我向你发誓，这是一座湖。”普雷沃对我说。

“你疯了吗？”

“在这种黄昏时刻，难道还会是海市蜃楼吗？”

我什么也没有回答，长久以来，我已经不相信我自己的眼睛了。这不是海市蜃楼，很可能，但是，这毕竟只是我们疯狂的创造物。普雷沃怎么还相信它呢？

普雷沃却固执己见。

“离这儿二十分钟，我这就去看看……”

这么顽固不化使我很生气：

“你去看吧！你散心去吧！这对健康是很有好

处的。还有，你的那座湖，它即使存在的话，也是咸的，你要放明白点。咸还是不咸，反正远着哩。更主要的是：它根本不存在。”

普雷沃两眼发直，已经走远了。这种强烈无比的吸引力，我是深有体会的。我想：“还有一些梦游者，他们就要直接扑到火车轮子底下去了。”我知道普雷沃将不会回来了，空幻的景象使他鬼迷心窍，因此他不可能再走回头路了。他走不多远就会倒下去的。他死在他那边，我死在我这边。这一切又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呀……

我明白我内心产生的这种无动于衷的态度可并不是一个好的兆头。当我快要淹死的时候，我内心深处也曾体验过同样的宁静。不过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俯伏在石块上写一封遗书。我的遗书优美得体。毫无保留地写出了我明智的忠告。重读这封遗书的时候我感到颇为自得，对这封遗书，人们将来会说：“这封遗书写得真是非常出色，写遗书的人死得太可惜了！”

我也想弄明白自身的处境。我试图分泌出一点唾液，我有多长时间根本没有吐口水了呢？我再也没有口水了。我要是闭上嘴，就有一种粘沫把我的嘴唇粘住，这粘沫干了之后便在嘴唇外边形成了一个硬的扣环，但是我试着把它咽下去，好几回我都居然成功了。我的眼睛里还没有金星乱迸。当这一

辉煌的景观在我眼前出现时，这也就是说我还可以活两个小时。

天黑了。从那天夜晚开始，月亮渐渐丰盈。普雷沃没有回来，我直挺挺仰卧在地上，我仔细思量这些事情。我眼前又浮现一个从前的印象，我要设法把这一印象明确表达出来。我好像……是在……船上！是在赴南美洲的旅途之中，仰卧在船舶的甲板上，桅顶在群星中十分缓慢地来回移动。这里现在少了一根桅杆，但我终究还是坐在船上，朝着一个本人力莫能及的目的地驶去。黑奴贩子捆住了我的手脚，把我扔到了一条船上。

我想念普雷沃，他没有回来。我没有听见他吐露过一次怨言，这可真是难得。听见别人呻吟我就受不了。普雷沃算是一条汉子。

啊！在离我 500 米的地方，他摇晃着他的灯！他迷了路了！我没有灯来答应他，我爬起来，我叫喊着，但是他听不见……

离他的灯 200 米的地方亮起了第二盏灯，第三盏灯，善良的上帝，这是在搜寻我呀！

我叫了起来：

“喂！”

但是他们听不见我的声音。

这三盏灯继续打出呼唤的信号。

那天晚上，我没有疯。我感觉良好。我心平气

和，细心瞭望，500米外有三盏灯。

“喂！”

但是他们总是听不见我的声音。

我顿时感到一阵恐慌，这是我将感受到的唯一的体验。啊！我还能跑动：“请等一等，……等一等。”他们要转身离去了！他们就要走远了，要到别处去寻找我，而我就要跌倒了！再有人张臂欢迎我的时候，我却在生命的门槛边摔倒了……

“喂！喂！”

“喂！”

他们听见我的声音了。我气喘得说不出话来了，叫不出声音来了，但我还是跑个不停，朝着有声音的方向跑去：“喂！”我瞧见了普雷沃，我跌倒了。

“啊！当我看见所有这些灯的时候……”

“什么灯？”

的确，他只是孤单一人。

这一日，我丝毫也不感到失望，而是颇为愠怒。

“你的湖泊呢？”

“我走近它时它却远离了我。我朝它走了半小时。后来它离得太远了，我就回来了。但是我现在更确信这是一个湖……”

“你疯了，绝对疯了。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为什么呢?”

他干了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干?我气得真想哭,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生气。普雷沃哽声哽气的对我解释说:

“我多么想弄点水来喝……你的嘴唇是那么苍白!”

啊!我的愠怒消退了……我用手摸了摸前额,好像刚刚醒来似的,我感到颇为忧伤,缓缓地告诉他:

“我看见,就像我现在看见你一样,三盏灯,我看得清清白白,不可能弄错……我告诉你,我看见三盏灯了,普雷沃!”

普雷沃最初没有说话。

“不错,”他终于承认说,“情况不妙。”

在这种没有水汽的空间,大地很快就发亮了。天气已经很冷。我站起来,走动着。但是我很快就哆嗦得难以忍受。我的血液因为缺水而循环不畅。寒气钻心,但这并不只是夜间的寒冷。我的牙床格格作响,全身颤抖,连手电筒也不再听我使唤了,因为我的手晃得厉害。我对寒冷一向并不敏感,如今却将活活冻死,饥渴产生的效应是多么奇怪呀!

因为懒得在骄阳下老带着橡胶雨衣,所以我便在半路上就把它扔掉了。可现在风愈刮愈紧。我发

现沙漠之中简直没有藏身之处。沙漠就像一块大理石那样光滑，白天烈日下找不到立锥大小的阴凉之地，夜晚冷风中更无半点遮拦。没有一棵树，一堵篱笆，一块石头可以容我藏身。寒风就像平川地带的骑兵那样朝我冲杀过来，我只好团团打转来躲闪它。我时而躺下，时而站起，可不管是躺倒还是站立，我都得挨寒风的鞭笞。我跑不动了，筋疲力尽了，我无法躲开这些杀人的凶手了，只好双手抱头，跪倒在屠刀之下。

过了一会，我清醒过来；我重新站起来，一直朝前面走去，身子老是打颤！我在什么地方？啊，我刚一动身，就听见了普雷沃的声音！原来是他的呼叫唤醒了我……

我回头朝他走去，身体一直哆嗦抽搐。我心想："这不是寒冷，而是别的原因。是我的末日来临了。"我失水太多。前天，昨天当我孤单一人的时候，我走得太多了。

冻死的想法使我难受。我宁愿死于我内心的海市蜃楼。这个十字架，这些阿拉伯人，这些灯。总之，这一切开始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不喜欢像奴隶那样挨鞭子……

我仍然跪在地上。

我们随身带了一点药品，100 克纯乙醚，100 克九十度的酒精和一瓶碘酒。我试着喝了两三口纯

乙醚，这就好像吞下了几把刀子一样。接着我又喝了一点九十度的酒精，这下可把我的喉咙封住了。

我在沙地上挖了一个坑，躺在坑里面，用沙子盖住身体，只把脸露在外面，普雷沃找到了一些小树枝，升起一堆火，火很快就灭了。普雷沃不肯把自己埋在沙里。他宁愿跺脚取暖。他错了。

我的喉咙仍然感到难受，这可是个不祥之兆，不过我的自我感觉好了一点。我感觉平静，我是因为超然于任何希望之外而感到平静。我身不由己而出门远游，被绑在装运奴隶船只的甲板上，在星空下飘流。但是我可能还不是最最不幸的人……

只要我不运动我的肌肉，我就不再感到寒冷。于是我忘记了沉睡的沙堆下的身体，一动也不动，就这样我将永远不再感到痛苦。何况，实在说，人们也并不那么痛苦……经过了所有这些折磨之后，剩下的也就只有疲劳的躯体和狂乱的精神了。一切都变成了颇为残酷的画册和童话故事……刚才，风在对我进行围追堵截，为了躲避它，我像头野兽似的团团打转。后来，我呼吸困难，有一个膝盖压着我的胸脯。一个膝盖。我在天使的压迫下挣扎。我在沙漠里从来都不是孤独一人。现在，我不再相信我周围的一切，我潜心敛气，闭目养神，连一根睫毛都一动不动，我感觉到，有一股图像的洪流裹带着我，把我带往一个安静的梦境：在大海的深处江

河也安静下来了。

永别了，你们这些我曾经爱过的人们。如果人体抗不住三天滴水不沾的煎熬，那可决不是我的过错。我过去没有想到自己会如此依赖着水源，也没有想到耐渴力会这么短促，大家都以为人可以一往无前，都以为人是自由自在的……却没有看到把人栓在水井边，把人拴在大地肚子上的有如脐带般的那根绳子，谁越雷池一步，谁就必死无疑。

除了你们的痛苦之外，我别无所憾。归根到底，我这一生，得天独厚，心满意足。如果要我再活一辈子，我会依然故我重新开始。我需要生活。可在城市里，已经没有人的生活了。

我这里说的并非指的航空。飞机并不是一个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人们并不是为了飞机而去冒生命的危险。农民也不是为了他的犁头才去耕种。而是，通过飞机，人们可以离开城市和他们的会计师，可以重新找到农民的真谛。

我们干的是人的工作，我们了解人的忧虑。我们接触的是风，是星星，是黑夜，是沙漠，是海洋。我们与大自然的力量拚搏斗智。我们等待黎明，有如园丁企盼早春。我们等待中途站，无异于等待一块福地。我们还在星群中寻求自己的真理。

我不会埋怨。三天来，我到处奔走，口干舌燥，在沙漠里追寻人迹，把露水当希望。我尽力去

寻找我的同类，我早已忘记他们住在地球上的什么地方了。还有那些活着的人们的忧虑。我不能不把这些忧虑看得比在晚间选择一家音乐厅更为重要。

我再也不能理解那些乘坐郊区火车的居民。他们自以为是人，然而他们却因受到某种感觉不到的压力而成了像蚂蚁似的昆虫。当他们有空的时候，他们用什么来消磨他们荒谬的短促的星期天呢？

有一次，在俄罗斯，我在一家工厂里听到人们演奏莫扎特的音乐。我写文章报导了这件事。我收到了 200 封责难信。我并不责怪那些喜欢光顾演奏流行音乐的舞厅的人。他们根本不了解别的音乐。我责难开设这种舞厅的人。我不喜欢他们使人沉沦和堕落。

我在工作中是幸福的，我觉得自己是中途站的农民，在环行于郊区的火车里，我的临终感受是和这地方大不相同的！在这里，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我都是死得其所了！

我毫无遗憾。我尽了我的责任，我失败了。对于干我们这一行的人来说，这也是正常的。无论如何，我总算呼吸过大海的风了。

尝过一次海风的人是永远忘不了这种养料的。不是吗？我的同志。我并不是说要过冒险的生活。这种说法有点夸张，我不喜欢斗牛士。我喜欢的不

是冒险。我知道我自己所喜爱的东西，那就是生活。

我觉得天快亮了。我从沙堆里伸出一条胳膊。在我手边有一块三角布，我摸了摸这块布，它仍然是干的。让我们再等一等吧。露水要到黎明时分才降下来哩。但是天大亮了，我们的衣衫却滴露未沾。于是我的思绪有点混乱了，我听见自己在说：“这里有一颗干枯的心……一颗干枯的心……一颗挤不出眼泪的干枯的心！……”

“上路吧，普雷沃！我们的咽喉还没有完全封闭窒息，我们应该继续走下去。”

7

刮西风了，这种风在十九小时之内就可以把人吹干。我的食道还没有封闭，不过它弯得又硬又痛。我推想是什么东西在那儿摩擦。不久就要开始咳嗽了，这情形别人跟我描述过，我现在等着它的来临。我的舌头也不自在了。但是最严重的还是我眼前已经出现了一些亮点。当这些亮点变成火花的时候，我就要躺下了。

我们走得很快。我们要利用凉爽的黎明赶路。我们清楚地知道，在烈日下，像人们所说的那样，

我们就再也走不动了。在烈日下……

我们没有权利出汗。也没有权利等待。这种凉爽只不过是湿度为百分之十八的那种凉爽。刮的风又是来自沙漠。在这种看来温和实则坑人的西风的抚摸下，我们的血快要全部蒸发了。我们在第一天吃了几粒葡萄。三天以来，吃了半只桔子，后来又是半个桔子，可我们拿什么唾液来咀嚼我们的食品呢？然而我压根儿不觉得饿，只觉得渴。从这时开始，我觉得比渴更教我难受的是渴的后果。这干硬的咽喉。这石膏一样的舌头。口腔里的摩擦和嘴巴里可怕的气味。所有这些感觉对我来说也都是新鲜的。无疑水可以消除这些感觉，但是我根本不记得这种药会和这些感觉联在一起。干渴已经越来越不像一种欲望而变成了一种越来越厉害的疾病。

我觉得喷泉和水果的形象也似乎不那么令我动心了。我忘记了桔子的光泽就好像我忘记了自己的情感一样。我可能把一切都忘了。

我们坐了下来，但是又该出发了。我们放弃了长时间的跋涉。走上五百米，便累得瘫倒在地上。我非常高兴躺下来。但是又该出发了。

景色变了。脚下的石子稀少了。我们现在走在沙子上。在我们前面两公里的地方有几个沙丘。沙丘上有几点低矮的植物影子。跟钢铁的铠甲相比，我更喜爱沙子。这是金黄色的沙漠。这是撒哈拉。

我相信我认出了它……

现在我们只要走上两百米就筋疲力尽了。

“可我们还是要走下去。至少也要走到那些灌木旁边才行。”

这是一个极限。八天以后，当我们循原路去找寻那架“西摩”飞机时，我们在汽车上证实出我们当时抱定的那个最后的企图是八十公里的路程。我已经走完了 200 公里，怎么还能继续走下去呢?

昨天，我无望地走着。今天，这句话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今天，我们是为了走而走。就像耕牛为耕田而耕田一样。昨天，我还梦想着遍地都是桔子树的天堂，可今天对我来说已经不存在什么天堂。我再也不相信桔子的存在了。

除了一颗极度干枯的心之外，我在自己身上再也感觉不到别的什么了。我就要倒下了，压根儿没有绝望之感，甚至也没有痛苦之感。我遗憾的是：忧伤对我也许会像水之于我那样的香甜。人们自怜自爱，像对朋友说话似的自怨自叹。但我在这个世界上已再也没有朋友了。

后来，当人们找到我时，发现我双眼火红，以为我曾大声呼唤，痛苦不堪。但是心情的激动，懊丧、痛苦、也都可以算是一些财富。而我却再也没有什么财富。天真活泼的姑娘，在她们初恋的夜晚，感到悲伤而哭泣。悲伤和生命的颤动是密切相

连的，而我却不再有悲伤……。

沙漠就是我。我再也吐不出一点水来了，我再也想不出有什么温馨的形象，值得我对它呻吟诉苦的。太阳早已把我身上的泪腺晒干了。

然而，我又瞧见什么啦？希望之风朝我拂来，有如海风掠过海面。最先使我的本能警觉而后又唤醒我的神智的信号是个什么东西呢？什么都没有改变。可一切又都换样子。这片沙土，这些沙丘，这些淡淡的绿色斑影已经不再是一片风景，却是一个舞台了。它们已经构成了一个仍然空旷但却一切准备就绪的舞台。我望着普雷沃，他同我一样感到惊奇。但他也不理解他自己的感觉。

我向您发誓，就要发生什么事了……

我向您发誓，沙漠已经活跃起来。我向您发誓，这片空旷沉寂的沙漠突然显得比嘈杂的广场更为喧闹起来……

我们得救了，沙地上出现了人的踪迹！……

啊！我们早已失去了人类的影踪，我们和世人已经隔绝，我们在世界上孤苦伶仃，早已被熙来攘往的芸芸众生遗忘了。现在，我们竟发现人的神奇的足迹赫然印现在沙地上。

“这地方，普雷沃，有两个人分道扬镳的足迹。”

“这儿，有骆驼跪过的痕迹……”

“这地方……”

可是，我们还没有获救。消极等待是不够的。几小时之后，人们便再也不能挽救我们了。只要我们一旦开始咳嗽，渴魔的步伐就会快得惊人，而我们的咽喉……

但是我相信这个在沙漠中某个地方游晃的骆驼队。

于是，我们仍然朝前走，突然我们听见了公鸡的鸣叫。吉奥麦以前曾对我说过：“到最后，我听到安第斯山中有公鸡的叫声。我也听到了火车在铁路上行进的声音……”

我在听到鸡叫的时候，便想起了他对我讲过的事。我想：“我的眼睛昏花不灵了。这大概是干渴的后果。可我的耳朵却还能坚持……”但是普雷沃抓住了我的手臂：

“你听见了吗？”

“听见了什么？”

“鸡叫！”

“那么……那么……”

那么，当然啰，傻瓜，这说明有人了……

我还产生了一个最后的幻觉：三条狗互相追逐。普雷沃也四下张望，却什么也没有看到。但是我们两人朝着那个贝督因人张开了双臂，我们两个人对着他使尽了我们肺腑中的全部气息。我们两人

幸福得哈哈大笑起来！……

但是我们的声音传不到三十米远。我们的声带已经干了。我们两个人说话的时候一直都是低声细气的，而我们却居然没有发现这一事实。

但是，这个贝督因人和他的骆驼刚从沙丘后面显现出来，竟又慢慢地，慢慢地远离了我们。也许他也是孑然一身。有个狠心的魔鬼让他在我们眼前晃了一下，便又把他撤了回去……

但是我们已经不能再跑了！

另外一个阿拉伯人的侧影出现在沙丘上。我们吼叫，但是声音很低。于是我们挥舞双臂，我们自己的印象是天空已经被我们巨大的信号所遮没。但是那个贝督因人却总是注视着右前方……

瞧他在那地方从容不迫地转了四分之一圈。就在他将正面对着我们的那一秒钟内，大功便可告成。就在他朝我们注视的那一秒钟内，他便可把口渴、死亡和海市蜃楼从我们身上一扫而光。他在那里又转了四分之一圈，这就已经改变了世界了。他只需挪动一下上半身，转动一下黑眼珠，就可以创造生命，我觉得他无异于一个天神……

这是一个奇迹……他在沙地上，仿佛天神在海面上一样，朝着我们走过来。

阿拉伯人只是简单地看了看我们，便用手按着我们的肩膀，我们听从他的调理，躺倒在地上。此

时此地，已经不再分什么种族、语言、歧视了……只有这个贫穷的牧民用他天使般的双手按在我们的肩膀上。

我们把额角贴在沙地上等待着。现在我们肚皮贴地，脑袋伸进水盆，像牛犊似的狂饮。贝督因人十分惊恐，几次逼我们暂时停顿一下。但是只等他一松手，我们便又把整个面孔浸入水中去了。

水！

水呀！你既没有滋味，又没有颜色，也没有芳香；人们无法给你下个定义：大家都品尝你，却不认识你。你不是生命之必需：你就是生命。你渗透了我们全身，使我们获得一种无法用感官表达的生趣。有了你，我们身上早已消失了的所有能力又都回到了我们的体内，由于你的恩泽，我们内心所有干涸的源泉又都源源畅通。

你是世间最大的财富，你也是一种最微妙的财富。你在大地的腹中是那么纯洁。人们可以在一口含镁的水泉边死去。也可以在离咸水湖两步远的地方丧生。两升露水中，即使只滞容着几颗盐粒也能使人毙命。你不能接受任何混杂，也不能容忍丝毫变质，你是一位多疑难敬的神明……

现今，你使我们全身浸透了一种无限纯真的幸福。

至于你，你这位利比亚的贝督因人，是你救了

我们的命，然后你又在我们的记忆中永远消失。我再也记不清你的面容。你是大写的人，你同时又以所有人的面孔出现在我跟前。你从来也不曾仔细打量过我们，却已经认出了我们。你是亲爱的兄弟。而我，我也将在所有人的身上把你认出来。

我觉得你高贵善良，是有权力赐人以甘露的伟大的主。我所有的朋友，我所有的敌人都体现在你身上，他们向我走了过来，而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再也没有一个敌人了。

八　人

1

我又一次碰到了一个我没有理解的真理。我以为自己已经完了，已经跌进了绝望的深渊，而一旦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我便得到了和平。仿佛在这种时刻，人们发现了自我，成了自己的朋友。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抵得上这种完美的感情，它能满足我们内心一种我不知道也不曾了解的基本需要。我想象，风尘仆仆，疲于奔命的包拉富经历过这种恬静的境界。吉奥麦在冰天雪地里也经历过这种境界。我又怎能忘记，我自己在那披星戴月的夜晚全身埋在沙里，只有脖子和脑袋还露在外面，喉咙被干渴折磨得快要窒死，心内却热乎乎的经历呢？

如何在我们心中不促成这种解脱呢？人的一切都是自相矛盾的，人们知道得十分清楚。你保证他的面包，让他去创造，他却昏昏入睡；获胜的征服

者萎靡不振；慷慨的人，如果你让他发了财，他就会变得一毛不拔。那些妄称可以使人获得解放的政治学说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首先不了解要解放什么样的人的话。将要诞生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不是膘肥体胖的畜牲，一个贫困的帕斯卡的出世比好几个富裕的庸人的诞生意义要重大得多。

基本的东西，我们是设法预见的。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曾经在根本意想不到的场合体验过最热烈的欢欣快慰。这种欢愉让我们产生的怀念是那么强烈，使我们对自己的困苦也会感到留恋，假如正是这些困苦才带来这些欢乐的话，当我们跟自己的同志们重逢的时候，大家在共同回首那些不愉快的往事中，便能尝到这种回忆的愉快。

我们只知道存在一些尚不为人所知的条件滋养我们成长，除此之外，我们还知道别的什么吗？人的真理寓居在什么地方？

真理是不能自我检验的。如果在这块地里，而不是在另一块地里，桔树生根结果，那这块地就是桔树的真理。如果这种宗教，这种文化，这种价值标准，这种活动方式，而不是其他别的东西，可以丰富和发展人，可以发挥他潜在的高贵品德，那就是说，这种价值标准，这种文化，这种活动方式意味着人的真理。逻辑呢？让它自己设法向生活交差

吧。

在我的这本书里，我列举了一些人，他们是属于那些似乎服从一种至高的使命的人，他们选择了沙漠或航空，就像另外一些人选择了修道院一样，但是如果你觉得我是在鼓励你首先去赞美人的话，我就是背离了我的目标。首先应该赞美的是造就人的土壤。

使命无疑也起一种作用。一些人自困在他们的店铺里。另一些人朝着一个必需的方向迅猛前进；我们在他们的童年故事中可以找到解释他们一生命运的还处于萌芽状态的那些激情。但是历史在事后谈起来总是使人产生幻觉。这些激情我们几乎可以在所有任何人的身上找到，我们也都认识一些店铺老板，他们在船舶遇难或发生火灾的某个夜晚，显得比他们平时要伟大。他们对自己完满的品性是不会发生误解的，这场火灾将成为他们生活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夜。但是缺乏新的机遇，缺乏有利的土壤，缺乏严格的宗教，他们又重新沉睡，不相信他们自身的伟大。使命肯定可以帮助人获得解放，但是同时也必需解放使命。

航空之夜，沙漠之夜……这都是一些少有的机会，并非人人都能碰上。然而在环境驱使下，他们全都表现出同样的需要，如果我在这里讲述我在西

班牙度过的一个夜晚，应该不算是离题，那一晚就正是在这方面教育了我。我谈论某些人谈得太多了，我喜欢谈谈所有的人。

这事发生在我作为记者去采访的马德里前线。那天晚上，我在一个地下掩蔽所的角落里，和一个年轻的上尉同桌吃饭。

2

当电话铃响时，我们正在聊天。上尉和对方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话：共产党传达了在当地进攻的命令，这是一次荒谬而绝望的进攻，它要求在这个工人区内占领几所已改成水泥碉堡的房子。上尉耸了耸肩膀，然后回到我们身边说："我们中间打头阵的人站出来……"接着，他把两杯科涅克酒推到一位刚巧在场的中士和我的跟前，他对中士说：

"你头一个跟我一起上，喝完去睡吧！"

中士去睡了。我们还有十二个人围坐在桌旁守夜。在这间用沥青废麻密封得一丝光线也不透的地下室里，灯光是那么强烈照得我不断地眨巴着眼睛。五分钟前，我通过一个枪眼朝外面瞧了一眼。掀掉遮盖枪眼的破布之后，我望见深邃的月光倾泻在似有幽灵出没的一片废墟之上。我再盖上遮布，

仿佛将月光如一块油渍那样抹掉了。现在在我的眼前还仍然保留着阴森森的碉堡形象。

这些士兵肯定将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他们却都庄重地沉默着。这次进攻是执行命令。人们从人库里调人，就像从谷仓里取粮一样，撒出一把谷粒是为了播种。

我们喝着科涅克酒。我右边的人在下棋。左边的人在开玩笑。我这是在什么地方呢？一个喝得半醉的人走了进来，他抚弄着零乱的胡须，温和的眼睛在我们身上转动，然后停在科涅克酒上，挪开后又回到酒上，带着哀求的神色转向上尉。上尉低声地笑了。那人由于希望的鼓动，也笑了起来。轻微的笑声在旁观者中间蔓延。上尉慢慢地把瓶子往后推，那人露出了失望的目光。一场天真的游戏就这样展开了，这是在疲乏的不眠之夜，人们等待着拂晓时的进攻，而在烟雾缭绕下上演的一种悄然无声近乎梦境般的芭蕾舞剧。

我们把自己关在我们船舶的暖烘烘的底舱里玩游戏，而在外面，像海浪似的爆炸声一阵高过一阵。

这些人不久就将在战争之夜的王水中洗尽他们的汗水，消除他们的酒气，摆脱等待时的无聊烦闷。我感觉他们是那么接近灵魂的净化时刻。但是他们还是尽可能地跳起了醉汉与酒瓶的芭蕾舞剧。

尽可能地下完了这盘棋。尽可能地活下去。然而他们已经拨准了放在搁板上的闹钟。铃声即将震响。于是，这些人就将站立起来，伸伸懒腰，扣好他们的腰带。上尉将拔出他的手枪。而醉汉也将清醒过来。于是他们大家沿着那条坡度徐徐上升的走廊一直走到一扇天蓝色的矩形门口。他们将随便说上几句简短的话，比如“倒霉的冲锋……”或者“好冷的天气啊!”然后他们沉没在黑夜里。

时间到了，我看到中士醒了。他是躺在地下室废物堆中间的一张铁床上。我曾看着他沉睡，我觉得自己也体会过这种无忧无虑，舒坦无比的睡眠的滋味。他使我想起我在利比亚的第一个夜晚，那回我和普雷沃坠落在沙漠里，没有水，命里注定是活不长了，我们在还没有感到极端口渴之前，居然能睡上一觉，也就是唯一的一觉，整整两个小时。我曾经感到沉睡中我使用了一种令人赞叹的权力，也就是拒绝现实世界的权力。我当时完全主宰着自己的身体，它还没有使我失去平衡，当我把自己的面孔埋在自己的双臂之中时，我的这一晚跟另外一个幸福的夜晚是毫无差别的。

中士就是这样躺着的，蜷成一团，不像人的样子；当那些来喊醒他的人点燃一支蜡烛，把它插在一只长颈瓶口时，我最初竟分辨不出这不成形的物体是什么东西。但是两只靴子却是看得一清二楚

的。这是一双钉了铁钉和铁掌的很大的靴子，那种打短工的人或者码头工人穿的靴子。

这个人脚上穿的是工具，他全身上下也无一不是些工具：子弹带、手枪、皮背带、腰带。他戴着驮鞍、颈圈、以及耕田的马匹所需要的全套马具。在摩洛哥的地窖的一角，人们可以看到一些瞎眼的马匹在推磨。此时此地，在摇曳不定的红色烛光下，人们唤醒的也是一匹瞎了眼睛的马，好让它去推磨。

“嗨！中士。”

他慢慢地动了一下，抬起睡眼惺松的面孔，嘴里嘟嘟哝哝，不知所云。接着他又转身朝着墙壁睡着了。他不想醒来，钻进了沉醉的睡乡，有如栖身在宁静母腹中的胎儿，有如钻进深邃的海底，双手握拳，时张时合，像在抓什么黑色的海藻。必须掰开他的手指才好。我们坐在他的床边，有人轻轻地把手臂伸到他脖颈后面，微笑着托起这颗沉重的头颅。这场景就像暖烘烘的马厩里，交颈厮磨的马匹之间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亲热。“喂，伙计！”我一辈子还未见过比这更亲切的场面。中士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想回到他甜蜜的梦乡，他拒绝回到我们这个动乱，费力伤神、寒冷漆黑的世界。然而一切都为时太晚了。外界事物要强加于他了。好比中等学校里的钟声，星期天慢慢地唤醒了受到处罚的学生，他

早已忘记了课桌、黑板和罚做的作业。他梦见在田野里作游戏，但是一切都是枉然。钟声总是在响，毫不留情地把他拉回到不平的人世。中士就像那个中学生一样，他渐渐地意识到了自己这具疲惫不堪的躯壳，这具他甘心舍弃的皮囊，这具刚刚苏醒，寒气中关节马上就要疼痛，接着就要忍受马具的重压，沉重的奔跑，最后便要死去的躯体，索性死了也比双手浸在粘糊糊的血泊中挣扎着再爬起来，气息奄奄，周身冰凉要好受得多。痛痛快快的死胜过死前的活受罪。我望着中士，头脑里却一直想着自己那次醒后的忧伤心情，想着又要再受口干、暴晒、沙漠的折磨，又要继续去忍受生命的重负，这可是我不愿选择的梦境。

但是他已经站立起来，直盯着我的双眼问道：

“到时间了？”

在这里，人出现了，此时此刻，他超越了逻辑的推理：中士微笑着！他这是受了一种什么样的诱惑呢？我记起有一天晚上，在巴黎，麦尔莫兹和我，还有其他几个朋友，忘了是庆祝一个什么样的纪念日，破晓时我们聚在一家酒吧间门口。由于谈了那么多的话，喝了那么多的酒，闲得无聊而感到恶心作呕。但是因为天色已经发白，麦尔莫兹突然抓住我的手臂，他抓得那么紧使我感到了他指甲的

压迫。“你看，这时候要是在达喀尔……”这时候正是机械师们揉搓着双眼取下螺旋桨套的时刻，正是驾驶员去查询天气预报的时刻，正是大地上到处都活动着同志们的时候。天空已泛起朝霞，人们已经在专为别人准备节日，人们已经铺上了宴席的台布，但是，他们并不是被邀的宾客，有人却要冒生命的危险……

“这里却是多么肮脏恶浊……”麦尔莫兹结束了他的话。

而你，中士，你应邀去参加的是什么样的宴会呢？它竟然值得你为之付出自己的生命么？

我曾经听到过你的知心话。你向我讲述过你的故事：你是巴塞罗那某个地方的一个小会计，你从前拨弄的是数目字，那时你并不曾怎么关心国家的分裂。但是一位同志参军了，接着第二位，然后又是第三位，而你也惊奇地接受了异常的变化；你逐渐觉得你的会计工作是无聊的了。你的欢乐，你的忧虑，你的小康的生活，所有这些都是属于过去年代的事了。这些倒也并不特别重要。最后，终于传来了你的一个朋友的死讯。他是在马拉加附近被杀的。这也不是你特别想为他复仇的一位朋友。至于政治，它也从来不曾打扰过你。然而这条消息却像一阵海风一样朝你吹过来，闯进了你狭小的生活天

地。一位同志在那天早上望着你说；

“你们去吗?”

“我们去。”

于是你们就这样“来”了。

我脑子里产生了几个形象，可以用来解释你没能用言语表达出来的这个真理，指挥着你的正是这个真理。

当野鸭子在迁徙季节旅行的时候，在它们沿途飞越的地域引起了阵阵好奇的骚动。家鸭似乎受到了高空中列成三角形阵势飞行的野鸭的吸引，在地上笨拙的扑翅蹦跳。野鸭的呼叫唤醒了它们身上某种残存的野性。于是农庄里的鸭子顿时也想成为候鸟。在它们迟钝的小脑袋里，以前萦绕的是野外的沼泽、小虫子、饲养房等简朴的形象，现在则是展现出辽阔的幅员、高空的雄风、汪洋的大海。家鸭原来并不知道它的头脑竟也足以容纳那么多的奇妙事物，现在，你瞧它拍打着翅膀，蔑视谷粒，蔑视昆虫，一心要成为野鸭子。

但是我更多的还是想起了我的那些羚羊；我曾经在汝比角养过几头小羚羊。在那地方我们大家都养过羚羊。我们把它们关在露天的木栅房里，因为羚羊必须餐风露宿，但它们又比什么都娇弱。人们把它们从小捕来，加以驯养，小羚羊甚至还会跑到你手里来寻食。它们让人抚摸，把它们湿润的鼻子

伸到你的掌心上来。人们以为它们已经驯服，以为它们已经躲过了无声无息地消亡和夭折的无名的悲伤……但是这样的一天终于来临了，你看到它们朝着沙漠的方向，用它们幼小的头角顶撞围墙。它们是受到了磁力的吸引。它们并不明白这是在逃避你。你给他们拿来的牛奶，它们还是照喝不误。它们还是让你抚摸，仍然把它们的鼻子更逗人的伸进你的掌心……但是你一放开他们，就会发现他们似乎在欢快地蹦跳，然后，它们又去挨靠在木棚旁边了。假如你不去干涉的话，它们会呆在那里，尽管并不想顶破栅栏，而只是低垂着脖子，用稚嫩的头角抵着栅栏，至死方休。这是因为已经到了发情的季节，还是仅仅因为需要跑它个上气不接下气哩？它们说不上来。当人们把它们抓获送给你时，它们连眼睛都还不曾打开。它们对沙漠上的自由，就像对雄性的气息那样，统统一无所知。但是，你比它们要聪明得多。你知道它们在追求什么东西，那就是使它们充分发展的广袤的原野。它们想以每小时130公里的速度，体验笔直奔逃的滋味，在尘沙滚滚的中途又突然收腿停蹄，好像到处都会有火焰从沙子里冒出来一般。如果羚羊的真理就是对于恐惧的玩味，只有恐惧才能迫使它们跑得更快，激励它们蹦得更高更远，那豺狼就无所谓了。要是羚羊的真理就是在阳光下被利爪撕裂，那狮子就无关紧要

了。你看看它们，你想象：它们得了怀乡病，怀乡病就是人们无以名状的愿望……这种愿望的对象是存在的，但是没有言语可以把它表达出来。

而我们，我们缺乏的又是什么呢?

中士，你在这地方又能找到什么？谁教你再也不愿背叛你的命运？也许是这只托起你沉睡的头颅的友善的手臂？也许是这个无怨无私，和你忧乐与共的温和的微笑？“喂！同志……”埋怨，这也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事，仍然是相互分享而不是独自承担，但是存在着一种高水平的人际关系，到了这种高度，感激和怜悯一样都丧失了它们的意义，只有在这种高度上人们才能像被释放的囚犯一样呼吸。

当我们按两架飞机为一组，比翼飞越当时尚未归服的里约德奥罗时，我们就体会过这种团结的关系。我从来未听见海上遇难者向他们的营救者道过谢，更经常的情况是：当我们把袋袋邮件从一架飞机转运到另一架飞机上而累得疲惫不堪时，我们相互辱骂：“混蛋！我这回出故障，完全要怪你，分明是顶着逆风，你还疯了一样要在两千米的高度航行。如果你跟着我在低空飞行，我们可能早就到了艾蒂安港了!”而那位冒着生命危险的对方，却因成了混蛋而感到羞愧。可是我们应该感谢他什么

呢？我们的生命也仰仗于他。我们是同一棵树上的树枝。你救了我，我为你而骄傲！

中士，为什么那个要你去送死的人又要怜惜你呢？你们是共同承担这份风险么？在这一分钟的时间里，人们发现了这种无需用言语表达的团结。我明白你为何出走从戎了。假如说你在巴塞罗那时是个穷光蛋。下班后就剩下光棍一个，假如说你在那里连栖身之地都没有，在这里，你却有了完善实现自我的感觉，你找到了普通精神；在这里，你这个贱民，也得到了爱的关注。

政客们的豪言壮语，可能会使你葬身黄土，他们的话是否出于诚意，是否合乎逻辑，我都不屑于了解。如果这些话在你身上发生了效果，就像种子会发芽那样，那是因为它们迎合了你的需要，你是唯一的评判员，只有土地才能辨认麦子。

3

一个共同的距离我们遥远的目标把我们和我们的兄弟联结起来，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爱决不是互相凝视而是共同展望一个方向。只有连结在同一根登山绳索上，朝着同一个峰顶攀援并去那儿会合的人才称得上是同志。否则，在这

个安乐的世纪，当我们在沙漠里分享我们最后的食品时，我们为什么会感到那样的满足和高兴呢？在这件事上，社会学家的预言又值几何？对我们当中所有那些在撒哈拉沙漠中体会过故障排除后的欢乐心情的人来说，其他的欢乐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这可能就是今日世界开始在我们周围崩溃的原因。为了保卫那些许诺人们得到满足的宗教，人人都慷慨激昂。我们大家使用相互矛盾的语言，表达同样的热情。我们大家只是在作为推理结果的方法上而不是在目标上有分歧：目标都是同样的。

因此，我们且不要惊讶。有人本来没有想到自己身上还沉睡着一个陌生人，但是只要他到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者聚会的地下酒巴间去一次，他就会受牺牲、互助等言论和正义的严峻形象的影响，发觉自己身上的那个陌生人苏醒了，这个人只了解一个真理；无政府主义者的真理。还有人可能只站过一次岗，为的是保护西班牙修道院内一大批跪在地上惊慌失措的小修女，这个人就将为教会献身。

当麦尔莫兹心怀必胜信念，驾机深入智利境内的安第斯山坡时，你如果责怪他说他错了，你认为一个商人的信件可能不值得他去冒生命的危险，麦尔莫兹可能会对你一笑置之。真理，就是当他越过安第斯山时，在他心中诞生的是人。

如果你想用战争的恐怖来说服一个愿意打仗的

人，你可切勿把他当野蛮人对待，在评判他之前要首先努力了解他。

请看下面的事例：在里弗战争[①] 期间，有个来自南方的法国军官指挥着一个前沿哨所，哨所夹在抵抗部落占据的两座山头之间。一天晚上，这位军官接待了从西山下来的谈判代表。正当他们按礼节喝茶的时候，枪声响了。东山的部落向哨所发动了进攻。上尉想把西山的谈判代表送走，准备战斗。对方的使者回答他说："今天我们是你的客人，真主不允许我们抛弃你……"于是他们和上尉的士兵并肩战斗，保住了哨所，然后再返回他们的鹰穴。

但是，轮到西山的部落向哨所发动进攻的前夕，他们又派使者来见上尉说：

"那天晚上，我们帮助了你……"

"是这样。"

"我们为你打掉了 300 发子弹……"

"是这样。"

"你应该还我们 300 发子弹才对。"

上尉是个宽宏大量的人，不能利用他们的高尚行为沾光贪便宜。他把弹药如数归还了他们，后来

① 摩洛哥地名，1925 年该地区的人民因反抗外来侵略和法国西班牙的联合部队发生过一场战争。

他们就是用这些弹药再来打上尉的。

人的真理，就是要使其成为一个人。有人理解人际关系中的这种尊严，社会生活中的这种正直，这种鼓舞人心的相互尊重。还有的人哗众取宠，对同样的一些阿拉伯人握手拍肩，表示友好，奉承他们的同时又侮辱他们。当前一种人把他们自己这种高尚的品性来和后者庸俗的好意进行对比而你却认为他们不对的时候，那么前者对你将会感到一种轻蔑的怜悯。而他将是有理由的。

为了懂得人和他的需要，为了从本质上了解人。不要把你们各自的真理对立起来。不错，你是对的。你们大家都是对的。逻辑将会证明一切。甚至那位把世间的痛苦都归罪于驼背的人，也是对的。如果我们向驼子宣战，我们将迅速学会狂热冲动。我们将要报复驼背的罪行。驼背肯定也是犯了罪的。

为了争取突出本质必须暂时忘掉分歧，这些分歧一旦被人认可，就会产生一部通篇都是不可动摇的真理的《古兰经》，还有由此引出的狂热。人们可以把人分成右派和左派；驼背和非驼背；法西斯分子和民主人士，这些区分是无懈可击的。但是，你是知道的，真理是把世界简化，而不是制造混乱。真理是突出普遍精神的语言。牛顿并非用解谜的方法“发现”了一条长时间隐蔽的规律，他是进

行了一次创造性的运算。他创立了一种人的语言，既能解释苹果为什么会落到草地里，也能解释太阳的升起。真理不是自我证明的东西，而是简化的东西。

讨论各种意识形态有什么用呢？如果所有的意识形态都能得到证明，所有的意识形态也都是互相对立的。这样的讨论使人的解放毫无希望。而人，不管他是住在天涯海角，还是就住在我们周围，都表达出同样的需要。

我们想获得解放。挥舞镐头的人想了解他挥镐的意义。劳改犯的一镐就和勘探者的一镐大不一样。劳改犯的一镐是对他们的惩罚和使他们感到羞耻的一镐，勘探者的一镐是使他们变得伟大起来的一镐。需要用镐的地方并不就是监狱。物质的恐慌是没有的。只有毫无意义地抡镐刨地，又不能把抡镐的人联合在人类大家庭内的那种所在才是监狱。

我们要逃出监狱。

在欧洲，有两亿人活得毫无意义，他们要求像样的生活。工业使他们失去了传统的农民的语言，把他们禁闭在巨大的贫民窟里，这些贫民窟和塞满了一列列黑色车厢的调车场十分相像。他们在工人住宅区的角落里要求觉醒。

还有一些人，卷进了各行各业的齿轮，先驱者

的欢乐，宗教的欢乐，学者的欢乐跟他们是无缘的。人们以为，为了使他们生长，只需给他们穿衣吃饭，满足他们的所有要求就够了。于是人们逐渐地把他们造就成库特林式的[1]的小布尔乔亚，乡村的政客，内心闭塞的技术员。尽管给他们灌输了知识，却再也没有对他们进行教育。对教育形成了一种错误的见解，有人认为教育就在于背诵公式。理科班的一个差等生在自然及其规律方面都比狄卡尔和帕斯卡知道得要多。但是在智慧上，他能进行同样的演算和推理吗？

所有的人，或强或弱，或明或暗，都感到生的需要。但是有些办法是骗人的。诚然，可以给人披上军装来鼓动他们，于是他们将高唱战歌，将和同志们共同分食他们的面包。他们将可能找到他们所追求的东西，就是对普遍精神的爱好。但是他们将死于献给他们的面包。

人们可以从地里挖掘出木头偶像，可以复活那些好歹得到过应验的古老神话，复活泛日耳曼主义或者罗马帝国的神秘主义。人们也可以向德国人灌输：作为德国人和贝多芬的同胞是多么令人陶醉。

---

① 乔治·库特林（1861—1929）法国小说家和戏剧家，作品中主要人物多为庸俗可笑的小人物。

人们甚至可以把一个船上的伙伴也哄骗得得意忘形。显然，这要比把一个伙伕造就成一个贝多芬容易得多了。

但是这一类的偶像崇拜是食肉动物的偶像崇拜。为知识进步和医治疾病而死去的人，在他死亡的同时就是在为生命服务。为领土的扩张而献身也可能是壮丽的。但是今日的战争摧毁了它声称要保护的东西。今天，问题已经不在于洒少许鲜血来救活整个种族。从战争使用飞机和芥子气的时日开始，它就成了一次大流血的外科手术。每一个人都躲在水泥工事里，每个人都无可奈何，只好晚晚派出成批的飞机去轰炸对方的心脏，炸断对方的命脉，使对方的生产和贸易陷于瘫痪。胜利属于最后垮台的一方。但结果是两个对手一同垮台。

在一个变成了沙漠的世界上，我们渴望找到同志，同志间分享面包的乐趣已经使我们接受了战争的价值。但是我们并不需要战争来获得向同一个目标前进时并肩厮磨的温暖。战争欺骗我们。仇恨对于兴奋的前进起不了任何作用。

我们为什么要互相仇恨呢？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之上，我们的命运相连，我们是同舟共济的水手。如果说几种文明的对立对于促进新的综合是可取的话，几种文明的互相残杀则是残酷可怕的。

为了我们的解放，既然只要帮助我们意识到有一个可以把我们彼此联结在一起的目标，那便应该在把我们联在一起的地方去寻找这一目标。看病的外科医生不会听取他所诊断的病人诉苦，他要通过患者去设法治好那个人。外科大夫说的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物理学家也是一样，当他思考那些几乎是神圣的方程式，并通过方程式既掌握原子又掌握星星的时候。直到最普通的牧羊人也还是一样。因为在星空下，兢兢业业照看着几头羊的他，倘若觉悟到了自己的作用，就会发觉自己不再是一个奴仆。他是一个哨兵。每个哨兵都要对整个帝国负责。

你以为这个牧羊人不愿有所觉悟吗？我在马德里前线参观过一座学校，离战壕五百米，在山岗上一堵低矮的石壁后面。一个二等兵在上植物课。他用手把一朵罂粟花的各部分器官一一肢解下来，他倒是吸引了几个胡子拉碴的香客，他们抖落身上的泥土，不顾连天的炮火，爬到他那里朝圣。他们一围到二等兵的身边，便盘腿坐下，一只拳头托着下巴，专心地听他讲解。他们皱眉咬牙，对所讲的功课，听懂的东西不多，但是人们曾告诉他们说："你们是些无知的野蛮人，刚刚从兽洞里爬出来的人，赶快去追上人类！"于是，为了和人类会合，他们急忙迈开了笨重的步伐。

只有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的作用，哪怕是最不显眼的作用时，我们才是幸福的。我们才能心安理得地生，心安理得地死，因为生有了意义，死也就有了意义。

当死亡作为一种正常的自然规律出现时，当普罗旺斯的老农享尽天年，把他的那份家业——山羊和橄榄树——遗留给他的孩子们，好让他们将来再留传给他们的子孙时，死亡是非常甜蜜的。在农民的世系里，人只有一半才是死去的。每个生命都会像一颗豆荚那样，总会轮到它爆裂开来，留下种籽的。

有一回，我和三个农民并排坐在一起，面对着他们母亲的灵床。这情景当然是令人悲痛的。这等于是第二次割断脐带。一个把上一代和下一代联结起来的绳结第二次脱结了。这三个孩子成了孤儿，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再也没有节日里全家团聚的餐桌，再也没有大家赖以凝聚的磁极。但是，我也发觉，在这种诀别中，生命获得了第二次体现。这些孩子们也会有轮到他们成为一家之主，成为团结大家的主心骨，成为众望所归的长者的一天，也会有轮到他们把指挥权移交给现在正在院子里嬉戏的那群孩子们的一天。

我望着那位母亲，这位面貌平静而又严肃，双唇紧闭的老农妇，这副已变成石头面具的面孔。我

从中也辨认出她孩子们的面貌。这个面具曾用来印制他们的面貌。这个躯体也曾用来孕育成她孩子们的躯体，这些美观的人的标本。现在，她被死亡压倒躺在那里，好像已经被人们取走了果实的一个空壳。将来，又要轮到她的儿女，用他们的肉体去生儿育女。在农村，生命并没有中断。母亲死了，母亲万岁。

这景象是令人悲痛的，是的，但是它又是那样地平凡和简单，这种世代交替的景象，它把那些白发苍苍的美丽的遗骸，一具又一具地抛落在沿途，通过脱胎换骨，走向我无从知晓的真理。

因此，那天晚上，我感到那间小村落的丧钟声并不是完全绝望的，而是充满着一种含蓄的温和的欢欣。它以同样的声音来庆贺葬礼和洗礼，再一次宣告着世代的交替。人们在听到这位可怜的老妇人和大地的结婚礼曲时，只是感到十分恬静。

世代交替，跟树干的缓慢生长一样，这就是生命，也就是良知。多么神秘的升华！一堆岩浆，一块陨石，一个能神奇地繁育的活细胞，我们就是从这些东西里面诞生出来的，然后我们逐渐成长，不断接受教育，直到可以谱写康塔塔乐曲和探究银河。

母亲不只是把生命传给后代，她还给她的儿子

传授一种语言，她托付给他们这些世世代代那么缓慢才积累起来的知识，这份她自己也受之于前一辈的精神遗产。这些传统、观念和神话，就是这些东西构成了牛顿或莎士比亚不同于穴居的野蛮人的全部区别。

不足之感促使西班牙士兵在枪林弹雨中学习植物课，促使麦尔莫兹飞向南大西洋，促使另一个人献身于诗歌；我们也有饥饿的时候，所以我们能理解他们这种不满足。这是因为人类的创造根本还没有完成，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和宇宙应该有所意识。我们应该在黑夜里架起桥梁。只有那些把无动于衷、独善其身当作自己座右铭的人才不理解这一点；但是这种座右铭会推翻一切！同志们，我的同志们，我请你们作证：什么时候我们感到过幸福？

4

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我又想起了那些年老的公务员，当我们终于有幸得到任命，准备脱壳成人的时候，这些老公务员在第一架邮政飞机首次航行的黎明伴送我们去机场。他们和我们都是一模一样的人，不过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们缺乏什么。

沉睡不醒的人真是太多了。

几年前，在一次乘火车的长途旅行中，我有意参观了这个行进中的王国；我在这个王国里关了三天，当了三天的囚犯，两只耳朵里充满了海水卷动卵石那样的车轮滚动声，我站了起来，在凌晨一点左右穿过了整列火车。卧铺车厢是空的，头等车厢是空的。

但是三等车厢里挤满了几百个在法国已经被解雇了的波兰工人，他们要重新返回波兰去。我跨过他们的身体回到了过道里，我停下来观看。在这个没有隔板，好像一个工人宿舍，散发出一股兵营或警察局的气味的火车车厢里，我站在照明灯下，看着这一群乱哄哄的被列车颠簸得东倒西歪，前仰后合的波兰人。这是一群沉溺在恶梦之中要重新回到他们贫困中去的人。有几颗剃光的肥大脑袋在木靠背椅上晃动。男人、女人、小孩都由右向左侧转，好像受到这些噪声，这些震撼的攻击和威胁，他们在睡眠中也得不到安宁。

我觉得他们已经丧失了一半的人性，经济浪潮使他们从欧洲的一个角落冲到了另外一个角落，丢下了北方的小屋子、小花园，还有我在波兰矿工家里的窗前看到过的三盆天竺葵。在他们那些鼓鼓囊囊粗缝滥制的包裹里，仅仅收集了一些厨房的炊具、被褥和窗帘。但是他们曾经抚爱和喜欢过的一

切，他们在法国逗留四五年期间驯养的猫、狗和栽培的天竺葵，就不得不舍弃了，他们只能随身带走这些厨房的炊具。

一个婴儿在吮吸母乳，做母亲的是那么困乏竟然昏昏入睡了。在这荒谬混乱的旅途上，生命也在传递。我打量了一下父亲。他的头颅像石头一样沉重和光秃。他睡得很不自在，裹在工作服里面的身体，凸凹不平，缩成一团。这男人简直就像一团泥，跟深更半夜，躺在菜市场的板凳上的那些没有多少人样子的穷人一个样子。不过我想：问题不在这种贫困，不在这种肮脏，也不在这种丑陋。因为这同一个男人和同一个女人从前头次相识的时候，男的肯定要对女的微笑，他在下班之后肯定也给女方送过鲜花。男的腼腆木讷，生怕遭到拒绝。女方生性爱俏，自恃俊雅，乐于逗他不安。而这个今天只不过成了一部挖土或钉钉机器的男人那时都可能因此而感到温馨的不安。神秘的是他们竟然变成了两团泥。他们曾经在哪一个可怕的模子里耽过？竟像被冲床冲压了似的留下了印记。一个老了的动物还能保持它的风采。为什么这个漂亮的人模却变得面目全非了呢？

我在这群人当中继续我的旅行。他们的睡眠就像乌烟瘴气的地方那样混浊。粗哑的鼾声，含混的呻吟，半边身子压痛后翻身时大靴的摩擦声，会合

成一股模糊的噪声，在空中飘荡。而且还总是悄悄地伴随着那无休无止的像海水卷动卵石时那样的车轱辘滚动声。

我坐在一对夫妇面前。孩子在父母之间好歹挤出了一个空档，他睡着了。但是他在睡梦中转过身来，于是他的面孔就显现在照明灯下，啊！多么可爱的脸蛋！这对夫妇生下了一枚金果。这一对笨手笨脚的丑八怪竟然养出了这么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我俯身注视着这个光洁的前额，这两片微微撅起的嘴唇，于是我想：这是一副音乐家的面孔，这就是童年时代的莫扎特，这是有灿烂前途的生命。传说中的王子跟他毫无区别：保护他，关心他、培养他，他将来不是干什么都可以吗？当花园里培植出一种新品种的玫瑰时，所有的园丁都非常激动。人们可以把玫瑰移栽，培植，促其生长。但是没有培养人的园丁。童年莫扎特将会和其他孩子一样被冲床打上同样的烙印。在夜总会乌烟瘴气的氛围里，莫扎特会把腐朽的音乐视为最高的欢乐。莫扎特也就完了。

我重新回到我的车厢。我想：这些人一点也不为他们的命运难受。在这里使我痛苦的不是慈悲心肠。问题也不在于对着一个永不愈合的伤口表示怜悯。带着这个伤口的人并没有感到伤痛。受到伤害的东西不是个体，而是整个人类。我不相信怜悯。

使我痛苦的是关于园丁的观点。使我痛苦的，不是这种贫困，在贫困中，人们久而久之也会像在怠堕中一样处之泰然的。东方人世世代代都在匮乏中生活，却怡然自得。我的痛苦，给穷人施舍的菜汤是治不好的。使我痛苦的，不是这些弓腰，不是这些驼背，也不是这种丑陋。而是在所有这些人的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夭折了的莫扎特。

只有让智慧吹拂泥胎，才能创造大写的人。

作 者 简 介

刘君强

安东尼·德·圣爱克苏贝里(1900—1944)是二十世纪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法国著名作家,同时也是一位技艺精湛的职业飞行员和英勇爱国的空军战士。他二十一岁开始当驾驶员,从此便和飞机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人类航空事业起步惟艰的初创阶段,他和他的同志们一起,飞渡大西洋,翻越比利牛斯山和安第斯山,穿过人迹罕至的大沙漠,开辟了一条又一条新航线,首创了飞机夜间航行的新纪录,为国际航空事业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作为作家,他的主要著作有《南线邮航》、《夜航》、《人类的大地》、《战区飞行员》、《给一个人质的信》、《小王子》以及没有来得及写完的遗著《城堡》等。所有这些作品几乎全都是在他执行飞行任务的间隙时间内完成的,它们出色地再现了驾驶员们的飞行生涯,歌颂了航空事业的先驱者们战天斗地的大无畏精神和作家

对人类社会及人生道路所作的积极的富有哲理意味的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已经超龄退役的圣爱克苏贝里，为了保卫祖国，捍卫自由，反抗法西斯的侵略，毅然主动请战，于1944年7月在一次侦察飞行中光荣捐躯。